海洋文藝

十月號

1975

第二卷第十期

天目晴光 （國畫） 任真漢作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二卷　第十期　目錄

魯迅紀念專輯
魯迅評水滸　姚方　四
魯迅小說的藝術　丁可　八
魯迅怎樣教導美術青年　黃蒙田　三
魯迅與增田涉　于思　二四
評論
與會無前的柳亞子　余惠　四六
古代阿拉伯詩人安泰　蒲青　五六
安徒生逝世百年　錢歌川　七七
每月茶座
獨創與羣創　白繁茹　一〇三
總是表達了什麼　林泥　一〇三
在簡單和平淡中　李幸　一〇四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小說

我們無罪　金依　五

海灣的救生員　范劍　九一

三部曲　李林苓　一三六

回家　梅之俊　一三三

美術欣賞

漁區的木刻雕像　陳迹　八一

話劇

青街漫的奇遇　何愉　一四

譯文

（埃及）鐵夫非克・阿爾哈金：顯靈記　穆川譯　一一三

（泰國）素越・哇拉里洛：卡儂鵠婆婆　沈逸文譯　一二八

童話

這不過是死神　謝君誼　一七

散文

畫與橋　夏果　一三

杭州蜜梨的故事　古　杏　一三七

詩　歌

十月的陽光　浩　泉　一〇六

詩五首　何　達　一一〇

詩的回答　韓　牧　一一七

給初生的女兒　凌　亦　清　一一九

磨刀師傅　冷　雨　一二五

我們回頭向時間揮手　黃　花　一二二

外國文訊

「布克小說獎金」繼續頒發　秦　毅　一二六

「一九七五年蘇格蘭短篇小說集」出版　禾　子　一二八

畫　頁

天目晴光（國畫）　任眞漢　封二

船家（水彩）　李　祥　插頁

花卉（國畫）　鄭家鎭　封三

＊

文藝書訊　本　刊　一二〇

編輯人語　本　刊　一二二

魯迅評水滸

姚芳

魯迅先生在《三閒集·流氓的變遷》一文中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爲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强盜——不『替天行道』的强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有人說，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是最短的論文之一，全文僅有九十個字，把田文這個人作了別有見地的、深刻的評論。但魯迅先生這段話，顯然更高明，只用不到五十個字。便一針見血地指出《水滸》的要害所在。《水滸》的主要人物是宋江。對宋江怎樣評價，決定了《水滸》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而宋江到底是農民起義的英

雄，還是叛賣農民革命運動的奴才？關鍵在於他對於「天子」的態度。

有關梁山泊的故事，最早見於《大宋宣和遺事》的元集和亨集。第一個故事，說朱勔運花石綱，差遣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押人夫搬運花石。楊志因爲等候孫立，留在後面，盤川困乏，生活無着，迫得出賣寶刀，又因爭吵而殺人，判處刺配衛州。途中爲其他十一人所救，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

第二個故事，是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送往京師爲蔡太師上壽，行到五花營，在路旁歇息，撞着八個大漢，擔着一對酒桶，也來歇涼。馬縣尉等因口渴，買了兩瓶酒喝了，都麻倒在地下，一應財物盡被八個大漢刼去。後來從撇下的酒桶查知是鄆城縣石碣村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所爲，便行文鄆城縣捉拿。押司宋江得見公文，星夜通知八人逃走。晁蓋等約了楊志等共二十人，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爲寇。

第三個故事，說晁蓋等派劉唐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把金釵送給娼妓閻婆惜，又說出來歷。後來閻婆惜和另外一個男人來往，宋江撞見，把他們殺了。鄆城縣派人捉拿，宋江逃走，避在九天玄女廟，得到天書，上有四句詩和三十六將姓名，末了還寫着一行字：「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殲滅奸邪。」於是直去梁山。到時晁蓋已死。「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個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强人首領。」其後共得三十六人。

第四個故事，說宋江要酬謝東岳保護之恩，去燒香賽還心願。「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指宋江等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大宋宣和遺事》中有關梁山泊的這些記載，是《水滸》人物和情節的基礎。從其中可以見到——

楊志等十二人運花石綱，雖然只因爲楊志出事而落草爲寇，但可以見到這些下層軍佐運送的是供皇帝和大官僚享受

的奇花異石，本身的待遇却極差。楊志的落泊賣刀就是證期。《宋史・朱勔傳》：「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徽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爲名。」楊志等的起義，直接原因是賣刀殺人，刺配被救事件，根本原因應當是對「花石綱」的反抗。

「生辰綱」是「爲蔡太師上壽」而運送的。有那樣的皇帝，才有那樣的貪官。晁蓋等智取巧奪，動機比楊志他們更加鮮明了。因此，後來是由晁蓋等主動邀請十二人結爲兄弟，同上太行山梁山泊，反映了晁蓋的團結願望和組織能力。起義軍的領袖應當是晁蓋，那是沒有疑問的。

但宋江的投奔梁山，却不是前述的性質。他雖然通知晁蓋等逃走，却是示人以惠，與己無損的勾當。因爭風呷醋而殺死可憐的娼妓閻婆惜，反映了他的自私狹隘。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投奔梁山泊，並不帶反對趙宋王朝殘暴統治的意味。所謂在九天玄女廟得到天書，正是這個「刀筆小吏」的押司優爲之的騙人鬼話，是他企圖到山寨后奪取領導權的主要部署之一。「使呼保義宋江爲帥」，是他帶着野心到梁山泊去的鐵證。

起義的農民（還有手工業工人、窮苦知識分子、下級軍佐）上梁山，是爲了反抗壓迫，反擊統治者。而宋江上梁山，是爲了什麼呢？「廣行忠義，殲滅奸邪」，他一手僞造的天書，已經定了調子。一個小押司，儘管吹捧拍爬的本領再好，也不容易得到高官厚祿。他利用曾施小惠的條件，騙得梁山泊弟兄的信任，做了强人首領，所走的實在是一條曲徑，也是一條捷徑：「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這個地主階級分子，陰險地把農民起義軍作爲向上爬的踏脚石，成爲中國幾千年的農民起義中，一個典型的反面事例。

《大宋宣和遺事》也記載了關於方臘起義的一些情況。當然這本書作者立場是站在地主官僚一邊的，但我們不受它表面文字所局限，還可以看到一些眞實材料。「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僭號，改元永樂。」

這裏可以見得方臘的起義，不僅是反暴斂，反貪官，而且直接反對天子，以「僭號、改元」來否定了趙宋王朝，打出了堂堂正正之旗，說明了起義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在統治者們傾全力殘酷鎮壓下，方臘起義是失敗了，可是其英雄氣概是十分突出的。「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並其妻孥兄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這是一曲多麼慘烈的、起義軍不屈不撓，血戰到底的英雄戰歌！和宋江的「權借水泊，暫時避難」，「專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義，相去奚止天淵？

有人說，羅貫中、施耐庵作《水滸》，是爲了歌頌農民反抗地主的起義，因此《水滸》被說成是「描寫農民革命」的「代表性作品」，而宋江是「人民自己理想的英雄形象」。果然是這樣嗎？倘使羅貫中、施耐庵們眞正要描寫農民革命及英雄，爲什麼不寫同期發生的方臘起義？爲什麼把宋江出賣梁山泊，投降趙官家之後的「平方臘」寫得那麼心安理得？宋江這個人，在《水滸》中從頭到尾在宣揚、貫徹、執行「受招安」的投降主義，而且呼朋引類，把「玉麒麟盧俊義」這樣的豪强惡霸，引上梁山，命爲助手，而眞正創造梁山革命事業的晁蓋，却不知道是怎樣死了之後，被排斥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實際上否定了原來的起義路綫。

宋末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其序言說：「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這番話，讚揚宋江而詆毀方臘（聖公），正好說明了問題所在。而把柳下跖與宋江類比，只能說是龔聖與對柳下跖並沒有眞正的認識。魯迅先生指出，宋江最後去打方臘，證明了「終於是奴才」，這種識見，實在是對我們極大的啓發和教育。

魯迅小說的藝術

丁可

魯迅的作品，內容思想深刻，語言精鍊，往往令人百讀不厭。他的雜文、散文是這樣，小說也是這樣。在「吶喊」的自序裏，他把自己的短篇創作，說成是「小說模樣的文章」，甚至：「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隔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這只不過是他的自謙之辭。事實上他的小說是藝術的精品，經得起讀者的一再咀嚼，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在短篇小說的領域裏，他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創作家，從作品內涵到表現技巧，創新的地方很多，值得我們一再學習；而且，不同的題材、故事，常常有不同的筆調（如「傷逝」之與他的別的小說）；他很全面，在敘事、寫人（包括恰如其份的人物對白）、寫景、抒情的各方面，他都是一位高手。而表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的。

同是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以日記體裁寫出；「孔乙己」這個讀壞書的偷書「雅」賊，則透過酒店小夥計（孩子）的眼光去「看」；「藥」與「明天」有好些地方，一景一物，用的是「角色觀點」，造成感人的效果；而在「阿Q正傳」裏，作者却側重客觀的描寫，較多採用小說的「全知觀點」，以便對眞象的解剖，而刻劃性格，則文筆縱橫，生動、活潑。「祝福」裏關於祥林嫂的身世、命運，是曲折地逐點透露的；「在酒樓上」的寫法則集中在一個片斷上，以沉重的景物襯托人物的大段沉重的自白。「幸福的家庭」原是不愉快的，但小說却風格明快，「弟兄」寫舊社會的人情虛僞，筆調冷峻，但兩者都有細緻的人物心理刻劃。「一件小事」、「社戲」等篇是傾心而談的散文化小說。「肥皂」與「高老夫子」是喜劇式的諷刺，而「傷逝」却是一氣呵成的抒情的敘述，後者以手記的形式寫出一雙在生活重壓下的青年男女的悲劇。……

景物或情境，在魯迅的短篇裏佔着特殊的、重要的位置，有時即使是寥寥的幾筆，或淡或濃，也往往與角色（或人物的心理）一同活動，造成獨特的氣氛。在魯迅的筆觸下，某種景物或情景所帶來的氣氛不獨使作品本身增加色澤，而且有助小說的內容，或含蓄地托出主題，或暗示某人、某事行將出現、發生，等等。譬如「在酒樓上」，當頹廢無聊的知識分子呂緯甫出現前——

「窗外只有清瘦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蔦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

譬如：改名爲高爾礎的、不學無術的「高老夫子」跨上女子學校的講台，拿着教科書面對着一羣學生時——

「半屋子都是眼睛，還有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兩個鼻孔，這些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而深邃的海，閃爍地汪洋地正衝着他的眼光。但當他瞥見時，却又驟然一閃，變了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了。」

這是「傷逝」開頭第二段的一節，也是小說中的男主角在愛人死後回到他以前寄居過的會館時——

「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牀。……」

而小說「天明」的結尾呢——

「……這時的魯鎮，便完全落在寂靜裏。只有那暗夜爲想變成明天，却仍在這寂靜裏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裏嗚嗚的叫。」

魯迅寫那些小說，遠在一九一八與一九二五年之間（以後全力寫雜文等等），離現在半個世紀或更遠一些了，但翻開「吶喊」與「徬徨」細讀時，他塑造的人物，如孔乙己、華老栓（「藥」）、單四嫂子（「明天」）、閏土（「故鄉」）、阿Q、祥林嫂、呂緯甫（「在酒樓上」）、魏連殳（「孤獨者」）、涓生與子君（「傷逝」）、張沛君（「弟兄」）……等人物，仍能栩栩如生地活動在我們讀者的眼前。

是的，無論寫人、寫情、寫景，魯迅都寫得非常傳神的。

以收在「吶喊」集裏的「白光」（一九二二年）爲例。這只不過是四千字左右的短篇，但很有內涵。如果以諷刺小說的眼光看，它更是一篇異常出色的小說了。故事是很簡單的。一九〇五年以前，科舉制度尚未廢止，塾師陳士成（這篇小說的主角）第十六次考秀才考不到，精神恍惚，晚上記起從前祖母說過陳家富有時地下（可能有）的藏銀。在月光下，他掘銀子，掘不到，第二天一早又失魂落魄地跑到山上去掘，結果在湖裏淹死了。

一句話，白光只是他的幻覺。這個可笑又可悲的中了封建毒素的人物，一心想昇官發財，結果却成了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

小說動人的地方，是在作者深刻地寫出陳士成這個人物的精神面貌，魯迅所着重描寫、刻劃的，是主角於放榜失望後的一連串可笑的行動與心理。而描寫、刻劃却是通過曲折、生動、細緻、多變的藝術手法——其中也有象徵的手法。

小說開始時，主角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回到家門外了。這是剛才看榜的情景：許多陳字「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睜裏來」、却沒有士成這兩個字。下午初冬的太陽很溫暖，但他臉色灰白。倘若考到了秀才，上省去鄉試，之後紳士們就會千方百計來攀親。租給雜姓（外人）的屋子就收回來。將來「要清高可以做京官。」那多好！可惜……「他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剎時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

踏進屋子裏，連他的幾個年幼學生的唸書聲也使他大吃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孩子們送上晚課來，他沒心情教下去了，叫他們回家。接着「他看見許多小頭夾着黑圓圈在眼前跳舞」。「這回又完了！」他想。接着他埋怨考官「有眼無珠」。接着他嘻嘻的傻笑起來。後來「連一羣鷄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只好縮回裏面了。」

看到這裏時，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可憐又可笑的陳士成，神經越來越不正常了。

他的笑，他的「格外閃爍」的眼光都是古怪的。透過他的眼光，我們看到這樣的夜空、這樣的月亮：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却詭秘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

從短篇創作而言，這是一段寫得既簡鍊又精彩的景物！這景物是和多年來與「筆」爲伍、而又行將鋤銀（「鐵」）的陳士元有關。而這樣的寫法——也正是非凡的魯迅筆觸！

於是陳士成絕望中想起了祖母說過的話。「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吧……」但銀子藏在什麼地方呢？「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左臂右臂，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於是給「鐵的光罩住了」的陳士成在「陰森的催逼」下，左臂右臂，前走後走地去找藏銀的所在。

而「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

他「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白光消失了，又忽然亮起來，比硫黃火更白淨」。他以爲銀子是藏在靠牆的書桌下，移開桌子，「一鋤一鋤往下掘」。但「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甕口」。他渾身流汗，整個晚上的爬爬、掘掘，末了，掘出一副爛骨頭來。「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地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這回又完了！』」

但他接着看見「閃爍的白光」在遠處的山上出現，於是他決定：「是的，到山裏去！」

第二天有人在湖裏發現一個浮屍。……

本來，這是一個平凡的題材，但魯迅發掘得深；在他的獨特的處理下，一個簡單的故事變成一個「小說密度」甚大的短篇創作了。——是的，「白光」在藝術上是一篇細節眞實、氣韻生動、人物傳神、引人入勝的小說，而不單純是所謂情節動人的故事。

魯迅是有所爲而創作的。他曾有過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加以療治的願望。」

我們透過他的小說看到那「病根」，而把後者挖出來示衆的，是憑着他豐富的人生閱歷、深刻的思想、銳利的眼光、以及高度的藝術技巧。

「白光」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例罷了。

魯迅怎樣教導美術青年

黃蒙田

一

一年前，和朋友相約去看全國美展。那天早上我們看的是版畫部份。中午之前，看過全部作品以後，我們步出展覽館外花園廣場的椅子坐下來休息。

這天的天氣雖然很冷，但陽光普照，早上進館時的寒

意被驅走了。園裏的鑽天楊開始有疏落的嫩葉，看來春天已經不遠。

我們默默地坐在那裏，抽着煙，看着美術館不斷吞吐着從全國各地湧來的觀衆。我們的視綫雖然離開了展覽館裏陳列的版畫，可是我們思索着的並沒有離開這些版畫。我們腦子裏總是離不開剛才看到那些大量湧現的版畫家創造魅人的藝術形象。想起了那些有着强烈的思想內容、濃郁的生活氣息、多種多樣達到中國創作版畫藝術性最高水平的版畫作品，心裏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你猜我現在想起什麼？」朋友忽然打破沉默。

「是大量湧現的專業和業餘版畫家？是中國版畫藝術的蓬勃發展？」

「當然我曾經想起這些。但是我首先想起的是魯迅，想起中國版畫在萌芽狀態時的一些情況。」

朋友是中國新興版畫第一代最早的版畫家之一。踏上三十年代，他拿着僅有的四把刀子在梨木上摸索的時候，曾經受過魯迅的直接教導。

「看見今天版畫藝術的豐收，就要想起魯迅當年熱心提倡版畫和對我們的苦心教導。魯迅那時播的種子今天開花結果了——也只有今天這樣的時代才有可能開花結果。」朋友感情激動是看得出來的。他的感受比我和別人深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能夠想起這些，就會覺得版畫藝術今天取得的成就更有意義。」

朋友沒有再說下去，我相信，他的思路回到三十年代初期去，在記憶裏搜索永遠不會消褪的、偉大的新興版畫藝術導師魯迅表現在各方面的形象……

二

中國新興版畫，一開始是魯迅在美術青年中不斷提倡、介紹、教導；是在魯迅苦心的培養之下，美術青年得到進行版畫創作的正確認識，逐步在藝術技巧上豐富自己而成長起來的。

作爲一個美術愛好者，魯迅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在新興版畫方面，魯迅從來就教導美術青年堅持一定的原則，並不因爲在別方的興趣而左右版畫的性質。他不止一次指出提倡的是什麼樣的版畫：

用幾柄刀子，製成許多藝術品。傳佈於大衆中

者，是現代木刻。

木刻是中國固有的，而久被埋沒在地下了，現在要復興，但是充滿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衆的藝術。

魯迅要當時的美術青年明白，他們正在從事的是現代木刻。他不會忘記中國版畫傳統，但他不是一個復古主義者，把「固有」注入了新生命，成爲現代的。他雖然主張向外國版畫學習，但處處勸告美術青年認清方向：「西歐各國，近數十年來的木刻復興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的藝術家掀起來的，但是我們要客觀地把它變成大衆革命的武器。」

四十年前我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在一個校內版畫團體裏，第一代版畫家李樺在一次集會上朗誦魯迅的來信——當時他收到魯迅的來信總是在課外集會上宣讀的，這就是李樺所說「鼓舞着我們前進的動力」。那次來信有這麼一句：

「木刻是一種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

「某用」，是指版畫不是「陶冶性情」的畫種而是爲革命服務的武器——魯迅之所以用「某用」這樣的字眼概括了它的眞正含義，乃是爲了避免郵件檢查引起的不方便。當年魯迅對美術青年教導總是貫徹這種精神，而這也就是他們堅持的原則。

應該說，正浸浴在「爲藝術而藝術」包括我在內的美術青年，當時被「某用」所表示的眞正意義衝擊是巨大的。

三

三十年代初期，在魯迅的教導之下從事版畫創作的美術青年，主要是上海兩家美術學校——上海美專和新華藝專的學生，還有就是西湖杭州國立藝專和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學生。那時候，一些從巴黎和東京留學回來的「教授」們正在不遺餘力灌輸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思想，甚至在生活上也表現得放蕩不羈，美其名曰「浪漫」。魯迅曾經指出這些「青年畫家」，「向來有一惡習，即厭惡科學，便作文學家，不能作文，便作美術家，留長頭髮，放大領結，事情便算了結。」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空頭藝術家。這種情況在我們那一代是親身體驗過的，「教授」既然販賣現代主義貨色，就不會嚴格要求我們把基礎技術打好，更不會勸導我們的創作面向生活，放縱我們在立體主義、野

獸主義甚至未來主義裏打滾，還以爲這就是藝術和藝術家，而不知道現代主義正在腐蝕着我們的心靈。當年圍繞着魯迅的美術青年雖然在認識上不致於留長頭髮、打大領結，但魯迅還是不時提醒他們，現代版畫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和西方現代主義美術思潮是站在對立地位的。當時的上海美術學生，第一代版畫家張望後來告訴我一件往事：有一回，他和幾位學習版畫的青年到內山書店看魯迅，等候時在書架上拿了畢加索和瑪蒂斯的畫集隨便翻翻。魯迅看到了，對他們說：「看看是沒有關係的。但現代歐洲各種流派的怪畫，是學不得的……」爲了理解它而看現代主義怪畫，是無妨的，但不可學，不可受它侵蝕，兩條不同道路擺得很明白，魯迅勸告美術青年一定要堅持這樣的原則。

魯迅這方面的教導很多時都有出現，他是從版畫以至其他形式的美術很好地爲革命服務這一要求出發的，因爲受了現代主義影響，一方面必然把人的形象經意破壞、歪曲，離開了人的客觀形象，根本就談不上爲革命服務；另一方面以爲只要大胆能怪就行，因而取消了對人物形象的刻苦鍛煉，自非革命美術之福。魯迅有兩段寫在通訊上的話，到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藝術家，一向喜歡介紹十九世紀末之怪畫，一怪，即便於胡爲，於是畸形怪相，遂彌漫於畫苑。

又說：

較好者則好大喜功，喜看「未來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經經的畫，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臉色多綠，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實是能作大幅油畫，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畫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

魯迅對當時的美術青年某些作品很不以爲然。他說，畫人的拳頭比腦袋還要大，這固然不像，也不能產生感染力；畫工人，眼睛是斜歪的，像個流氓，是對工人的侮辱。這話是對一個美術青年說的。意思很明白，不好好地鍛煉基礎技術豐富自己的表現力，不從認識上忠實於客觀人物形象，肯定是失敗的；但也暗示出，受了現代主義憑主觀任意破壞、歪曲人的形象，也導致上述的結果。這種情況是不可能使版畫以至其他形式的美術達到爲革命服務這一目的的。

四

魯迅教導美術青年——特別是正在黑暗中摸索着創作

版畫的藝術學徒，不斷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特別是內容方面去提高他們的認識，端正他們的創作方法，爲了創作出更完美的、革命的美術作品，也爲了這些作品給觀衆以深刻的感染。

藝術總是不能離開社會生活的。遠在四十年前，魯迅就這樣教導我們：美術作品通過生活題材爲革命服務，首先要求作者是一個革命者那樣投身到現實生活中去實踐。下面這一段教導一位美術青年的話，我想即使在今天看來還是很重要的：

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鬥，這自然並不錯的，但如自己不在這樣的旋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使以意爲之，那就決不能眞切、深刻，也就不成其爲藝術。

魯迅鼓勵美術青年走出書齋——用當時流行的話說是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頭去體驗生活，儘可能深入生活的旋渦中去，用今日的話來說是，深入生活實踐中去，和人民羣衆同呼吸。當然，魯迅也考慮到當年的美術青年不一定都認識或沒有具備這樣的條件而求其次，「倘不在什麼旋渦中，那麼，只能表現些所見的平常的社會狀態也好。」但問題則不妨提到這樣高和希望他們按照這樣的要求和實踐。

當時的美術青年，一方面在現代主義籠罩下的美術學校沒有、也不可能學到堅實的基礎，寫實功夫不足，表現力薄弱；另一方面是對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產生了無比熱烈的感情和意欲，由於前者的修養還不理想，當他們從裸女和花束的題材轉移到表達有社會意義的題材時，就顯得無能爲力了。魯迅看到這種情況對革命美術有害，及時地、一次又一次地告誡他們，爲了更有力地表現生活鬥爭內容，必須鍛煉好藝術技巧，否則生活的題材依然不能算是藝術，更不是豐富感人的藝術。他說：

單是題材好，是沒有用的，還是要技術。

中國的木刻家，大抵有二個共通的缺點：一、人物總刻不好，常常錯；二、是避重就輕。

中國自然最需要刻人物或故事，但我看木刻成績，這一門却最壞，這就因爲蔑視技術，缺乏基礎工夫之故，這樣下去，木刻的發展倒要受害的。

這樣的意見，魯迅和美術青年見面時固然時常提起，在通訊上提到的機會就更多，如果檢查一下「魯迅書簡」給美術青年部份，類似上述的勸告可以找出幾十條之多，可以看到這是當時美術青年中存在着的普遍而嚴重的

問題，也可以看到魯迅針對這種情況提出的忠告是完全正確的，自然也可以看到魯迅爲革命美術家的成長那一份耐心和苦心。

五

人們常說，魯迅是青年人的吸鐵石，由於他對青年人熱情、誠摯的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像許多文學青年一樣，當時在上海的美術青年——特別是在魯迅直接間接教導下從事版畫創作的青年是多麼想見到他們的導師，當面接受他寶貴的教導。

魯迅當時是在極爲艱苦、惡劣的環境裏奮戰着。他受迫害，處境很危險，間歇下來的時候是樂意和美術青年們見面的，雖然他們的會見會受到不懷好意的眼睛「密切注意」。那些從事版畫創作和活動的美術青年，魯迅說過，他們「確也是急進的居多，所以在這裏，說起『木刻』，有時即等於『革命』或反動，立刻招人疑忌。」他們是被某些人像洪水猛獸一般對待。然而美術青年還是不顧危險，找尋機會和魯迅見面，請教他有關版畫創作和工作方法上的問題。

他們很多時借用內山書店作爲會面的地點。魯迅給當時在上海新華藝專唸書的羅清楨的信上說：

> 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的，不過時候沒有一定，先生那時如果給我一信，說明時間，那就可以相見了。

內山書店店堂中間一列書架的後面，放着兩把籐椅子，當中放一張圓桌，魯迅通常就借這個起坐間或客廳接待包括美術青年在內的客人，也在這裏和內山完造談天。魯迅每次都坐到靠外的一張籐椅子，背向大門，進來的人即使特別留意，起先也只能看到他們的背影，不會很快發現他。魯迅在的時候，書店的店員就格外留意每個進來的生疏面孔上懷着敵意的眼睛。

一位當時的美術青年回憶起發生在這裏的一件往事。他對我說，就在這裏，他和同伴們會見了魯迅，和他談話——他的話不但中肯有力，而且在以後悠長的日子都像一般無比巨大的力量鼓舞着他們前進。會見在一個估計不是買書的「顧客」進來而結束。幾個美術青年分批離開內山書店。他在另一位同伴的帶引之下走進一條弄堂——這不是來時的大路，而且在幾條相連的弄堂轉了幾個彎，然後穿出北四川路，跳上電車。事後他才知道，魯迅要一個店員轉告他的同伴，離開書店時不要走大路，先在不是回

家方向的弄堂裏多兜幾個圈子，最後才轉出大路。

說完往事，他說，對年少無知的我們，魯迅眞是照顧得周到。

六

魯迅雖然工作很忙，白色恐怖又使他連走動也感到不容易，還是主動和美術青年會面，譬如到美術社團去講話，到繪畫、木刻展覽去參觀。魯迅的來到，不止使美術青年聽到許多具體、有益的意見，而且是對他們的一種支持、關懷、鼓舞，它產生的力量是無可估計的。

使畫家司徒喬畢生難忘和對他的創作發展道路發生了根本影響的是，魯迅對當時這個籍籍無名、作品距離成熟還很遙遠的美術青年的鼓舞。一九二六年六月在北京，魯迅到中央公園看司徒喬的個人畫展，買了兩幅即使在當時看來也是幼稚得可以的炭畫。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他到司徒喬的畫室看了畫展預展。到正式展出時再次去看，又買了兩幅畫，還寫了一篇題爲「看司徒喬君的畫」的很有深意的文章。魯迅爲什麼偏要對這個美術青年表示最大的鼓勵呢？我想從他在北京之展買去的兩幅畫可以了解，那是描寫舊社會受苦難的人民爲題材的「饅頭店前」和「四個警察一個○」——后者一直到今天仍然懸掛在北京西三條魯迅故居「老虎尾巴」裏的牆壁上。魯迅關心這個年青人。魯迅從這個年青人的創作傾向看到他將怎樣走未來的路。司徒喬從這兩幅被魯迅買去的作品了解到：「只有關切人民的畫，才會得到魯迅先生的喜愛。這個啓示，一直指示着我的創造道路。」

從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成立的版畫團體一八藝社開始，上海地區的春地美術研究社、野風畫會、MK木刻研究會、上海繪畫研究會、野穗社、鐵馬版畫研究社，上海木刻作者協會，還有遠在廣州的現代版畫會，北平的平津木刻會等等以版畫青年爲主幹的美術團體，都是直接或間接得到魯迅的支持和教導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上海的版畫團體，魯迅除了到個別團體和美術青年會見，進行親切談話——主要是在理論上爲他們解決版畫創作遇到的問題。這些團體經常舉行版畫習作展覽，可以想得到，美術青年們是如何殷切地期望魯迅到場參觀指導啊。魯迅了解美術青年這種心情，當他接到邀請，不管工作如何忙碌，也不管行動如何不自由，總是依約前往參觀的——有時同了許廣平或內山完造一起去。美術青年們終於盼望到魯迅來

了，一下子就把他重重包圍着，擁着他在每一幅作品面前聽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魯迅是文學家，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文學家像他對美術那樣內行的。日本友人長尾景和在一篇回憶魯迅在花園莊公寓避難時和他相處一段日子的文章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記得最清楚：「周豫山第一次談話時所談的都是有關美術的事情，從哥赫、郭剛、米勒的畫談到羅丹的雕刻，又從大本的水墨畫談到（宏藤）廣重、（喜多川）歌磨的版畫。我暗中估計，這一定是位美術家。」我想，在當時的中國，懂得這樣多的美術家實在不多，雖然他並不是美術家和從來不以爲自己是美術家。對於美術青年來說，魯迅有關美術創作和美術知識的談話，他們在美術專門學校學習的時候從來沒有聽到也不可能聽到，他們像饑餓的人之對於美味食物一樣貪婪、細緻地傾聽着魯迅吐出來的每一個字和咀嚼每一個字的意義。朋友告訴我，美術青年對於他們敬愛的導師魯迅到來那種熱烈的、喜悅的感情，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第一代版畫家一直到今天難以忘却的一次和魯迅會見，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下午一時許在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場裏。

會場裏有五六位從事版畫的美術青年，他們既是展覽會的出品人也是工作人員。今天是展出的最後一天，他們想，魯迅大約是不會來了，雖然曾經設法邀請他。這些日子他病得不輕，「時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病的時間又長。但是他們實在盼望敬愛的導師能夠到來，看看他一手栽培出來的版畫家的新作，看看他苦心倡導的版畫隊伍日益壯大。魯迅先生沒有使他們失望，他到底來了。他是吃力支撐着病軀來的。「他的帽子是故意戴得那樣的低，低到帽沿幾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見半個瘦削的、蒼白的臉龐和一橫鼻下厚厚的鬍鬚。」當時美術青年曹白，這樣記下他的第一印象。

在場的美術青年一看見魯迅到來，興奮極了，壓抑不住自己的激動一擁而前，圍繞着他，非常關切地問起他的病。魯迅說，身體「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就是在這樣衰弱的情況下，他還是趕來看他關懷的美術青年和他們的版畫作品。面對着魯迅呼吸急促的神態，蒼白、清瘦得明顯地帶着病容的面孔，在場的美術青年大爲感動。

雖然如此，魯迅還是像往常一樣健談，爽朗地笑。他談打針吃藥，談柯勒惠支、談翻印畫集，談有些學校的老師打學生的手掌心，然後又談到展出的版畫作品：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有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不夠的原故。

刻木刻最緊要的是素描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

這是美術青年最後一次會見魯迅和最後一次受到他的教導。十一天以後即十月十九日，魯迅去世了。

對當年的美術青年，不論那天是否在場，記憶裏將永遠留下這次會見的印象——直接或間接的。

七

美術青年渴望着見到魯迅，但是客觀環境的愈來愈惡劣使得和他會面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情。「近來對於我的壓迫，非常厲害」，這種情況在他給太原榴花藝社的信上說得更明白：

此地盛行白色恐怖、僅僅主張保障民權之楊杏佛先生，且於日前遭了暗殺、聞在計劃殺害者尚有十餘人。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別人極難會面，商量一切。

美術青年是不能不向他請教的。他們也了解魯迅關懷版畫創作和活動的心情，必須隨時向他滙報。既然不便見面，便只能採用通訊這一方法了。有了新作就寄給魯迅提意見；有了問題就寄信給魯迅請求幫忙解決。美術青年的來信，魯迅從來都盡可能滿足對方的要求，幾乎是有信必覆，而且覆得很快。「魯迅日記」上無數條寫着，白天來信，晚上或翌日就回信了。環境惡劣，既要對四面八方射來明的和暗的冷箭反擊，又要對社會上的否定現象進行無情的鞭撻，在這樣緊張的戰鬥間歇下來還要支付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寫信，魯迅對在革命道路上前進的美術青年熱情的關懷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實在叫人感動。

美術青年給魯迅寫信提出的，主要和最多的是要求對他們的習作批評，以便創作有所改進。事實上當時的美術青年有關版畫創作問題也只能向魯迅提出，說魯迅是關懷他們學習版畫唯一的導師，是一點也不誇張的。翻開「魯迅書簡」（包括書簡出版後發現的信在內），這樣的批評是很多的，譬如：

「望」的特色，專在表現一個人，只是曲着的一隻袖子的刻法稍亂，此外是妥當的；但內容却不過是「等待」而無動作，所以顯出沉靜之感。

「牧羊女」和「午息」同類，面部却比較的不寫

實，我以爲這是受了幾個德國木刻家的影響，不知道是不是？但這樣的表現方法，是可偶一爲之，不可常用。

「雪景」的雪點太小了，不寫明，則觀者想不到在下雪。

「小艇」的構圖最好，但艇子的陰影，好像太多一點了。波紋的刻法，也可惜稍雜亂。

——答何白濤：

倘許有所妄評，則愚意以爲「擠兌」與「起卸工人」爲最好。但亦有缺點：前者不能確然顯出銀行，後者的牆根之草與天上之雲，皆與全幅不稱。最失敗的可要算「淞江公園」泡中的波紋了。

「劫後餘生」中蹲着的女人的身體，似乎太大了一點，此外都好的。「韓江舟子」的風景，妙極，惜拉縴者與船，不能同時表現出，經閱者想像，倘將人物佈置得遠些，而同時看見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

——答羅清楨：

魯迅提出的意見不止是最中肯的內行話，重要的是具體而有建設性，只要按照他指出補救缺點的方法修改，就會達到完滿或較爲完滿的地步。還有一點很重要，魯迅總是在先行道出某幅作品的優點作爲前提而指出存在的缺點，顯而易見這是存心對美術青年鼓勵而首先肯定好的一面。

美術青年給魯迅寫信提出的另一部份內容，雖然比較龐雜，但歸結起來也不外是：請求解答版畫以至美術上若干名詞或方法的意義，介紹美術參考書、托買畫集和通過內山書店到日本去定購木刻刀子，介紹版畫作品到有關雜誌發表等等，有些雖然是雜務性的瑣事，魯迅的日常工作已經夠忙，但考慮到版畫的事情，美術青年實在沒有別人可以相把，或有而却是外行，因此魯迅還是很樂意代辦的。

這裏必須一提的是贈書。魯迅自資翻印的畫集，有很大數目是贈送給美術青年的，只要他們在信上提到、甚至沒有提到而知道此書對他們有實際好處。隨便舉個例子：第一代版畫家、原籍廣東的美術青年陳鐵耕，一九三四年六月六日魯迅給他的信上說：

我做不出什麼作品來，但那本木刻集（按指「引玉集」）却印好了……上午已寄上一本，想能與此信同時寄到的。

記得去年你曾函告我，要得一部「北平箋譜」。現在是早已成書，而且已經賣完了。但你所要的一

魯迅先生在木刻流動展覽會（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攝於上海青年會，左起：魯迅、新波、曹白、陳煙橋、白危）。

部，還留在我的寓裏，我也不要收錢。不知從現在的地址收轉，可以收到無誤否？等來信後，當用小包寄上。

還有魯迅贈書給當時的美術青年曹白的事情，我也想提一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對美術青年愛護和教導的一片苦心。一九三六年三月間，他給曹白的信說：

你所要的兩種書，聽說書店已將紙版送給官老爺，燒掉了，所以已沒得買。即有，恐怕也貴，犯不上拿苦工得來的錢去買牠。我這裏還有，可以奉送，書放在書店（按即內山書店）裏，附上一條，便中持條去取……包中又有小說一本，是新出的，又有「引玉集」一本……一併奉送。

同年七月間，魯迅在病中不能寫信，只能口授由許廣平代筆，但還是沒有忘記爲曹白進修設想，信上說：

良友公司的「蘇聯版畫集」轉載了周先生的一篇序，因此送給他一批書。周先生說要送先生一本。這書放在照例的書店，今附上一箋，請便

中持箋往取爲荷。

到了八月間，曹白又收到魯迅來信：

病前開印「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到上月中旬才訂成。自己一家人襯紙並檢查缺頁等費力頗不少。但中國大約不大有人買，要買的無錢，有錢的不買。我願意送你一本，附上一箋，請持向書店去取（內附「士敏土圖」一本，是上海戰前所印，現已絕版了）。

除贈書，還有要求經濟上的支助，不論是出於個人的理由還是版畫活動上的經費，魯迅總是盡自己可能滿足對方的要求。我想選出三件事實來說明這種情況。

其一是給何白濤的信：

先生要我設法路費，我是可以的，但我現在手頭沒有現錢。所以附上一函，請於十五日自己拿至內山書店，我當先期將款辦好，放在那裏，托他們轉交。

此信寫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八夜（信在舊「魯迅全集」出版後發現，現藏於廣東中山大學文物館）。何白濤在上海美專畢業後，要回廣東西樵中學教書，苦於籌不到路費，便向魯迅請求幫助。此事魯迅在日記中沒有記上一筆，他給何白濤的路費多少已不可考，不過以滬粵路程推測，數目是不會太少的。何白濤是一九三九年在故鄉海豐病逝的，只活到二十六歲。

其二是給吳渤的信：

我這裏有「毀滅」，現和先生所需之款，包作一包，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請持此箋前往一取爲幸。

此信寫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是日「魯迅日記」有這一條：「晚復吳渤信並段以泉十五元。」

其三是給唐訶的信：

款子敬遵來諭，認捐二十元。但我無人送上，郵滙又不方便，所以封入信封中，放在書店裏。

此信寫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是日「魯迅日記」有這一條：午後覆唐訶信，並捐全國木刻展覽會泉二十元。

魯迅對美術青年的關懷、教導，是包括了思想、學習和生活各方面，而且是無微不至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

魯迅與增田涉

于　思

買了文物出版社的「魯迅致增田涉書信選」回來，忍不住一口氣讀完它，品賞再三。

這本「書信選」，編集了魯迅先生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五十三封書信。全書分兩部份，前一部份是魯迅書信原稿的影印，後一部份是這些信件的中譯（原信全是用日文書寫的）。

魯迅的字，根底極深，而又能自成一家，這是衆所公認的。想不到，他用毛筆字寫日文，一樣很有韻味。這批書信，如同我們已見到的魯迅的其他手稿，字體雄渾沉實；雖然是私人信件，但一樣一絲不苟，和語部份，都用片假名（類似英文字母中的大寫）書寫。

中譯也很成功，很能譯出魯迅文章的那種風格和韻味。譯者林林，是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負責人之一，年青時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

魯迅和增田涉的交誼，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的。那時候，增田涉是一個三十歲不夠的年青的學者，剛從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科畢業出來。一九三一年春天，增田涉來到上海，經內山完造的介紹，認識了魯迅。那時候，增田涉正準備翻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著作，便直接向魯迅請教有關的問題。魯迅本着一向對年青一輩的關注和熱誠，從三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每天抽出三至四小時左右，用日語向增田涉逐字逐句講解「中國小說史略」。

同年十二月，增田涉返回日本，便着手整理筆記，開始翻譯「中國小說史略」，遇有疑難，就寫信向魯迅請教，從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從未間斷。魯迅在逝世前五日，還給增田涉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在編寫「魯迅譯著書目」時的提出的疑問。（當增田涉收到這封信時，魯迅已經與世長辭了。）「魯迅致增田涉書信選」便是在這段期間，魯迅寫給增田涉的一部份書信。

後來，增田涉在一篇文章（登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日本「每日新聞」）中，回憶他與魯迅交往的過程，說：

「一九三一年三月我第一次到上海遊覽，完全是在偶然的機會（內山完造的介紹）認識魯迅先生的，以後每天造訪先生的寓所，聽先生講解他的著作。由於我是專攻中國文學的，每天下午總有三個多小時在先生的寓所逗留，每次會面總是想從先生處多學到一些東西。

「同年九月，『九一八事變』發生，漸漸上海掀起了抗日風暴，逐漸動盪不安，到十二月底我就離開了上海。

「其後，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起到七月，聽到了魯迅先生病勢沉重的消息，我再度前赴上海，到先生病榻前探望。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以來，和先生的文字往來，大約每月兩次，一直繼續下來。因爲長久未見到先生，一旦見面，一談起來就坐得很久了，有時內山氏爲此埋怨我。先生的病體雖然一時恢復小康，終於在這年十月長逝。我從許廣平夫人和內山完造獲悉噩耗，葬禮的情形也告訴了

我，我在雜誌上寫了追憶的文章。」

增田涉後來還著有「魯迅的印象」一書。去年十月，魯迅逝世三十八週年紀念時，增田涉在日本仙台市舉行的「魯迅先生留學仙台七十週年紀念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就叫做「我的恩師魯迅先生」。

增田涉稱魯迅爲「恩師」，魯迅是當之無愧的。

從魯迅與增田涉的這一段交誼，可以充分看到魯迅生前對於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和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所採取的誠摯、嚴肅、認眞而又積極的態度。中日人民都重視這種情誼。在這方面，魯迅可作爲後人的典範。

後來，增田涉回憶說，當一九三六年魯迅逝世後，他主編翻譯「大魯迅全集」的時候，當時的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憲兵和特務，經常找上門來，對他諸多干擾和恐嚇。這也從反面說明，這種立足於人民基礎上的交誼，是有利於進步的。

一九四九年以後，增田涉兩度重訪中國。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他作爲日本學術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訪問中國，參觀了在上海和北京的魯迅故居。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底至十月，這次他參加了中國國慶和祝賀中日恢復邦交一週年的慶祝活動。正如他所言，是在「日中友好氣氛高漲之下」重訪中國的。

中日兩國人民的友情日隆，誰說沒有魯迅的一份功勞在呢！

也是在一九七三年增田涉把他所珍藏的魯迅書信的全部照片（包括一部份彩色底片）贈予中國的有關部門。我們目前見到的文物出版社印行的「魯迅致增田涉書信選」，便是根據這一批照片翻譯、整理和製版的。

一九七二年，增田涉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魯迅給他的信，說：「魯迅先生從年輕時起，不僅切盼自己民族的解放，而且爲此進行了不懈的果敢的奮鬥，但是他對於身居異國的我，却沒有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即使有那樣的心情，對我們講述時也大抵隱含着對社會現狀的激烈憤慨，作嘆息並混合以幽默的語調來表達。」

增田涉與魯迅通訊，雖然旨在請教翻譯上的一些疑難問題，但魯迅在回信中，也每每會提及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以及他生活上的一鱗半爪。因此，這批書信對於了解魯迅後期的思想、工作、生活，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魯迅的雜文，許多比較隱晦。有人認爲，那就是魯迅

的風格，那就是雜文的寫法。其實，那是在重重壓迫下不得已的做法，是爲了逃過檢查官老爺的剪刀。魯迅曾形容他這樣做是「帶着鎖鏈在跳舞」。試看他寫給增田涉的信，其中說及時局處，便往往一針見血，直截明確，一點也不隱晦。我想，這大概因爲是私人信件，又是用外文寫，寄到外國去的，既不必經檢查官老爺一關，被抽查的危險也少一些，「鎖鏈」暫時可以拋開，至少沒有帶得那麼緊的緣故。

信中論及時局和社會現狀的地方，例如——

「雜誌之類現大受壓迫。」（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

「目前上海已開始流行中國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已失蹤（一說已被慘殺），楊銓氏（民權同盟幹事）被暗殺了。據聞在「白名單」中，鄙人也榮獲入選，而我總算還在寫信。」（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問新舊全被秘密禁止，在郵局裏沒收了，好像打算把我一家全餓死。如人口再繁殖，就更危險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西斯正大肆活動，我們無恙——也算幸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我所寫的東西又被封鎖，不易發表，但不要緊。」（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

「文壇所受壓迫一天一天吃緊，……」（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一九二四年後的譯著，全被禁止（只《兩地書》與《箋譜》除外）。」（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

「白色恐怖甚烈，因其沒有規則，就看做一種意外災害，反而覺得沒有可怕的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此地實行出版前的檢查制，刪削之處，圈點也不許加，因此常常弄得文章糊裏糊塗了。除官僚之外，誰都感到困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現在國民黨的做法，實在與滿清時大致相同，也許當時的漢人就以這種做法告訴滿洲人。自從去年六月以來，對出版物的壓迫步步加緊，……」（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

就是在「大受壓迫」，「法西斯正大肆活動」，「白色恐怖甚烈」，「我的一切作品，不問新舊全被秘密禁止」的情況下，魯迅不屈不撓，頑强戰鬥，「適應社會的需要，寫了些短評」，像投槍和匕首，刺向敵人的心臟。同時，也不乏樂觀和幽默，「悠然度日」，「以滿身痱子，作爲光榮的反抗標誌而奮鬥着」，「世事越來越艱

難，我覺得不宜『鬱鬱不樂』，還是要快活起來」。

此外，在這批書信中，魯迅對於一些人物、事件的論評，也是直截了當、非常準確的。例如，他談到田漢時說：「敝國的田漢君，我以爲頗似這位先生（引者注：指日本作家林房雄，一九〇三年生，年青時就讀於東京大學，曾參加日本無產階級文學活動，後於一九三〇年被捕，變節「轉向」，擁護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淪爲法西斯的御用文人）。田君被捕保釋了，現正爲南京政府（當然同時也爲藝術）大肆活動」。

所有這一些，對於更好地理解魯迅後期的思想、生活和作品，是很有幫助的。

前年，增田涉訪華期間，曾再次會見了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增田涉回憶說：「海嬰在我初次到魯迅先生的家時，還只是兩三歲大的小孩，在一九六六年我訪問中國時，現已身故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帶着海嬰君（當時三十七歲）及他的妻子一起，到我下榻的北京飯店來看我，把已成爲青年的海嬰介紹相見。猶憶魯迅先生生前時時送給我海嬰君幼時的照片，手邊至今還留下三張。這一次，他已成爲堂堂的四十四歲的成人，是一位技術人員，担任北京廣播電台的技術副主任（主任由局長兼任）。」

在魯迅與增田涉的通訊中，常常提到各自的孩子，間中也交換孩子的照片，贈對方的孩子一些小禮物。魯迅寫到海嬰，每每十分有趣，例如：「……海嬰這傢伙反而非常頑皮，兩三日前竟發表了頗爲反動的宣言，說：『這種爸爸，什麼爸爸！』眞難辦。」「海嬰的頑皮頗有進步，最近看電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費已經積蓄兩角錢了。」「孩子從上月進入幼稚園，已學到銅板是可以買零食的知識了。」……

雖然是一鱗半爪，偶然帶過，但於此也可以見到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另一面，他曾自我解嘲地說：「我爲這孩子也忙得很，倘若我對父母能夠這樣，可列爲二十五孝了」。

然而，這僅僅是一種父子親情嗎？

在魯迅致增田涉的書信中，提到孩子，往往是和人類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寄望於孩子，也是寄望於世界的未來。這與魯迅樂觀主義的精神和對人類進步事業必勝的信念是分不開的。一九三四年初，魯迅收到了增田涉的兒子的照片，在回信中他就說：「我覺得令郎比他令尊更加神氣，這樣說似乎不大妥當，但照片是事實勝於雄辯。總

之，證明人類在進步，對世界也應樂觀。」在另一封信中，魯迅又說：「本實君（引者注：增田涉的小女兒）的玉照看到了，與以前的相比，覺得她已經長大而美麗了。於此大有時光飛駛之感，因而想到應當趕快寫點什麼。」恰是因爲對未來充滿希望，對自己所獻身的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念，在現實中才能有更加旺盛的鬥志和毅力！

孩子，是未來的象徵，人類的希望。

增田涉提到他一九七三年訪華時與周海嬰的一段閒談，是頗引人深思的。他說：

「閒談起來，我對海嬰君說，當年聽你父親講，你是在上海出生的嬰兒，所以起名『海嬰』。現在你已經四十四歲了，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他說長子今年二十歲，已參加解放軍），到現在還叫海嬰，不顯得特別嗎？他聽了便說，父親身故的時候，叔叔（周建人氏）怕他因爲是魯迅的兒子而遭到迫害，所以給他改名『淵』。到了解放之後，才重新改回父親所起的海嬰兩字。由於受到國民黨迫害的父親的關係，作爲兒子的他甚至連名字都得改掉了。」

看哪，反動派是連革命者的下一代也不肯放過的啊！魯迅對孩子的愛，又豈僅僅是父子之情?!

當年增田涉離開上海的時候，魯迅親筆寫了一首詩送給他——

扶桑正是秋光好，
楓葉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楊送歸客，
心隨東棹憶華年。

經歷了將近大半個世紀後，中國大地已是一片大好春光。不論魯迅或者增田涉的下一代，都已長大成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也有了新的發展。人們永不會忘記，魯迅先生爲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所作出的努力，永不忘記他爲人類的共同事業獻盡了自己的一切。

增田涉先生依然健在，他可作爲見證！

一九七五年九月

詩五首

何達

好意

像一隻白色的鯨魚
游行在碧藍的大海
關心與好意
從四面八方向我湧來

此生就在這海裏浮沉
此生就在這海裏翻騰
即使有變幻的陰晴
即使有狂驟的風浪

關心使我常有奮發
好意使我常有歡笑
在這海裏我有生機
在這海裏我有營養

關心和好意
從四面八方向我湧來

在這海裏我有青春
在這海裏我有力量

歷史在開會

歷史在開會
思想在爭吵

用音樂的語言
用哲學的語言
用金屬的語言
用炸藥的語言
吵啊吵啊
吵了幾十個世紀

我們來了
在會議桌上
擺出雪亮的名牌
插上眞理的標誌

用雄辯的語言
用溫暖的語言
用清醒的語言
用堅定的語言
促成了
一個又一個的
決議：

向前
向前
把力量集中在一起
推倒一切的障礙
歌唱着
向前

他在發言

他在發言
舉着一隻手臂
像舉着一個枯枝

枝頭的那個
　　花朵呢？
是被誰摘掉了
是被誰斬殺
那曾經湧流過鮮血的地方
像腫瘤似的
結着一個牢牢的仇恨

他在發言
揮舞着這隻
沒有手的禿臂
把痛苦
揮灑在肅穆的廣場
千萬隻眼睛
激動着悲憤的淚花

在另一個廣場上
他也在發言
曾經被機器切斷的手臂
又有一朵鮮花在開放
多靈巧的手指
多美麗的花瓣
它發散着幸福的芳香
飄過廣場
歡笑在
千萬人的心上

我們

一千個「我」
也比不上一個「我們」

一千個「我」
是一千條
　　爬在糞上的蛆蟲
是一千隻
　　躲在殼裏的蝸牛
一千朵褪色的殘花
一千片離枝的枯葉
一千個自怨自艾的心靈

一千種孤陋寡聞的驕傲
一千宗沒有骨頭的卑怯
一千聲軟弱無力的哀鳴

一個「我們」
就能給地球
披上絢爛奪目的彩霞
給世界
種上一萬頃絕美的鮮花

壯大

我們一個個就這樣地
這樣地壯大起來

當有意義的工作
支持着我們挺直的脊樑
佔據着我們全部的時間
充實着我們整個的生命

每一分　每一秒
都閃耀着
幸福的光芒

每一思　每一想
都伴隨着
活躍的節奏

每一步
都像在飛翔

一幕三場話劇

責街邊的奇遇

何愉

人物：「我」——失業的製衣廠技工。
胖子——街邊咖啡檔老板兼夥記。
阿福——小販，初入行的。
鱷魚——流氓小頭目。
阿 Sir——「人民公僕」。
警察、記者們、流氓們、羣衆。

（這個戲沒有肯定的時間和地點，讓觀衆自己去設想就是。角色服裝、化裝，不妨誇張一點。）

（舞台上只須簡單置景，是通衢還是橫街都不重要，總之是公衆地方。主要的是在舞台右角前方，有一個顯著的路牌，一枝箭頭指向右邊舞台內，上面寫明：「賣街邊認可區」六個大字。台左，後角，擺了一個賣咖啡紅茶的大牌檔，檔口還沒有開始做生意。）

（開幕的時候，舞台全黑，只有一盞聚光燈照正那個路牌，使觀衆更能集中注意路牌上那幾個字，一會兒，失業的製衣廠技工——「我」，從左走進了光圈之內，照見他一副憔悴而帶蒼白的臉孔。他望望路牌，又向右邊舞台內張望了一陣，自言自語說起話來。如果演出者要把它演得更誇張一點，戲中所有自言自語的獨白可用播音機播放出來，演員只做相應的動作。）

我：可能是時間還早吧，整個認可區還是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我還是等一會兒吧。（他倚在路牌柱邊，開始掏出一包香煙來，抽出一枝。忽然，他像想到什麼話要說，面向觀衆。）我，本來是個小型製衣廠的技工，過去製衣業有過一陣子輝煌成就的日子，我這個小技工，生活還安定。只是近年來製衣業一落千丈，直到今年就更滲淡，老板開始裁員，甚至連我這個也曾爲他立過多少汗馬功勞的也要另謀高就。我這就開始失業了。老板用一套悲天憫人的語氣對我說，（帶着老板語氣。）我們幾年賓主，也很捨不得你，只是近來工業蕭條，一天比一天壞，製衣業更受海外的限額影響，眼看沒得做了，早晚關門大吉。對你只有愛莫能助了。不過，我這裏有許多銷不出的存貨，你可想辦法拿去就地變賣，賣完就找數。公家現在設立了許多「賣街邊認可區」，方便失業的去賣街邊。這是個好機會呀……（回復自己聲調。）不錯。記得我在製衣廠做工時候，早上和中午，有牌的大牌檔固然生意滔滔，就是那檔走鬼的生菓檔和賣鹹酸李的，據說輕輕鬆鬆每天賺它個五六十。何況我不用本錢，不愁走鬼，只要在認可區找個位子……（他像說得很開心，停了口，拿出打火機點着了煙，深深吸一口。）這個主意倒不錯嘛。所以今天特別實地來看一下，了解了解，然後……（再向右望望，不見動靜。）嚇，做賣街邊的倒寫意，十二點幾了，還沒有人開檔，比我們朝八晚六的藍領舒服得多了。

（這時，賣咖啡茶的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開了檔了，同時整個舞台燈光也漸次明亮，我們看見那咖啡檔的胖子老板正在煮咖啡，又在檔側多放一張方桌子和幾張櫈子。）

我：（發覺了。）嗯，他開檔啦，過去喝杯咖啡歇歇脚倒好。（走過去。）喂，胖子！給我一杯咖啡。

胖：好，請坐。咖啡剛煮呢，稍爲等一下吧。

我：不忙，我正要等那邊開檔呢。

胖：那——，我看你還得等上好一陣子，非到兩點，人不會齊全的。

我：他們做生意，做得好輕鬆呀，長年大月上午休息的。

胖：可是晚上要做到一兩點啊。

我：噢。

（胖子開始斟咖啡。同時在舞台左邊，小販阿福担着一担雜貨走向右邊認可區去了。胖子調好咖啡，放到「我」的前面，一邊說：）

胖：怎麼，你老哥要等着買東西吧？

我：不，是觀光。

胖：觀光？

我：也不全是觀光，或者，可以說是想去了解一下。

胖：哦，對啦，你準是那些「人民公僕」阿Sir的什麼人吧，聽說他們要來調查了解認可區呢。

我：（笑着）我不是什麼阿Sir的什麼人，我是想來做賣街邊的。

胖：（奇）你想做賣街邊的？不容易呀。

我：怎麼？公家不是說爲了方便那些失業的人去賣街邊，特地指定很多認可區，讓他們不用領牌照，可以做小生意解決生活麼？那麼，不是人人都可以在那區內賣街邊嗎？

胖：說是那麼說，可是——唉，總歸一言難盡就是。

我：（摸不着頭腦）依你這樣說，會是有什麼問題？

胖：（點頭）有問題。

我：（逼一句）所以那些阿Sir要來調查了解？

胖：這就對了。

我：有什麼不對呢？

胖：不對的就多啦，那些原有的店舖老板都反對，因爲認可區內賣街邊的擺得滿街滿巷，不但阻礙交通，還大大阻礙了他們做生意。

我：那——他們太自私了，只顧自己要做生意，就不讓人家討生活，這叫做不管別人挨餓，只管自己飽肚。

胖：不過，很多賣街邊的也反對的。

我：（大奇）什麼？那太不長進了，人家千方百計替你設想，搞個認可區給你一個容身之地，你自己却反對起來啦？

胖：老哥，你有所不知啦。有那一個規規矩矩去賣街邊的可以插脚進去呀！

我：我可不相信，又長又大幾條街還會容納不下？就算一檔讓開一寸，也還能多擺不少檔口呢。

（正在談話的時候，認可區內傳來喝打之聲，由遠而近。胖子和「我」停了口，向右場張望。）

福：（在場內嚷着）你可不能隨便打人呀！

鱷：（在場內）打你就打你，看你怎樣？

（喧鬧聲中，小販阿福的一担雜貨，先給撻了出來，接着是阿福連翻兩個跟斗，從右邊場內滾出，一直滾到咖啡檔前。）

（胖子好像無動於中，但是「我」却驚詫起來，連忙扶起阿福。）

我：怎麼啦，你——

（還沒有說完，只見右邊走出鱷魚來，他是個流氓的小頭目，阿飛打扮，跟着後面的，是兩個小流氓。）

鱷：怎麼樣？滋味好受嗎？

福：（站起）你，你……

鱷：你什麼？那是教你識識規矩，不要盲衝瞎闖。

福：（據理）這認可區又不是你專有的，你有什麼權不準我擺賣呀？

鱷：不準就不準，你奈何我什麼？

氓甲：你想插脚，要問問我們大哥呀。

氓乙：哼！老虎頭上也敢動土呢！

鱷：現在你可明白了吧，哈哈……

（他們三個流氓大家呵呵笑着，「我」猶疑地，拉着阿福的手問：）

我：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福：我在那邊一處擺賣，他說那是他號了位的，我搬到另一邊，他仍說是他的，我和他理論，他竟然打起我來了。

我：（上前一步，向鱷魚。）喂，老哥，你這就不對啦……

鱷：什麼？你是什麼人？敢說我不對？

我：沒有敢不敢，什麼人也沒關係，說理嘛！

鱷：（獰笑）呵，呵，說理？你居然向我鱷魚說起理來了？（回頭對小流氓們。）你們說，這笑不笑話。

氓甲：（走上前）小子，你少管閒事，走你的路吧。

氓乙：（恐嚇地）還不走？也想嘗嘗老子的拳頭不成？

（兩個小流氓，一步步逼向「我」，「我」稍後退，但這時已激得阿福反抗起來。）

福：（怒極，指住鱷魚。）你，你們欺人太甚了。

鱷：（也發怒）你還嘗不夠？

福：我和你拚了！

（阿福衝過去，向着鱷魚就是一拳。但是，鱷魚避過了，反手一推，把阿福推在地上。他正要翻身起來，流氓甲乙已經把他左推右打。鱷魚也加入。）

（「我」實在看不過眼，正待上前幫忙，却給胖子一把拉住。）

胖：（細聲）不要，不要惹禍上身。（他說完，逕走過去大嚷）好啦，好啦，哥兒們手下留情吧，打夠本啦。喂，這是我的檔口呀，給點面子好不好？喂，喂，快打死人啦……

（這時候，舞台兩邊走出幾個羣衆來，亂哄哄的。）

羣甲：什麼事打架啦？

羣乙：人多欺負人少這怎麼成？

羣丙：（細聲）少說話，他們是「爛仔」。

羣丁：報警，去報警……

（鱷魚聽見，停了手。却向羣衆乂腰瞪眼。）

鱷：（大喝）誰敢報警？

（羣衆一時呆住，舞台靜下來。只有阿福在地上呼痛。）

鱷：（乘機向甲乙流氓揮手。）我們走！（又回頭向福）看你以後敢不敢再來？

（於是，鱷魚當先，流氓甲乙隨後，威風八面地向認可區走了進去。羣衆馬上又在他們背後罵起來。還是胖子勸住。）

胖：不要吵了，還是先照顧受了傷的人要緊。

（羣衆和胖子合力把阿福扶起，坐在櫈子上。大家圍攏了他。只有「我」，一派正義感的向場右走，但在場邊停了步，張望一陣子，又走到那個路牌的旁邊。）

（舞台燈光漸漸暗下，只剩一盞聚光燈照着路牌和「我」，「我」很氣忿，自言自語起來。）

我：眞是豈有此理，不讓人家去賣街邊，難道公家開設一個認可區給他們專用的？我就不相信！（想了想，像想到什麼。）剛才不是聽胖子說什麼阿 Sir 要來調查

了解麼？對了，公家總會爲大衆設想的，我們應該相信他，等着瞧吧……

（「我」好像心安理得，向左退出聚光之下。暗轉。）

＊

（十秒鐘後，全暗的舞台又漸次明亮起來，這是表示已經隔了若干日子。現在，是下午，咖啡檔已在做生意，胖子正開了一瓶汽水，拿向左邊的場內，又走了出來。在右邊，「賣街邊認可區」內正當營業時間，一陣陣叫賣聲和討價還價聲隱約傳出來……）

（一個警察拿了剛才的汽水空瓶走出，把瓶放回咖啡檔上，一邊拿手帕拭汗，一邊說。）

警：（一半自語。）眞悶熱，又口喝，這一班最不好受。

胖：要麼再來一瓶。

警：不要了，胖子，多少錢？

胖：算了。

警：不能白喝的。

胖：一瓶汽水算得什麼，我們常常要你們關照。

警：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當這份差事，白吃白喝，人家當你是貪污呀！

胖：（只得）那、那麼，七角錢吧。

警：好的，我給你。只是，你明白我這份差事，依法是不准帶錢當班的。

胖：是呀，那麼——我早說過，算了。

警：（決意地）不！

胖：（莫名其妙）不？那、那怎麼辦？

警：胖子，我們算是朋友吧？

胖：朋友？（馬上明白）噢，是的，當然。

警：那麼，憑我們私底下的交情，你能借給我十塊錢嗎？

胖：（有點不願意，但——）好吧，（去取錢。）

警：（加一句）不勉强你啊！

胖：不，小意思，這又不是第一次。（給錢）

警：（接了錢，又給回胖子）現在，給我找回九元三角。公歸公，私歸私。我付給你這瓶汽水賬了。

（胖子不做聲，去找錢。這時，剛巧「我」從台左出來，走向咖啡檔。看見胖子把零錢交給警察。警察收了錢，向台右走了進去。）

我：（讚嘆地）現在的警政眞好得多了，可算得上公正廉明啊。

胖：（有苦說不出）算啦。是你又來了。

我：是呀，我特地來看看「賣街邊認可區」有了改善沒有？

胖：哦，是這樣……改善啦。

我：對了，我早就這樣想，公家總會爲大衆設想的嘍。那麼，現在沒有打人的事啦。

胖：（隨口）沒有了。

我：秩序也好啦？

胖：（隨口）也好了。

我：（高興地）這是可想而知的，剛才不是看見警察巡視去了？警察執行法律，（說得開心，不知不覺套了一句什麼成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胖：（冷冷地）那麼在法律後面又怎樣？

我：（茫然）我不明白你說什麼？法律後面？

胖：（冷笑）不必問啊，先坐下來，喝杯咖啡，一會兒你就明白了的。

我：好，你就給我一杯吧。胖子，你的咖啡弄得不錯，我看以後我會每天都來喝一杯的。

胖：先多謝你，但願你會來。（去弄咖啡。）

我：（跟過去）一定來的，我打算明天或後天就來那邊賣街邊了，因爲這兒情形既然改善了，我還猶疑什麼啊！

胖：（言中有物的）等着瞧吧……

（正在這時，鱷魚的兩個手下——流氓甲乙，他們伴着小販阿福，從認可區出來，阿福手裏拿了一根扁担竿，而甲乙各各挽了一籮阿福的雜貨。）

福：（一邊走一邊問。）你們又想怎樣？

甲：（奸笑）不怎樣，老兄呀，我們是一次生、兩次熟，算得是朋友了呀！

乙：（互相呼應）當然，當然，老友記，先喝杯咖啡，坐下來慢慢地談吧！

甲：喂，胖子，來幾杯咖啡。

福：不要再裝模作樣了，我但求一個位子來賣街邊。

乙：這也好商量呀！忙什麼呢？

甲：哪，你看不是我們大哥來了嗎？

（阿福回頭望過去，看見鱷魚施施然從認可區走出來。這時，「我」也看見了，就躲避地退到咖啡檔另一邊。）

（鱷魚走近方桌子，阿福驚地站起，防備起來。）

鱷：（嘻嘻笑的）不要這樣，我不會吃人的。

福：你要怎麼樣？

鱷：我們好談嘛！（他坐下來）……你想在那邊賣，誰也不會干涉。公家指定那個地方讓人賣街邊，自然誰也有資格擺賣。

福：你知道就好。

鱷：問題就是裏面早就滿座了。

福：什麼滿座了，我明明看見還有許多空位呢？

鱷：那是我們手足早認了的。

福：什麼「早認了的」？公家不是早就說過，不許爭劃定位子，是先到先得的。

鱷：是先到先得呀，我們手足都是一早就「到」了。

福：我看不見有什麼人。

鱷：那你該看見有一塊石頭，或者一個空籮子，再不然就就擱了一條木板。

福：可是人呢？

鱷：噢，人嗎？也許他們有些走開了去吃飯、喝茶，或者是去了厠所。對了，去厠所。你明白啦，人有三急呀！

福：那麼他們的貨物呢？

鱷：貨物麼，他們要隨身帶着走呀，放在那裏，不怕給人偷去麼，你眞是太傻了。

福：哼，你簡直胡說八道，那有這樣的事情，你們不過霸佔地盤吧了。

鱷：不管你怎樣說都好，老老實實告訴你，那些空位是我們認了的，我們就靠這塊地方吃飯。不過，如果你眞想要在那裏擺，也有商量，我們可以讓個把位子給你的，只要……

福：怎樣？

鱷：給我們租錢！

福：租錢？

鱷：對啦，一天二十塊錢。

福：（跳起來）你——好大胃口呀，二十塊一天，就是六百塊錢一個月，我租半邊舖子也差不多啦。

鱷：嚇嚇，租半邊舖子，地頭沒有那麼「旺」啊。老哥！

福：（氣忿）這分明是勒索，我不租。

鱷：不租就不能擺！

甲：喂，老哥，不要不識相，上一次你是領教過的。

乙：哼，你該知道我們是哪一行的。

福：（動怒）我不知，我只知用勞力博兩餐，要在這裏擺個檔口，你們却要在「乞兒兜裏擺飯食」。

鱷：（拍桌而起）隨你怎麼說，不肯租就不能擺！

（這時「我」的正義感又來了，他走過去說理。）

我：你們可不能不講理呀，隨便放塊石頭放塊板，就算是你們的位子，人家不失業，也不會拋頭露面到來賣街邊，你們……

鱷：（大喝）什麼？（認清了）哦，又是你？又來打抱不平啦。（他捋起袖子來，像要打了。）來，來……

胖：（馬上走過來勸架）不，不要又在這裏打架呀！警察剛剛走過的。（拉住「我」）喂，你不要說話，不要惹他們……

鱷：（獰笑）哈哈，胖子，你少担心，不會打架的。（向福）喂，我們說定了，要嘛你就租，要嘛就找別的地方去，這裏沒有你的位子，你敢亂來，就請先來一百個當心！（對兩流氓。）我們走吧！

（鱷魚帶了兩個流氓又走進了右邊場內，阿福很不服氣，但却沒有辦法，他只得去整理他的雜貨担子。）

我：（牢騷滿腹）這個世界就有這樣的事，眞豈有此理，喂，老哥，幹嗎不找警察去？

福：什麼？警察？

（說到警察警察就來了，他走向阿福，一把揪住他那担雜貨。）

警：喂，兄弟，這裏不是賣街邊認可區，不准擺賣的。

福：但是，警察先生，他們不准我在裏邊擺。

警：沒有的事，公家設認可區，任你們擺賣，誰人會不准？但你在這裏擺賣，却是犯了法了。你知道嗎？

福：我，我……

警：你的賣街邊執照呢？

福：我，我沒有。

警：哦，沒有執照，隨處賣街邊，阻礙交通，起碼三項罪名呢老哥，跟我回去吧！

我：喂，警察先生，他是寃枉的，他——

警：你是他的什麼人，替他說話啦？你也想跟他一道回警局去嗎？

我：這，這……（他失縮起來。）我不過，說公道話吧了。

警：公道話？公道話法官會說的。（向福）走吧，回頭讓法官給你去說公道話。

福：我求求你……我……（他在袋中猛找什麼。）你通融通融呀！

警：公事公辦，你不要賄賂我，這是有罪的。走！

（警察揪住阿福衣領，阿福只好担了雜貨隨着向左入場。胖子和「我」望住。）

我：嗨，眞是他媽的改善！不打人了，不過換來勒索；秩序好了，因爲隨意拉人！哼！

（「我」說完，忽然向左邊走了入場。）

胖：（很可惜的樣子）唉，這個阿福眞傻。「出來撈世界」，也不學曉用私底下的交情……多笨啊！

（舞台燈光在胖子搖頭嘆息的時候陡然熄滅。）

（暗轉。）

*

（又是相隔約十秒鐘。「賣街邊認可區」的路牌給一盞聚光燈照亮，聚光略移下，只見「我」又走了進來。他手指裏夾了一支煙，一邊向台右望了一會，一邊吸了一口。然後轉過來，面向觀衆，自言自語。）

我：本來我就打消了賣街邊的念頭了，但是我的舊製衣老板這兩天都來催促我，替他賣存倉貨，而且，他願給我更多一點利潤。……我想了一晚，世上有邪就有正，邪總不能勝正的。賣街邊認可區闢來給大衆賣街邊，雖然有些牛鬼蛇神作怪，不過，公家一定會改善的；何況，他們已經派了「人民公僕」來調查呢？好，今天我特地再來看看，希望我有美滿的收獲。

（他吸了一口香煙，向左方望——）

（舞台漸漸明亮起來，咖啡檔的方桌子前坐了阿福，胖子正替他遞上一杯咖啡，他悠閒自得般喝了一口。他的一担雜貨，放在咖啡檔側邊。）

（「我」十分詫異那種情景。自言自語說。）

我：這就奇了，那個阿福怎麼忽然這麼悠閒呢？莫非他——

（「我」丟了煙屁股，走向咖啡檔。）

我：（打招呼）嗨！

胖：你又來了。

我：對啦，我想，那邊秩序已經大大改善了吧？

胖：（做一個鬼臉，）可能是吧！

我：當然是的，你看，這位老哥也來了。

福：我在那邊已經開了兩天檔了。

我：（高興地）什麼，居然爭到最後勝利啦？……我想的不錯，有邪就有正，邪不能勝正啊！

福：（苦口苦面）可是我還得交他們十五塊錢一天的租啊！

我：（一驚）什麼？十五塊？一個月不是四百五十塊麼？

福：遇到月大還要四百六十五呢。

我：這沒道理，你爲什麼這樣笨？

福：有什麼辦法，俗語說，「從人簷下過，只得把頭低」。爲了一家幾口，不能不找活，這兩天還好，每天做一百多塊錢生意，除了交「租」，還有一二十塊利錢，勉强過日子。

我：（同情地）唉，難爲你，希望你多做點生意吧！

胖：（搭嘴）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剛才已經有阿 Sir 來調查啦。

我：（又高興起來）你說的是那些「人民公僕」嗎？對了，他來調查就好，查了一定有改善的。「賣街邊認可區」，本來是公家爲大衆而開闢的嘛，這個阿 Sir 一定會看到各種弊端的。那麼，惡人欺負好人的事就再沒有了。

胖：那就要走着瞧啦。

福：（一指）哪！他們來了——

（舞台右邊現在出現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人，那就是「人民公僕」的阿 Sir，有兩個街坊首長之類的人陪同，此外還有兩個記者緊緊跟在後面。他們走了出來，就站在那路牌前給記者拍照。）

（這時好幾個羣衆圍上來看熱鬧，警察也走到來維持秩序。胖子、阿福和「我」在咖啡檔前翹起脚跟張望過去。那邊的一個記者正向那阿 Sir 發問：）

記：請問閣下在賣街邊認可區巡視之後，有什麼觀感呢？

Sir：印象很好，大家都很守秩序去做生意，足證這個辦法是成功的。

記：記得設置這些認可區的初期，爲了先到先得位子的辦法，曾經亂過一陣子。請問，這方式是不是對眞正賣街邊的有利呢？

Sir：當然有利，這是最民主的辦法。你看不見現在他們都很樂意接受嗎？

福：（忍不住暗爆一句）放屁！

（阿 Sir 一時尷尬起來。羣衆也嘩笑起來了。）

警：（舞動警棍）誰說話？誰搗亂？誰不守秩序我就逮捕他。

（但是羣衆不因警告而靜下來，反而更鼓噪了。）

——：問他知不知道有人霸佔位子出租？

——：問他知不知道有人收規受賄？

——：問他……

——：問他……

（羣衆越來越吵，警察力竭聲嘶。）

警：不要吵，不要吵……

Sir：（極力忍耐）各位，各位，公家設置這個賣街邊認可區是爲了大衆的利益，是無私的。至於還有若干小小缺點，這是技術問題，我們回去研究過，再加改善。

記：怎樣改善法呢？

Sir：這個我們現在不能告訴你。不過，可以肯定說，公家並不鼓勵人人去賣街邊，希望那些產業工人和技術人員工都回到工廠去。

記：工廠停工又怎麼辦呢？

Sir：他們可以等呀，你要知道居住這裏的人最能適應和忍耐。工業不景瀰漫整個世界，但是我們都忍受下來了。這是一種考驗，這是一種勝利，我們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羣衆再度亂起來。）

——這是瘋話！

——我們要吃飯！

——我們……

——我們……

警：不要吵，不要……

（看看警察無法控制，街坊首長和阿Sir乘機向台左走，記者警察隨着，羣衆亂糟糟地跟着逼入台左去了。）

（鱷魚和流氓施施然出來，笑着說。）

鱷：好呀。再改善一次，我們的利益就更多了。

福：（驀地醒悟）我要抗議，我已經交了十天「租金」啦！

（阿福忽忙追入台左去了，「我」現在呆呆地站在舞台上，舞台燈光隨着羣衆鼓噪聲越遠而越暗。最後只剩了一片聚光照住「我」。）

我：（感慨地）公衆設置認可區是方便失業的去賣街邊，公家不鼓勵失業的去賣街邊，公家很有興趣去和世界各國比個高下，看誰更忍受得住捱餓，看誰死得人多，他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我」做一個無可奈何的鬼臉。燈光驟暗。）

（幕下。）

余惠

興會無前的柳亞子

亞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詩人

——郭沫若：《柳亞子詩詞選序》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日益形成主流，舊體詩詞，由於其形式的局限和內容一般的陳腐，幾乎在文化活動中不能佔有什麼地位了。但也有少數的例外，如柳亞子，便是其中之一。

柳亞子是從清末起，經歷了民初、北洋軍閥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以至新中國誕生之後，一直以舊體詩詞爲

表現形式，又隨着時代的發展，不斷起着積極作用的詩人。固然，我們重要的應當是提倡新文化，而只運用舊體詩詞的形式，對詩人柳亞子來說，也不能不是一種制限。可是，起主要決定作用的，到底是詩人的思想境界和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內容。

柳亞子，江蘇吳江人，生於一八八七年，卒於一九五八年。他原名慰高，後改名棄疾，亞子是他的字，後來即以字行。青年時，與年紀比他長十餘年的詩人陳巢南爲摯友。陳巢南，也是吳江人，名去病。柳亞子的改名棄疾，一個可能是私淑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也可能是受陳去病的影響。陳巢南是清末一個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一八九八年組織「雪恥學會」，響應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運動。維新失敗後，他轉而傾向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這些對青年的柳亞子有很大的影響。

一九〇三年，柳亞子因陳巢南的介紹，加入當時的革命組織「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認識了蔡元培和章太炎等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通過與他們的接觸，柳亞子對於以推翻滿清專制統治爲中心任務的革命，更加嚮往。這一年，他寫了《有懷章太炎、鄒威丹兩先生獄中》七絕兩首。其第二首是：

泣麟悲鳳佯狂客，搏虎屠龍革命軍。
大好頭顱拋不得，神州殘局豈忘君？

鄒威丹即鄒容，他與章太炎被捕入獄事，就是當時震動一時的「《蘇報》案」。鄒容，四川人，「愛國學社」的組織者，曾著《革命軍》一書，並由章太炎作序，在《蘇報》上大力介紹。此外，章、鄒二人和除錫麟、秋瑾等也在《蘇報》上經常發表反滿言論。清廷大怒，密電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令上海道，勾結租界當局，把章、鄒拘捕。章太炎判獄三年，鄒容判獄二年，而鄒容竟在獄中瘐斃。「大好頭顱」之句，不幸而言中了。反清革命，也要付出很大的犧牲，但這並沒有嚇倒青年的柳亞子。

一九〇六年，他與陳巢南一起加入同盟會和光復會。一九〇七年，柳亞子在上海和陳巢南、高天梅（旭）等發起組織「神交社」，這是一個用舊詩詞創作的形式來團結志士，進行反清活動的革命組織。一九〇九年，在「神交社」的基礎上，成立了「南社」。這是一個以傾向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主要成員的文學團體，他們所揭出的宗旨，是以文學鼓吹革命，使舊詩詞以新的內容爲民主革命服務，他們鼓吹「氣節」，呼喚「國魂」的歸來，實際上是提倡民族主義，反對滿清的民族壓迫。在

「南社」成立後，每年出版二、三期《南社叢刊》，分爲文錄、詩錄、詞錄三部分。有人說，「南社」是同盟會的宣傳部，雖然不太恰當，却也是有些道理的。

南社的成員很多，在辛亥革命前有二百多人，辛亥革命後一度增至千餘人。重要的有陳巢南、高天梅、柳亞子、蘇曼殊、馬君武、寧調元、張光厚等人。柳亞子在南社成立時曾有詩並序記其事，說：

> 南社會於虎丘之張東陽祠，同邑陳巢南、吳縣朱梁任、虞山龐檗子、雲間陳陶公、上海朱少屏、婁東俞劍華、馮心俠、寶山趙夷門、丹陽林力山、毘陵張栄、甄季龍、魏塘、沈道非、山陽諸貞壯、胡栗長、歙縣黃濱虹、順德蔡哲夫、福州林秋葉、太原景秋陸咸來蒞止，蓋自社事零替以來，三百年無此盛矣！詩以紀之
>
> 寂寞湖山歌舞盡，無端豪俊又重來。
> 天邊鴻雁聯羣至，籬角芙蓉晚艷開。
> 莫笑過江典午鯽，豈無楨榦建安才。
> 登高能賦尋常事，要挽銀河注酒杯。

這首詩比較一般，不能算柳亞子的代表作，但它成爲歷史的紀錄，可以使我們知道一些當時的情形。從這裏可以知道，南社是在蘇州閶門外的虎丘山上成立的。「社事零替」，是指明末太倉人張溥（明史文苑有傳）等人所組織的復社，與南社的成立相距約三百年。「莫笑過江典午鯽」一句，意思是不要譏笑我們像東晉南渡的士大夫那樣只會清談；「典午」指東晉皇帝所姓的司馬，因爲司與典在意思可通，而馬在生肖中屬午。「楨榦建安才」是曹操楨榦賦詩的故事，比喻南社諸子也有這樣的才能。

高天梅沒有參加南社成立之會，但他與柳亞子也是好朋友。他是日本留學生，一九〇六年歸國，同柳亞子一同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又創辦《醒獅》、《復報》等革命刊物。這一年，高天梅大概爲了宣傳民族革命的需要，曾假作太平天国將領石達開詩二十首，以殘山剩水樓主人的名義刊行，傳誦一時。對於石達開以豪强的身分投太平天国革命之機，後來又搞分裂天国的罪惡行動，高天梅和當時的其他詩人是不理解的，這也不足爲異。他們只是用石達開之名來宣傳自己的思想罷了。其中的《入川題壁》，是比較爲人們所熟悉的：

>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
> 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過去頗多托名石達開的詩作，看來絕大部分是這一類。石達開未必不懂寫詩，但以他從太平天国分裂出來，

竄走蜀道的時候，恐怕不可能有這樣的精神面貌和意境。柳亞子是親自見到高天梅寫這些詩的，曾有文在《大風旬刊》上說到，可見是事實。

柳亞子的詩，反對擬古主義、形式主義的「同光體」（註一）詩派，推崇辛棄疾、陸放翁、夏完淳、顧炎武、龔自珍等有愛國思想的詩人。他的作品，大抵都有現實內容，不作無病呻吟，而由於當時革命運動的熾烈，所以詩中大有慷慨悲涼之意，反映了詩人對民族、國家之愛和對敵人的恨。這種詩風，從他的青年時代開始，一直貫注到晚年，經受得起考驗，這是瀰足珍貴的。

一九〇八年，柳亞子有論詩的三首七絕：

平生私淑雲間派，除却湘眞便玉樊；
哭過細林山下路，詞家屈宋有淵源。（夏內史集）

不爲歎老嗟卑語，不作流連光景詞；
一代耆儒儕伏鄭，更留餘技到風詩。（亭林遺詩）

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
只愁孤負靈簫意，北駕南艤到白頭。（定庵破戒草）

第一首是詠明末青年愛國詩人夏完淳。夏完淳是夏允彝的兒子，五歲知經史，九歲能詩文，十五歲從軍，十七歲便因抗清犧牲。他的老師陳子龍，字臥子，在年青時期和夏允彝、徐孚遠組織「幾社」，與復社相呼應，名聞天下。陳子龍才華很高，著作也很多，被評爲明代詩歌的殿軍，與明初的高啓齊名，和弟子們稱「雲間詩派」。夏完淳的著作也不少，有《代乳集》（九歲時所作）、《玉樊堂集》、《夏內史集》、《南冠草》等詩集。

第二首詠顧炎武，柳亞子以漢代的名學者伏生、鄭玄（釋二）相比，這是首先讚揚了顧炎武在學術上的成就，指出他僅以餘技爲詩，也有很好的作品。

第三首詠龔自珍，評爲「三百年來第一流」，便是說整個清代，以定庵詩爲執牛耳了，推崇之高，反映了柳亞子自己的傾向。

當然，柳亞子對夏完淳、顧炎武、龔自珍的推許，不只是因爲他們的詩，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正因此，他對於那些品質不好、浪得虛名的所謂「詩人」正面加以批判。一九一四年所作《論詩六絕句》，其一云：

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
古色斕斑眞意少，吾先無取是王翁。

這是說王闓運，這個自號湘綺先生的官僚幕客，一向奔走於肅愼、曾國藩之門，辛亥革命之後，仍在腦袋後拖

着辮子，是典型的遺老。可是當時大有文名，在詩壇也儼然以祭酒自居。他爲文刻意擬古，薄唐宋而不爲，要上追漢魏，大搞復古主義，所以柳詩有「古色斕斑眞意少」之句。更惡劣的，是他曾經寫《湘軍志》，誇大吹噓曾國藩湘軍的「功績」，醜詆太平天国革命，柳亞子先拿他開刀，當然大有理由。值得注意的是，王闓運死於一九一六年，柳亞子作這首詩時，「王翁」仍健在，爲一般舊文人所宗。柳亞子獨排衆議，指出他「浪負虛名」，可說是很大胆的。其三云：

一卷生吞杜老詩，聖人伎倆只如斯；
蘭陵學術傳秦相，難免陶家一蟹譏。

這是說康有爲，康「聖人」。康有爲在戊戌政變後，墮落成爲保皇黨，極力破壞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在革命後，還暗中策動「辮帥」張勳搞復辟，聲名狼籍。他又自號能詩，死學杜甫，說能把杜甫全集背誦一字不遺，當然就是把杜詩生吞活剝，伎倆也只此而已。柳亞子認爲這個人在政治上固無足取，所寫的詩更差，便用北宋陶穀所說的「一蟹不如一蟹」（註三）來比擬。當時康有爲還在生（死於一九二七年）。

其五的用意有不同，提到清末倡「詩界革命」的黃遵憲，但柳亞子却以爲不及丘逢甲，這也是別有見解的。這首詩是：

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
戰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

當時許多人讚揚黃遵憲（公度），柳亞子指出丘逢甲的英雄氣概應更勝一籌。丘逢甲，字仙根，號倉海，台灣苗栗縣人，是甲午之戰後清庭割讓台灣，領導台灣同胞起來抵抗日本佔領軍的重要人物之一。曾率兵與日軍激戰二十多晝夜，最後才退回大陸，但終其身沒有放棄過把台灣歸回祖國懷抱的努力。他又是孫中山反清革命的積極支持者。柳亞子認爲應當把他放在黃遵憲之前，是有道理的。而且丘逢甲也是一個多產的詩人，童年即有詩名，據估計，他一生創作在七千到一萬首左右，彙爲《嶺雲海日樓詩鈔》，其中抒發台灣淪陷後的悲憤，和收復失土大志未酬的抑鬱不平之氣，佔了相當多的數量。如題爲《去歲初抵鮀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憮然》的七絕云：「淪落無涯氣自豪，故山東望海雲高；西風一掬哀時淚，流向秋江作怒濤。」如果說是今天台灣同胞的心情，也是十分適合的。就詩論詩，丘逢甲未必能在黃遵憲之上，但柳亞子大力肯定丘氏作品的愛國主義和英雄氣概，却是正確的。

在這個時期，即辛亥革命前後，柳亞子以堅定的支持民主革命的立場，歌頌英勇奮鬥不惜犧牲的烈士，譴責禍國殃民的反動派，突出了時代精神。如《哭威丹烈士》、《弔鑑湖秋女士（秋瑾）》、《弔劉烈士炳生》、《天心二首爲那拉（西太后）、載湉（光緒）同殞作》、《哭楊篤生烈士》、《哭宋遯初（宋教仁）烈士》……。列舉這些篇目，主要是爲了知道詩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鬥爭。這裏舉七絕《聞寧太一惡耗痛極有作》之二（一九一三年）爲例：

獨夫曷喪蒼生願，豪傑成灰石骨哀；
血濺武昌他日事，鬼雄呵護復仇來。

寧調元，字仙霞，號太一，湖南醴陵人，南社成員，柳亞子的好友，著有《太一遺書》。辛亥革命後，在武漢被袁世凱爪牙所逮捕，不幸犧牲。故柳詩有「血濺武昌」之語。寧調元被捕後所作詩，如「死如嫉惡當爲厲，生不逢時甘作殤」，「爛羊滿地都如夢，紙虎槓空任暫狂」的句子，慷慨悲憤，在南社詩人中別具特色。

柳亞子的另一個好朋友是著名的南社詩人蘇曼殊。蘇原名玄瑛，字子谷，廣東中山縣人。他生於日本，稍長，隨養父回國，因家庭問題出家爲僧。後來去日本省母，學美術、政治及陸軍。辛亥革命前再回國，以僧人身分從事革命活動，寫作和翻譯作品甚多，又漫遊南洋、印度各地。他精通日、英、法和梵文，詩、畫、小說都有成就，可說是一個怪傑。可是一九一八年便病死了，得年卅四歲。柳亞子對摯友的早逝，是很悲傷的。他有《哭蘇曼殊》七絕四首，其三云：

文采風流我不如，英雄延攬志非疏；
千秋絕筆眞成絕，忍對荒城飲馬圖！
（荒城飲馬圖，君爲伯先先烈作，余得其影本。）

這個時期，辛亥革命已經由於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篡奪勝利成果，完全失敗了。作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早期的一個革命的文學組織，南社在反清反袁的鬥爭中起過一定作用。可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異常軟弱，和它和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五四運動」前，南社成員開始分化，有的墮落，有的退隱，活動逐漸消沉。魯迅先生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文中，便這樣指出：

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着一種幻想，以爲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了，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後，民

國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爲新的運動的反動者。

魯迅先生的分析是十分確當的。在南社諸人中，只有極少數是例外，能夠跟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步伐，堅持和時代一起前進，一直到社會主義時期。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柳亞子。一九二四年，在大革命高潮到來之前，他滿懷激情地寫了七絕《空言》：

孔佛耶同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
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斯。（註四）

這種鮮明的態度，在當時的文人中也是少有的，而貫徹在柳亞子社會活動的整個過程之中。我們可以拿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詩人所寫的一首七律相對照，便可以見到他對於自己的信仰是怎樣的堅定了。

是日爲馬克思大師一百三十周年誕辰，余欲敬上尊號名曰「卡爾聖誕」，而令耶蘇避席者是也。適逢毛主席有賜宴之舉，談詩論政，言笑極歡。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不可無詩，敬呈一律

卡爾中山兩未忘，斯毛並世戰玄黃。
生才西德推賢聖，革命中華頓表章。
粵海咸京堪比例，蔣兇托逆漫評量。
騰歡今日新天地，澎湃潮流沸海江。

也許可以說，從這首詩中，看到柳亞子仍有舊詩人的氣質，但他在政治上的明確立場，却是難得的。正是這種態度，使詩人從大革命期間直到新中國成立，雖然經歷了激烈的風浪，並沒有動搖信心。大革命因蔣介石的叛變而失敗，中共黨員、革命人士和國民黨左派都受到屠殺和迫害。「四一二」政變後，五月八日，柳亞子曾被反動派搜捕，不獲。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在五月十五日東渡日本。次年回國，與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等結爲知交。他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分，在蔣管區中堅持民主活動，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縱使環境十分困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二年，詩人得到了毛主席領導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興奮地讚頌說：

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
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

（《懷人三截》之一）

要知道，在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能夠這樣公開地宣傳長征的偉大勝利，是十分不容易的。

抗日戰爭開始，柳亞子積極地投入了民族解放運動之

中。他在「七七事變」之後寫的一首七絕《爲人題詞集》表達了他的心聲。

慷慨悲歌又此時，詞場青兕是吾師。
裁紅量碧都無取，要鑄屠鯨剸虎辭。

一九四一年，柳亞子到了香港，對當時的抗日宣傳活動多有貢獻。在香港淪陷前，他又有詩遠懷在陝北領導抗日戰爭的毛主席。內容是：

弓劍橋陵寂不嘩，萬年枝上挺奇花。
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
杜斷房謀勞午夜，江亭丘錦各名家。
商山諸老欣能健，頭白相期奠夏華。

詩中以唐代房玄齡、杜如晦的政事，南朝梁代江淹、丘遲的詩文作比喻，當然還是書生口吻，但在舊詩詞來說，已是可以運用的最適當典故。而「粵海難忘共品茶」一句，反映了柳亞子在大革命時期和毛主席在廣州的革命友誼。解放後，毛主席有和柳亞子七律，有「飲茶粵海未能忘」之句，正是與此呼應的。

香港淪陷，柳亞子和其他愛國人士，在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協助下，脫離魔掌，間關經內地轉往桂林。成爲憾事的，是他曾有志於撰述南明史，而所搜集的史料，沒有辦法帶走，全部喪失，最爲可惜。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爲了揭露蔣介石企圖搶奪勝利果實，發動內戰，和把責任推給中共的陰謀，毛主席飛抵重慶，進行國共談判。柳亞子這時也在重慶，得見毛主席，他的歡欣鼓舞是難以言宣的。有七律一首云：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尙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這首詩題爲《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後來又在紅岩嘴再見毛主席，談論國事，歸來作詩，有「得坐光風霽月中，矜平躁釋百憂空，與君一席肺肝語，勝我十年螢雪功」之語，可見他感受之深。在這個時候，他曾向毛主席索讀作品，得睹《沁園春·雪》，立刻傳誦一時。毛主席在和柳亞子七律中所說的「索句渝州葉正黃」，就是指這一件事。柳亞子當時有《沁園春》的和作，原文是：

次韻和毛主席詠雪之作，不能盡如原意也。

廿載重逢，一闋新詞，意共雲飄。歎青梅酒滯，余懷惘惘；黃河流濁，舉世滔滔。鄰笛山陽，伯仁由我，拔

劍難平塊壘高。傷心甚，哭無傷國士，絕代妖嬈。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想襛情着意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略作一些解釋。「青梅酒滯」，用曹操青梅煮酒論英雄事。「鄰笛山陽」，晉人向秀《思舊賦序》說：「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因此「鄰笛」有感逝懷舊的意思。又《晉書・向秀傳》：「秀經山陽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乃作思舊賦。」由此可見，柳詞上闋是悼念二十年內因國民黨反動派屠殺而犧牲的烈士，許多知交、戰友都爲革命獻出了生命，有「余懷惘惘」的歎息。而柳亞子曾是國民黨員，所以又有「伯仁由我而死」的感慨。下闋指出古代詩人，如宋的蘇軾、辛棄疾，清的納蘭容若，雖以詞名，却都不及毛主席的作品遠甚，這個評價，當然不能算高。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一九四五年在重慶的作品，就不能不使人感覺到柳亞子具有勇氣和卓識，而他對毛主席的景仰，也流露筆端了。

不久之後，蔣介石悍然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進攻解放區，對蔣管區內的人民和民主人士實行法西斯式的迫害。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柳亞子自上海乘飛機至香港，在機上口占七絕四首，有句云：「又是棄家亡命日，扶餘島畔蟄龍翔。」可以見其心境。但他又是充滿勝利信心的：「百萬大軍金鼓震，江淮河漢盡壺漿。」柳亞子已經完全可以預計到解放戰爭的勝利了。

一九四九年初，全國解放在望，柳亞子在二月二十八日啓程北上，經烟台、萊陽、濰縣、青州、濟南、德州、天津至北平。當時已六十三歲，心情的喜悅可想而知。三月二十五日，柳亞子參與歡迎毛主席由石家莊到北平的行列，晚上又參與在頤和園的盛會。他懷着對毛主席的崇敬，作七律三首。其一是：

中國於今有列斯，萬家歡忭我吟詩。
華拿陳迹休懷念，希墨元兇要蕩夷。
民衆翻身從此始，工農出路更無疑。
佇看荼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

華拿指華盛頓、拿破崙，希墨自然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東征西怨」之句，是因爲解放戰爭正在進行，待解放區的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下正盼望着解放軍的到來。

新中國成立了。經歷過辛亥革命、討袁、大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柳亞子，感受是十分深刻的。一九五〇年建國一周年之際，他寫出了傳誦一時的《浣溪沙》：

十月三日之夕於懷仁堂觀西南各民族文工團、新疆文工團、吉林省延邊文工團、內蒙文工團聯合演出歌舞晚會，毛主席命填是闋，用紀大團結之盛況云爾！

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盛會喜空前！

毛主席的和詞，有「詩人興會更無前」之句。這應當是對柳亞子很大的鼓勵。但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在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到達一個新高潮的時候，柳因病去世了。郭沫若爲《柳亞子詩詞選》所作的序言中說：

他以他的詩詞鼓吹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頌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意氣風發，聲調激揚，中國的文學語言，無論雅言或常語，在他的筆下就像是雕塑家手裏的軟泥，眞是得心應手。可惜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如往年，因而他的鼓吹和歌頌也就難得和世人見面了。但是亞子先生的精神始終是憧憬着革命的，他並不因爲他的病而停止了他的關心。他是一位詩人，但不同於尋常的詩人，而是一位能夠不斷革命的詩人。這是很切當的評價。柳亞子而有知，也當拈鬚微笑罷！

註一：「同光體」是在清代同治、光緒間形成的勢力很大的詩派，以一批官吏爲主體，他們提倡學宋詩，宗蘇軾、黃庭堅。主要的作者有曾國藩、何紹基、陳三立、鄭孝胥等。

註二：伏生名勝，漢濟南人，原爲秦代博士。漢文帝時，伏勝已九十餘，傳《尚書》於晁錯，得二十八篇。鄭玄，東漢高密人，博通諸經，是當時有名的學者。

註三：趙宋建立初期，全國還未統一，浙江及江蘇南部爲吳越國。宋派陶穀往使吳越，吳越國忠懿王款待他，因他喜歡吃蟹，便羅列十餘種，自最大的「蝑蜂」起，直到最小的「蟛蚏」。陶穀看了笑道：「這眞是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了。」見《聖宋掇遺》。

註四：這裏的「馬克斯」是原文，當時大概是這樣譯的，後來才譯爲「馬克思」。

我們無罪

金依

這幾個月來，九龍深水埗的街頭，又出現了一個枯瘦的中年漢子，他一手挾着個孩子上學用的舊帆布書包，書包裏放着沉甸甸的鐵工具，另一手拖着個十歲左右的瘦小男孩子，沿街叫喊：

「修整水喉！」

別看他枯瘦，聲音倒是夠宏亮的，三樓四樓，保險可以聽到——怎麼可以聽不到呢？聽不到，誰叫他修理水喉呢？

而且，他叫得很頻密，幾乎是走兩三步就叫一聲，向左邊叫了一聲，又向右邊叫一聲，走幾步，便停下來叫，然後歇一歇，聽聽樓上的反應，却不敢停太久，沒有反應時，他馬上又叫：「修整水喉！」

他拖着孩子，孩子已經走得很疲，常常停下來東張西望，看那叮叮噹噹的雪糕車，看那發散着誘人食慾香味的鹵水牛雜檔，中年漢子邊叫喊着，邊吃力地拖着孩子走，像拖一條別扭的小牛。

這中年漢子，叫做李義，他十多歲幹水喉這一行，到現在，至少也有三十多年了。在建築業旺盛的時候，也是他盛年的時候，深水埗這一帶的地盤，那些高樓大厦的混凝土裏，多有他的汗水滲透着。他對那些樓宇的水喉和渠道，是那麼的熟悉，因此，即使發生最煩難的問題，找他修理，他敢保證比誰都更有把握。

當然，不是他經手的樓宇，他也一樣有把握，他積

李義拖着小兒子阿根，沿街叫喊："修整水喉"！但是，阿根已走得很疲乏了。

三十多年的經驗，已經是一個極熟練的水喉匠了，水喉渠道的脾性，他比什麼都清楚。

但是，他叫喊着，每喊一聲，喉頭便像針刺那樣的痛，而他所熟悉的大樓，常常都沒有反應。

他拖着的，是他小兒子阿根。

阿根已經走得很疲乏，實在也難爲他，他那麼瘦小，一天一天這樣穿街過巷的走。

幾個月前，見過李義的人，只看見他自己沿街叫喊，喊了不久，就不見了他，聽不見他「修整水喉」的叫喊。恰巧那時候水喉壞了，或塞了坑渠的主婦，也在奇怪：「那麼巧，不用修理時他天天過路，該修理時他又不來。」豈料不見了幾個月，他又出現，而且多了一個孩子。

誰知道，這幾個月的李義，他日子是怎麼過的？

但要說清楚他這幾個月來的坎坷，還得從更長一些的日子講起。

要說更長，也不用長到哪裏去，就一年左右吧。

這一年，李義一家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他們辦了一件「喜事」，那是從深水埗的舊樓房中遷出，搬到新建好的梨木樹邨，那是「甲類公共樓宇」，也就是叫做「廉租屋」，月租一百多元。

住的地方比以前雅潔一些，而且是「一家一主」，不用跟衆多的同居擠迫磨擦，他遷出之日，同樓的人們恭賀他說：

「義叔，你等於中馬票了！」

李義一家都高興，七十二歲的老母親，特別歡喜的是有一個自己使用的「廚房」——實際上是騎樓一角；孩子們也歡呼着屋外曠地之多。只有李義夫婦和弟弟李暖，他們都去開工，一出一入，路途難免是隔涉一些了。

但這却是長期打算，做人家的三房客，終非久計，雖然租金比他們住久了的「騎樓房」要貴三數十元，而住地却稍爲寬敞一些，因此他們是歡天喜地的「入伙」了。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這是李義老母親的話，就在他們入伙不久，首先是義嫂做工的塑膠廠停了工。

那工廠在大角咀，義嫂天天由梨木樹搭車去開工，就在他們新屋入伙沒多久，那工廠生意就淡了，由做半天到做三幾個鐘頭，還是邊做邊等，她們是件工，幾乎連車錢都做不夠，後來東主索性宣佈停工。

「沒有訂單，沒法啦！」老板對她們說：「將來有工開，便通知你們回來吧。」

義嫂自己也想：「路那麼遠，沒得做也算了。到葵涌

或荃灣找一找，那邊就近，又是工業區，我何必天天到大角咀開工？」

可是，一淡百淡，停工的塑膠廠，也不止大角咀那一家。就算別的工廠，也很難落人了。

義嫂首先失業了。

接着，輪到李義。

李義開工的機會，也一日比一日少了。

搬入梨木樹，他自己動手裝修，簡單的間格好一個房間，買些膠地板自己動手貼好，洗碗盆更不用說是自己做，駁好去水喉，在他來說是「小兒科」。這樣弄了幾天，再出去開工時，已經發覺地盤雖多，而動工則少，他好不容易才開幾日工，又歇下來了。

入伙頭一個月，他還可開十工八工，第二個月，就只開幾工，雖然每開一工都有幾十元，但他現在要交一百多元租，還要交通費，日常固定的開支更不用說了。

還好弟弟李暖，是個小型巴士司機，他幹這一行，也有一年多了。

有人說，做小巴這幾年很「發」，但李暖並沒有「發」，他還是每天租車，付車租，入油。天天做一更車，得一份工錢，全都交了給老母親。

李家由老母親當家。昔日，李義夫妻的工錢，加上李暖一部份，也夠開支了。老母親替李暖把餘錢儲蓄起來，做一筆「老婆本」——李暖還是沒結婚呢。雖然對象還沒有，但將來總得結婚，結婚也總得有個錢。

但此刻，李義夫妻沒什麼錢拿回家了，李暖的錢再也不能當作積蓄，連以前的積蓄也得拿出來貼補了。

老母親怎麼也想不到，一年多辛辛苦苦的積蓄，貼補起來那麼不濟事，原來物價貴了，「銀紙不值錢了」。

老母親私下對李暖說：「這樣下去，你的老婆本積不成了。唉，你哥哥家一籮牙，他夫妻倆又沒工開！」

「誰叫你替我積蓄的？」李暖笑道：「我還沒個女朋友，急什麼？我跟哥從來沒計較，分什麼我的他的？我沒工開時也是吃哥嫂的，現在他們沒工開我能不管？一家人嘛！」

「你知道這樣想就好。」老母親說：「我只担心你娶不成老婆！」

「你少担心好了！」李暖道：「我自有打算。」

「人家都說，做小巴很發，爲什麼你只得一份工？」老母親問：「難道你做不過人家？」

「我要做時，怎麼做不過人家？」李暖道：「媽你不

知道，現在很難做，禁區多，罰例多，冒險爭客的就多了，搵食艱難呵，所以各類車輛之中，交通意外，我們小巴最多……」

「那你就不要跟人家爭了！」老母親忙說。

「我從來不去爭的！」

李暖雖然也是個熟練司機了，他駕駛過小型貨車，也駕駛過工廠的客貨兩用車，由二十多歲到今天三十多歲，有十多年駕駛經驗，憑他駕駛技術和路上經驗，他要「爭食」的話，怎會沒有條件呢？但他是個很老實的人，他想，自己負担不重，一家生活過得去就算了，讓負担重的行家們多找幾個錢吧！

因此，他不止不爭客，有時還讓客，他兜了兩三個客，見前面車子還要等兩三個，死賴着不開車，他就叫自己的客「過車」，自己多兜一圈，或多等一會。熟悉的說：「你眞是個傻瓜！」他笑笑也算了。

因此，他不能「發」，該賺的錢也沒人家多。

儘管如此，他還是常常要吃「牛肉乾」。

一天，李義在路上看見一輛交通警的「鐵馬」攔住一輛小巴，交通警察很不耐煩地伸着手，向司機要牌簿，司機苦苦求情，警察却扳着鐵一樣的面孔，只會說：「拿牌簿來！」像他所騎的「鐵馬」一樣，完全是副機器。司機終於給抄了牌，這個司機，就是他的弟弟李暖。

做哥哥的知道，弟弟又要白做一兩天，還要抽時間上法庭。

總不能只讓弟弟担起這個家，李義只有一個辦法，用孩子們的舊書包，盛着幾件工具，到他熟悉的深水埗一帶，沿街叫嚷：「修整水喉！」

這就是幾個月前的事。

但他只在那些街道上叫喊了一個短時期，又失去蹤跡了，直到他再帶着小兒子出現，這之間，他發生什麼事呢？有工開了嗎？

沒有！這幾個月，夠他受的！

在李義沿街叫喊：「修理水喉」的時候。

一個晚上，李暖的一個同業——小巴司機忽忽來告訴他：「你弟弟進醫院去了！」

「怎麼？交通失事？」

「不，給客人打了一頓，眼睛看不見了！」

「是打劫嗎？」

「不是打劫，是遇了惡人。你到醫院看看吧！」

李義趕到醫院，只見弟弟眼睛是好的，但他看不見東

西，臉有瘀傷，神情悲痛。

醫生說，他受了震盪，視網膜脫離，怕會從此失明了。

唉，好端端的，怎會這樣呢？

李暖是個好司機，他既不爭客，又不跟人爭執，怎會被惡人打成這樣？

原來這一晚，他載客到了一條旺盛馬路，兩個客人突然說要下車。

「先生，這裏是禁區。」李暖說：「前一點吧，勞煩兩位走幾步。」

「叫你停車就停車！」那兩個說：「這裏不是禁區，你看，人家對面馬路也在上落客。」

「對面馬路確不是禁區。」李暖道：「這邊却是禁區，眞沒辦法呀！」

「剛剛我還看見有小巴在這邊落客。」那兩個又說：「偏你不落客的？」

「剛剛你看見有人落客那一段不是禁區，這段可是禁區呀。」李暖還是耐心解釋：「現在禁區越來越多，把馬路變成斷截禾蟲一樣，一不小心，就會給抄牌呀！我們實在難做。二位請原諒原諒，自己走幾步。」

「還說呢，你停不停車？」

「你知我們是什麼人？」

「好了，這裏下車吧！」李暖只好把車子轉到橫街，讓他們下車。

「調頭，把我們送回剛才要下車的地方！」那兩個傢伙露出兇相：「媽的，這麼不給面子！」

「先生，這一調頭，要走很遠才能再調頭回到這邊。」李暖懇求：「我車上還有許多客——」

「是呀，我們都趕時間。」車上的客人都說。

「你存心整蠱我們，下來！」一個跳下車，拉開車門，把李暖揪下來。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李暖掙扎着，但另一個也趕到了，四隻拳頭，雨點一般落在李暖頭上、身上。車上的人客紛紛跑掉。兇徒出了氣，也走了。

李暖倒在街頭，被行家發覺，送去醫院，睜着眼，看不見東西。

「早該放他們下車。」李暖向哥哥說：「平時在禁區，只要安全，沒有差人，我冒點險，也盡量方便人客的。只是最近管得緊，拚命抄牌，這個月未過，我已經接了三張告票，想你跟阿嫂又失業，我不願再多接一張告票，這才開罪了他們兩個。想不到，現在變成了殘廢！」

李義無言可慰，老母親知道這件事，成爲痴痴呆呆，只會說：「他還沒有娶親，他還沒有娶親呀！」

李義天天挾着個工具包，在街上叫喊，二十多斤重的工具包，現在像有一担重。

好多時一天不發市，有時換換水喉膠皮，通一截塞了的渠管，也只得三元五塊。

一次，他去通一個塞掉的屎渠，在大廈跑上跑下，又把手伸進滿是糞溺的厠盆裏，弄得一身臭屎，拖出了一條毛巾。

「那麼辛苦，多少錢呵！」好心的太太問。

「二——二十元吧。」李義試探着，他想，還沒有半工的時間，怕多要了，人家不給。

「那麼便宜！」太太歡呼：「那水電公司來看過，要二百元，還要拆掉厠盆，還是你成，二十元，拿去！」

李義接過二十元，他沒有後悔要得少。

他是個老實人，他想：「這點工夫，也要人家二百元，搶麼？」

「唉，做得一身都臭了呵！」那太太抱歉地。

「我們這一行，是這樣的了，」李義說：「以後多關照吧。」

「呵，我不想塞第二次屎渠了。」太太笑着送他出門。

二十元，這已經是李義上街以來最大的生意了。還馬上要回家冲凉，換衣服。不敢搭車，怕人嫌他臭，從深水埗走，穿過山，穿過水塘引水道，走回梨木樹。

義嫂要侍奉痴呆了的家姑，給醫院裏的盲眼小叔送湯送水，更不能去做工了。

李義不能靠上街叫喊修水喉去維持這個家了。

特別是一次，一個女人叫他上樓，却又遲疑着不敢開門給他。

「你那麼多傢生的？」女人警惕地看着他。

「都是修水喉的工具呀！」李義打開袋子。

「呵，算了。」那女人道：「家裏都是女人孩子，等有男人回家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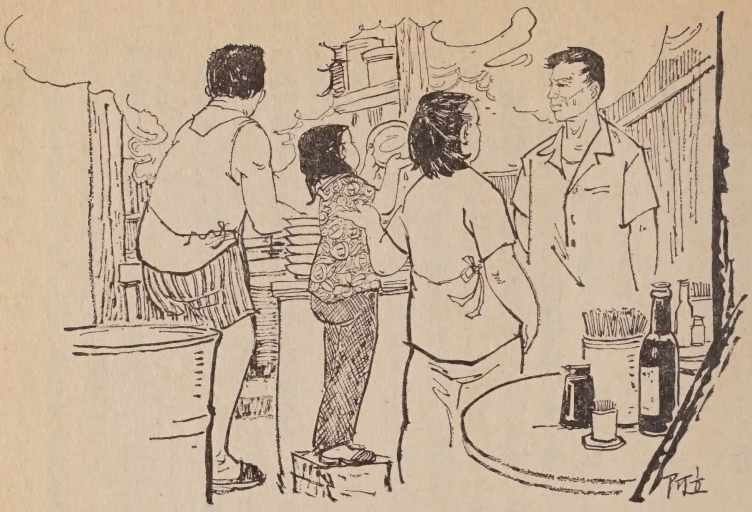
「師奶，我不是賊！」

「不是說你是賊。」那女人道：「只是我不敢開門，對不起，你晚上來吧。」

李義不想放棄那生意，特地晚上再去，却說：「已經叫別人修好了。」

李義想：這也許是沿街叫喊生意少的原因之一吧。

他只有放棄他的老本行，去找一個老街坊，開大牌檔



楊嫂說：“不是沒有伙計，是請不起，只有叫孩子們幫手，減輕一下皮費，真對不起。”

的楊嫂。他知道楊嫂的伙計很流動，也許暫時可以容身。

這一天早上，他到楊嫂的大牌檔，看見楊嫂很忙碌，丈夫在企檔賣粥，楊嫂和年老的家翁在送粥，送猪腸粉，收錢，她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也在幫着收碗，叫喊客人點吃的東西，女兒——約莫也是十歲左右，長得比他的阿根還要烝瘦，高高的站着，凑着大木盆正在洗碗。

「可巧。」李義想：「她的伙計們都跑了，一定用得着我了。」

「楊嫂，」李義喊：「請伙計麽？我來打雜，好不好？」

「笑話啦！」楊嫂道：「堂堂大師傅，來打雜！」

「眞的。」李義道：「隨便你給多少人工。」他把近況簡單說了，又說：「反正你沒有伙計，要公子千金自己動手……」

「義叔！別說什麽公子千金了，」楊嫂道：「不是沒有伙計，是請不起呀，孩子都唸下午班，只有叫他們早上幫幫忙，減輕一下皮費，才撐得下去呀！我這檔口是租來做的，上個月起加了租。近來告票又多又密，告我桌椅阻街，每次都罰一百幾十元，只有老老幼幼自己動手。眞是對不起。如果環境好，你來幫手我倒是求之不得呢！」

李義十分失望，心裏十分難過，但還是陪着笑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義叔，打工究竟收入有限，而且現在也不易找到工做。」楊嫂說：「你何不去做做小販！」

「做小販！我不內行呀，」李義說：「而且，我現在，何來本錢呢？」

「這樣吧，我有個親戚在菓欄裏做，我介紹你去找他。」楊嫂道：「我雖然沒辦法招呼你，借多少本錢給你可以做到，你拿這一百元，去買幾箱生菓賣吧，賺得錢，再來還我。」

李義接過楊嫂一百元，稱謝不迭。

他找到楊嫂的親戚，這位菓欄伙計倒也熱情，教他買兩箱橙，一箱蘋果，都是易賣有利錢的，還教他分大小，定價錢。知道他處境困難，還叫一個相熟的女小販讓一輛多餘的木頭車給他。他到深水埗領了這輛破爛的木頭車，略加修理，洗刷。女小販又教他擺好生菓，教他到什麼地方擺檔，怎樣派鬼錢，都講清楚了，還送給他一個舊口袋，掛在身上，作收錢找贖之用。

李義滿心感激，他說：「我遇了你們，眞是絕處逢生了。」

女小販說：「我丈夫也是做三行的，跌傷了，半身不遂，躺在家裏，我還有大大小小四個兒女，不是靠街坊工友幫助，我們一家都沒法活下去呢！只不能長期靠人，長貧難顧，還得自力更生呢！不過做小販這一行也不易，走鬼就走死人，走不及，拉了去，現在罰得很重，動不動六七十元哩。」

李義戰戰兢兢，把木頭車推到戲院附近，賣一天，走了幾次鬼，貨物賣了一半有多，算起來可以賺些錢。收工就把賣剩的貨物和車子寄在楊嫂處。楊嫂又多借五十元給他。

第二天，他又去添了一箱橙，一箱蘋果，又把車子推到戲院附近，正要擺開，不知那裏的猪籠車，跳下一羣差人，不由分說就抓住他，把他的生果搬上車去。

「我還未開檔——」李義掙扎着。

沒人理睬他。

「一百元担保！」到了差館，當值的警官說：「明天上午九點鐘，到裁判署候審！」

「我坐牢吧，我不願罰錢！」李義說：「我的錢是借朋友的，我……」

沒人理睬他，却有人在他掛着的口袋裏，身上的各口袋裏搜，搜出了楊嫂借他的五十元，和其他零零星星的十多元。

「你叫人再拿四十元來保你！」

「我寧願坐牢，我沒有——」

「電話在那邊！」

「打吧，這規矩你也不懂，撈什麼街邊？趕快保了出去，做生意要緊！」有人做好做歹。

李義只得打電話給楊嫂，楊嫂帶了錢來贖他。

「楊嫂，眞對不起。」李義歉然：「我原願意坐牢的，但是，他們——」

「他們只是要錢。」楊嫂道：「明天你還要上法庭呢，你一定要認罪，看他們罰你多少吧，不認罪時，可又得押候，可麻煩哩！」

「楊嫂，我借你的錢——」

「慢慢再說吧。只是我沒法再借給你了，你自己要另想辦法。」

李義去找自己的舊工友，又到小巴站頭去找李暖的舊工友。

他老着臉皮，伸手求借，去做本錢。

他上法庭，「認」了「罪」，給罰了六十元，發還四十，湊合着借來的一些，改換了個地點，就在新邨車站附近，擺起檔來。

不幾天，來了「黃帽子」，要「整潔市容」，這次更糟，連貨都搶去，沒收了。

他受到警告，如果再在這區域裏擺賣，他住的房子也要收回。

他又一次「認罪」，給罰了錢。

此刻，他已不名分文，一身錢債。

孩子們都停了學，大的一個十四歲，老工友介紹去做車房學徒，每月六十元，吃兩頓飯。

第二個十二歲，楊嫂勉强收留了，李義說：「別給工錢了，當我還債給你。」

第三個，阿根，十歲，又奀瘦，不知做什麼好。

李義再也沒有信心做小販，他唯一的辦法，只是再挾起他的工具包，沿街叫喊。

他帶了阿根，是吸取上一次的教訓，有個孩子在身旁，叫他修理的人可能比較放心讓他上樓入屋。另一方面，也教教阿根，讓阿根幫一些小忙。

「修整水喉！」李義向一幢幢淌過他汗水的大廈喊叫。他心裏想着：「我還能做工，我要維持我一家的生活，我什麼工作都願意做，但是，爲什麼沒有工給我做呢？」

「爸爸，沒工做，回去吧！」阿根實在太疲倦了。

「阿根，還不能回去。」李義說：「連車錢都沒有着落呢！」

「爸爸，你爲什麼沒工做呢？」阿根只是問：「爲什麼又不賣東西呀？」

「賣東西？」李義帶着悲憤：「借來的錢都罰光了，每次都要我認罪，罰錢！」

「爸爸，你有什麼罪呀？」阿根茫然：「叔叔又有什麼罪呀？爲什麼老是要認罪？」

「我們無罪！」李義高聲喊道：「阿根，你看，這些高樓大厦，都是我們有份蓋起來的，我們只要做工，要吃飯，要養兒活女，我們有什麼罪？他們老是要我們認罪，把我們的血汗錢都拿去了，讓我們欠下一身錢債。阿根，你看，誰有罪？有罪的不是我們！」

行人驚異地看着他，但誰知道他喊什麼呢？誰知道他爲什麼叫喊呢？

但在這裏，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這個李義，那個李義。

我們隨時都可以聽見他們的呼喊：「我們無罪！」

阿立插圖

"布克小說獎金"繼續頒發

秦教

在英國頒發文學獎金金額最高（五千英鎊）的「布克小說獎金」（Booker Prize for Fiction）是七年前設立的。作爲贊助者的國際食品公司「布克麥康納爾公司」（Booker Mcconnell Ltd）自從印行和經營好多包括伊恩·弗萊敏（Ian Fleming）和阿卡達·克里斯泰（Agatha christie）這些名作家在內的作品以來賺取了一筆數目可觀的利潤。

過去七年來獲得該項文學獎金的作家有：納丁·戈迪梅爾（Nadine Gordimer）、斯坦利·米德爾頓（Stanley Middleton）、J. G. 法雷爾（J. G. Farrell）、V. S. 奈保羅（V. S. Naipaul）和伯尼斯·魯賓斯（Bernice Rubens）等。

可是七年以來，頒發這項獎金的當事人也遭到人們的不少評議。一九七二年約翰·伯杰（John Berger）領到獎金後宣佈他將撥出獎金的一半作爲支持反對「布克麥康納爾公司」剝削加勒比國家的運動。曾有人揣測該公司將因而在今年十一月底屆滿七年期限時取消該文學獎金。今年春，由於英國經濟日趨惡化，又有人猜想該公司可能會停止頒發該項獎金。結果該公司宣佈仍將在今後七年內繼續頒發文學獎金。

如今該獎金雖至少還會繼續頒發到一九八二年，但作家和出版商對該公司的一些做法也頗有意見，特別是它要求新的小說的印就發行都必須集中在每年秋季這一點。

外國文訊

這不過是死神

謝君誼

辛勞了一天，寶玉躺在床上，徐徐入夢了。

人家說「天上人間齊煎迫」。現實已夠冷酷了，夢也不饒人，它也是現實的重複呀。就算是美夢又如何？好夢由來最易醒啊。

寶玉在矇矇矓矓之中，只見一個男子向她迎面而來。那人漸漸走近了，才看清他睜眉突眼，肚滿腸肥。正是雖

無過分，面目可憎。他的可憎不在他那醜惡的五官，而是他那副不可一世的驕橫樣子。

「你是誰？你來這裏做什麼？」寶玉喝住他。

「我嘛，我是死神。」他的聲音又響又亮，床也似乎讓他的聲音震撼着。

「死神？」寶玉驟吃一驚，他們雖素未謀面，但「死」的大名，在人世間，早已如雷貫耳了。

「不錯。我是死神。我肚子餓了。要拿你們做點心。我本來可以喜歡吃那個就那個。但今天，我的心情好，大發慈悲，先問問你的意見。唔？這裏的人，你喜歡我吃哪一個？」

寶玉隨他的指頭望去，「這裏的人」全是她的親人——丈夫和孩子。

「你喜歡我吃哪一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徵求意見」嗎？

寶玉有點顫慄，她默不做聲。

「讓我拿主意，就吃這一個吧。」寶玉隨他的手指望去，天！他要吃的竟是自己的丈夫，一個同自己相依了小半輩子的親人。

歲月無情，時間消逝得多麼快啊。還記得十多年前，兩人都那樣年輕，年輕並不代表着無憂無慮。兩人都是在饑寒中長大的窮家孩子，都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那時候丈夫榮是一間士多商店的小夥計。他像電鐘上的秒針，沒有一刻空閒，他試過在烈日下來回奔跑了六十遍，送貨。光是走石級和陡坡也使人吃不消了，何況還「身負重任」——馱着貨物。

他們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是那樣平凡。但又那樣眞實。婚後，榮更勞碌了。他辛勞了半生，得了什麼呢？只是一身病症：氣管炎、胃病、風濕……還有，夠了。

爲了環境，他只能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脚？她向丈夫的脚望去，那隻脚又紅又腫，貼着狗皮膏。是的，他的風濕病又發作了，痛得不能動彈，痛得忍不住在牙縫裏發出呻吟。此刻，也許醫生的藥發生了效力，也許太疲倦了，他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十多年前，自己伏在他懷中，倚靠他，信賴他，而至付托終身。他也盡了人夫人父的責任。

而今天，他却要「倚賴」她了。這「倚賴」只不過是她把他當做兒子一般照顧和關懷。不是嗎？她對他的關心，都在那瞪眼和嗔罵中。

「夫婦之道」就是這樣，誰說「夫婦之道苦矣」呢？

她不明白爲什麼有「怨偶」的事，爲夫爲婦者，將心比己，多爲對方想一些，那麼二人世界中，就會平添許多溫馨。

寶玉又怎會讓他充作死神的點心呢？她又搖手又搖頭的叫道：「不！不成，你不可以吃他。」

「那麼，他吧。」死神用下巴朝向着她的大兒子。

她深情地望着她的寶貝。是的，十三歲了。已是一個少年，長得比自己還高了。他的頭髮又濃又黑，像潑墨一般。還記得他出生的時候，小頭顱眞是一毛不拔的，因爲拔無可拔啊。只有稀稀疏疏的茸毛，和賴痢頭差不多。初爲人母的她有點担心，兒子將來能不能長頭髮。

很快的，兒子的頭髮，又濃又密。她若有所憾心實喜之地自言自語：「付你這小傢伴的理髮錢，使媽媽更窮了。」丈夫就會「嘲笑」她當初的白担心。

好像兒子還把她的背作床，還在吮吸她的奶，但是他已經比自己更高了。他有點笨，讀書成績也欠佳。但他忠厚老實，他還在父母的蔭護下，沒經過生活風雨的洗禮。他未來的日子還很長，她怎能讓兒子做死神的點心？不是太無辜了嗎？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不！不！」她大叫起來。

「那麼，這個吧。」死神又指向她的女兒。

女兒睡得很香，濃濃的頭髮蓋着她的小臉，但蓋不住她甜甜的笑靨。這笑會使她忘憂，眞的，女兒是她的忘憂草。

她溺愛女兒，她是獨生女是一個因素。主要是她孕育着她的時候，寶玉曾經做過「劊子手」，吃了許多墮胎藥。去黑市醫生那裏打過針，但是女兒還是頑强地撐大着她的肚子。

寶玉又急又怕，她不知道怎麼辦？她並不怕生產時陣陣痛楚，也不是討厭孩子。環境的惡劣，使人實在「妙」不起來。

做墮胎手術嗎？拿不出錢。

女兒出生了，特別弱，特別怕冷。她就內疚自己吃墮胎藥太多了。所以她對女兒特別姑息。

小女兒是任性的，潑賴的。很像當年「强佔肚子」的倔强。她甚至很少哭，給責備的時候，只是一臉的不服氣。寶玉想，這個臭脾氣和自己是一模一樣。

她決不肯讓女兒做死神的點心。她肯定地說：「這一個也不可以，」

「那麼，只有這個小不點兒了，又瘦又小的。」死神不滿意地，想去抓寶玉的小兒子。却給寶玉挺身而出擋住

了：「你也不可以吃他。」

「爲什麼？」死神怒吼了。

爲什麼？這個告訴死神又有什麼用？他是不會明白的，就算明白又怎樣？

小兒子是「不速之客」，他的來臨，使寶玉徬徨和痛苦。但是吸取了上次的經驗教訓，再不肯胡亂吃墮胎藥了。「既來之，則安之。」還是勇敢地面對現實吧。就這樣，這個小家庭成了五口之家。

小兒子是瘦小的，但却是精靈的。有點小聰明，自信心也很强。有一次段考，英文默書在成績表上畫上了紅字，只得五十五分。母親問他：「你是懶惰還是粗心？」他說：「媽媽，你看我下一次段考的成績吧。」

下一次段考，他的英文默書是九十五分。對一個才八歲的孩子，母親還有什麼話說呢？

小兒子是家中的寵兒，哥哥姊姊都讓他一點點。他也沒有恃寵生驕，算起來，他還是個乖孩子哪。

早幾年，寶玉爲了工作，經常用布條把這孩子綁在家裏，有時又把他塞去托兒所，對他親近的時間不是很多。所以對這小兒子，她一向總帶一點歉疚的心情。

而此刻，能讓他做死神的點心嗎？是萬萬不能的。

寶玉和死神僵持了一會。死神陰惻惻地笑了起來：「我已經餓了。我已經再沒有什麼同情心了，我只有吃你。」

「吃我？」寶玉驟吃一驚。

「呀！拿他們來交換你。公平得很嘛。」

什麼？拿他們「交換」？他們根本是自己的親人，不是你死神所有的呀。眞是强詞奪理。寶玉氣得話也說不出來了。

「別阻時間了。」

「哦？」

爲什麼自己要讓他吃掉呢？就憑「死神」二字？「道理」就像富者欺貧一樣？

這個家不能缺少自己。不要說孩子們還小，需要自己照顧，不要說家裏的經濟需要自己承担，就是感情上也難以割捨啊。

自己這半生做過什麼壞事，要非死不可呢？沒有。自己這半輩子勤勤懇懇的工作，不要說沒有做過壞事，還要挺直腰板去面對生活的橫逆、生活的風雨。

起早摸黑的工作，所得的成果，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但是，還是對生活充滿信心。因爲寶玉深信，這樣的社會制度一定會變。目前，雖然是金錢和權勢說話的世界，但這些阻擋不了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

就憑「死神」二字就要吞滅自己？沒那麼容易的事。束手就擒，是懦夫的事。寶玉決不甘於如此。

「你憑什麼要吃我？」寶玉疾言厲色的面對强敵。

「哈哈！哈哈！你這樣問不是太天眞了嗎？幾千年來，我、財富、權勢三兄弟操縱了整個人類，你們的喜怒哀樂全在我們掌握之中。沒有誰來問過我這問題。我也不許人問。不過，我一向無聲無息的吃掉了人，覺得厭煩了。所以今晚才口齒囉嗦地多問你幾聲。你眞是不知好歹。」

「你爲什麼不吃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呢？他們也該死了。」

「他們嗎？他們有我兄弟給的金錢和權勢，是我兄弟的化身。吃他們不是自相殘殺嗎？你好天眞。哈！哈！」

「哼！你們也作惡得太久了。我一不要財富，二不畏權勢，也不怕你死神。你別以爲你巨大，你養尊處優慣了，不勞而獲慣了。你已經是外强中乾了。我不會打不過你。就算我打不過你，流血而死，也勝於束手待斃。來吧，死神。」

死神吃驚了，他登、登、登的後退了幾步。從來沒有人對他這樣無禮。他於是嚎叫一聲。

房子裏搖幌了兩下。死神微吃一驚。他以爲他的叫聲可以震塌這屋子的。原來自己眞是老朽了？

寶玉打他。拳頭落在他身上，像打鼓。他不痛也不癢。她咬他，但是一點皮肉的傷對他又有什麼大礙呢？她必需咬斷他的喉嚨，但是他是那麼高大，她是力有不逮了。眞的，一個人的力量是太小了。她要喚醒親人和衆多的受害者，一起來做這事。要智取還要力敵，就需要有團結的力量。

她張開喉嚨想喊叫，死神一急，用巨手掩着她的嘴吧，她掙扎，掙扎……醒了。混身濕透，冷汗涔涔而下。

她環顧四周，丈夫和孩子都睡得安詳。死神呢？他隱蔽去了。壞的東西，總是不敢面對清醒和勇敢的眼睛的。

寶玉笑了起來，她對生活的信心更富足了。

橋與畫

果夏

朋友從日本寄來一張明信片，照片背景是一座跨河而過的木橋，它的名字叫「錦帶橋」。這個橋名，大概跟橋畔開得正歡的櫻花有關，看那燦如雲霞的櫻花掩蓋着橋沿，這時看橋，像是一條鑲上彩虹的錦帶。

朋友爲了照顧我對錦帶橋有更多一些認識，另外還寄給我一幅夜幕低垂所見的錦帶橋，在綠色燈光映照下，夜色更爲迷人，橋體像是用翡翠雕成的，看起來又像一條晶瑩透明的拱形碧玉帶。

錦帶橋座落在日本岩國市的錦川河上，是日本人民在三百年前仿照中國杭州西湖蘇堤上的拱橋修建的一座五拱木橋，建橋時曾得到當時在岩國的中國高僧戴曼公獨立禪

師的幫助。當地人民把錦帶橋看作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見證。近年在錦川河畔建立了一座紀念碑。可以看出，這座錦帶橋在爲日中兩國文化和傳統友誼開拓出一條更廣闊的道路。

到杭州西湖遊覽的人，如果在桃花季節沿蘇堤漫步，會使人想起「西湖景緻六條橋，一枝楊柳一枝桃」這兩句杭州民歌；這時面對「六橋烟柳」，印象會更加深刻。再看座落在錦川河上的錦帶橋，雖然沒有出現「六橋萬柳千桃樹」的同一景色，但在同一詩篇有句「鏡裏分明錦障懸」的描述，却是頗相接近的，因爲那爲璀璨的「枝垂櫻」掩蓋着的橋身，會使人體會出「錦障懸」的優美意境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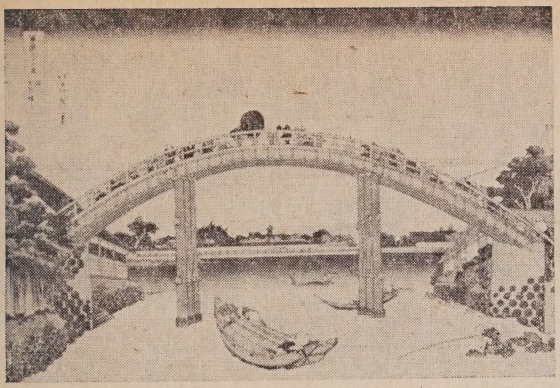
三百年來，錦川河依然長流，河兩岸的山巒依然常青，每年春天櫻花依然以她的燦爛爲這座五拱木橋裝點得分外優美。日本人民在三百年前仿照中國杭州西湖蘇堤上的拱橋修建的五拱木橋，它的形體跟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這六條橋同樣古樸美觀。讀蘇軾的「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的詩句，我曾設想，在蘇堤漫步，如果從詩句意境作出聯想，眼界會更加開濶；看到這橫絕天漢上的六橋，不僅把北山與南屏貫通，

（一之勝名國市岩本日）　橋帶錦的上河川錦

由於視域擴大，還看到西湖水跟岩國市的錦川河在交流。

西湖白堤，還有貫通外湖和裏湖的斷橋和錦帶橋，這兩條橋同樣是拱橋形體。從斷橋向西走不遠便是錦帶橋，這白堤上的錦帶橋，跟岩國市的錦帶橋是同名，不難想到這兩座橋同文的另一相連關係。

在中日兩國美術作品上，從讀過有關描寫拱橋的畫幅，著名的就有宋代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畫中描繪的橫跨汴河構造精巧的木拱橋——虹橋，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建橋工程上的一項偉大成就。這是一座無柱的飛橋，因此另有名字叫「虹梁」和「飛梁」，顧名思義，那如虹如飛的形象，正好是拱橋應有的形象，也是拱橋應有的氣勢。



葛飾北齋　深川萬年下橋

在「西湖佳話」一書中，附有光緒壬辰本的西湖全景，是白描綫條繪寫的筆觸精致的插圖。畫面把西湖風景完美地概括出來。在湖上城郭臺榭之間，小橋湖堤之畔，種上綠柳、紅桃、芙蓉與水天互相輝映，這時放眼畫中山灣水曲之間的六橋，再一次引起我要多看一眼明信片上的錦帶橋，覺得它同樣具有「虹梁」和「飛梁」的形象和氣勢，這錦帶橋同樣橫絕天漢上，跟蘇堤上的六橋，有它們共同的特點與特色。

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著名的「富嶽三十六景」一共四十六幅作品中，有兩幅就是描寫木拱橋的作品，題爲「深川萬年橋下」和「從御厩川岸看兩國橋夕陽」；出現在這兩幅作品中的木拱橋，都是有支柱的，可沒有失去拱橋那種「飛梁」的氣勢。看畫便會想到橫跨汴河的虹橋，會想到橫絕天漢的蘇堤六橋，因爲這些橋梁和岩國市的錦帶橋同屬形體相同的拱橋。

日本的鎌倉時代，出現各種各樣的新佛教派別，當時爲了使人信奉各

派新佛教，畫家經常繪畫各種不同派別的佛教始創人的佛像和畫傳；如吉光繪的「法然上人畫傳」，圓伊繪的「一遍上人畫傳」，都是在當時神社、佛閣開設畫院，請畫師創作的佛像、佛畫。在佛畫中，看出作品保留着宋、元的繪畫風格。

圓伊繪的「一遍上人畫傳」，是描寫一遍上人的行狀傳記。從畫卷（部份）看，鎌倉時代的繪畫，就是受到北宋畫風影響的。畫中出現的一座木拱橋，也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北宋的建築風格，這是從拱橋建築而言。當然，在建築技術上，很早就有仿唐代建築的佛寺，那是今天依然矗立在奈良的唐招提寺。但從日本古代畫家圓伊的佛教畫傳中，看到了拱橋，這比之三百年前日本人民仿照中國杭州西湖蘇堤上的拱橋修建的錦川河上的五拱木橋——錦帶橋，又提早了幾百年。

從中日兩國傳統繪畫上，從現存的古代建築中，不難看到兩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修建橋梁上付出的智慧與勞力，橋體建築結構不僅嚴謹精巧；在布局上，自然風光與建築物也相適應、調和。橋名錦帶、映波、虹梁，並非虛有其名，倒能充份表現出優美形象。從優美形象出發，很容易使人從錦帶想到另外一條友誼的紐帶。

圓伊　一遍上人畫傳（部份）

古代阿拉伯詩人安泰

蒲青

阿拉伯文學是具有悠久歷史的一種複雜的文學，隨着阿拉伯人地域的擴展，它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學特點，在中東和非洲的廣大地區旺盛發展。阿拉伯語言在中世紀被視爲「東方的拉丁語」，可以想知它已成爲一種獨特的國際性語言。古代阿拉伯文學最引人注目的是民間叙事詩「安泰傳奇」（Story of Antar）也有稱之爲「安塔拉傳奇」（Story of Antara）者。它是世界文學的瑰寶。

這一寶貴的民間叙事詩根據近年學者考據，認爲是第九世紀的阿拉伯文學家阿爾阿斯瑪依（al-Asma'i）所著，事實上阿爾阿斯瑪依只是這部長詩的加工者，他收集了兩百多年來民間藝人口傳的故事，加以整理編寫，完成這部不朽的長詩。歐洲只是在十九世紀末才接觸到這首長詩，

特別是法國的學者開始研究它。這部「安泰傳奇」中所描寫的一個捍衛民族不受外族侵犯的英雄人物，原來是一個黑人女奴的兒子。「傳奇」賦予他以不同尋常的神勇色彩，把他寫成一個維護弱者的理想人物。俄國音樂家李姆斯基—柯薩可夫就曾用這一題材寫作了交響樂「安塔拉」。

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非洲人在中東的影響變得更爲明顯，「安泰傳奇」正說明了這種影響，因爲伊斯蘭教大征伐是由七世紀開始的，此後阿拉伯人就在伊拉克、埃及、敘利亞及中東各國定居下來，但是阿拉伯民族並沒有忘却他們過去粗獷的游牧生涯，對於過去那種黃沙遍野，戰騎奔馳的生活，依然未能忘懷，他們將對這種生活的嚮往，凝煉成這首民間敘事長詩，寄托他們民族的勇武精神，安泰的形象是按當時民族鬥爭的需要而在民間廣泛流傳，成爲他們信仰的捍衛者，他正是無數阿拉伯的英雄的化身。數十年來在外國研究「安泰傳奇」最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一九四五年杜佛（C. Dover）在皮里龍（Plylon）雜誌發表的「黑色的夜晚」（The Black Night）；一九七〇年菲立·聖洛倫特（Philip St. Laurent）在三月號的「星期二雜誌」上發表的「雄獅安泰」（Antar the Lion），英美都將這首長詩譯出，有出版一卷本的，也有出版四卷本的。「安泰傳奇」的篇幅甚巨，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外國譯本，但開羅在一八八九年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全本，竟達三十二卷之多。

可惜的是，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從中文上讀到關於安泰這位阿拉伯詩人的介紹專文，也還未曾用中文翻譯過他的作品。正因爲中國讀者對安泰比較陌生，故此本文着重介紹一下安泰其人及其作品。

事實上，安泰實有其人，是公元六世紀的一個著名的戰士和詩人，死於公元六一五年。在古代希臘的傳說中，最著名的戰士是阿溪里斯，最偉大的詩人是荷馬，而安泰却是東方的戰士詩人，具備有阿溪里斯和荷馬兩人的特點。對於穆罕默德世界三億三千五百萬人來說，安泰在文學上是「英雄之父」（Abul Fouaris）。

安泰的出身很低微，但很少像他由低微的地位能一下子升得那麼高，連那些曾一度鄙視他的人，都對他崇拜萬分。他的母親是一個黑人女奴，生活在阿拉伯游牧民族中間，安泰就是在這樣粗獷而驕傲的沙漠之民中誕生的。

安泰樣子長得很醜，他有着「濶鼻孔，爛眼邊，容貌粗獷，兩耳很長，滿嘴鬍子，皮膚漆黑。」但是，他的眼睛，却閃爍着「火花」。

他的父親是阿布斯族的酋長沙達特，根本就不把他當作兒子，甚至他的母親也不疼愛他，在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要他去看牲口。

根據當時的法律，奴隸生下的兒子也是奴隸，雖然安泰是酋長的親生兒子，但是由於母親是奴隸，所以他也是一個奴隸，連叫一聲自己父親的權利都沒有，人人都歧視他，只有一個人並不覺得他醜，而用眞摯的感情安慰了他，這個人是他的表妹艾布拉（Ibla）。

這個表妹自幼跟他一塊長大，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可是艾布拉的父親馬力克（Malik）却看不起安泰，認爲他是個奴隸，不準艾布拉跟他接近。安泰因此寫了很多熱情洋溢的情詩，獻給艾布拉。

安泰十五歲時，他的部族與鄰族因爭奪名駒捷偉（Jirwet），打起仗來，安泰也同別的普通戰士一樣參加了這場戰鬥。可是誰都料不到這個普通戰士在這場戰鬥中，會脫穎而出，成爲一個絕世勇士，而且是古代阿拉伯七十詩人之一呢？

在這場兇狠的戰鬥中，安泰把敵人打得花落水流，所向披靡。慶功宴上，沙達特打聽這個作戰如此英勇的戰士到底是誰，當他聽說是自己的兒子時，不禁老淚縱橫，認爲有這樣一個兒子是值得驕傲的。從此就解除了他的奴籍。安泰很快成爲族中的骨幹，父親老了之後，即由他担當領袖，負起保護族人的重任。

這時他又與艾布拉重逢，兩個人都長大了，艾布拉長得更美了，但她還是對安泰一往情深。安泰這時已成了一個高大魁偉的青年，雖然容顏很難看，但艾布拉却認爲他是最英俊的美男子。只是馬力克不喜歡安泰，認爲他黑得像隻烏鴉，反對女兒跟他相愛。

青年時代的安泰，力大無窮，能徒手與獅子搏鬥，將獅子撕成兩半。族人都把他當作守護神，非常敬重他。這時敵族泰伊人有一武士，也看中了艾布拉，這人叫阿布鄂迪芝（Abooddeji）曾想用武力刼走艾布拉，但被安泰擊退了。

經過這次事件後，艾布拉和安泰的感情更深了，可是馬力克仍不喜歡他，故意提出要他用一千匹阿塞拜疆的駱駝作聘禮，才答應把女兒嫁給他。於是安泰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冒險，幾乎掉了性命，但他和波斯國的頭號勇將作戰，打了勝仗，使波斯與希臘兩國由敵國變成友邦，他還爲波斯國出面與東羅馬帝國的「無敵金剛」作戰，在生死決鬥中戰勝「無敵金剛」終於取得一千匹駝駱，還得到無數的賞賜，回到自己的國家。

阿布鄂迪芝並不因爲失敗過一次就死心，當安泰凱旋的消息傳來，他嫉恨得發狂，帶領人馬半路襲擊安泰。這兩個人狹路相逢，出現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安泰傳奇」中這樣的描寫：「安泰將阿布鄂迪芝壓倒，使他驚懼，使他恐怖……接着，拔出他的長劍，刺進他的胸膛，用力將倒鈎插穿他的肩胳。」

安泰對艾布拉的愛情，長期遭受反對，反而促使他寫出無數精美的情詩，當他最後回到故鄉時，書中有這麼一段描寫：

「在破曉時分，安泰吩咐奴隸準備行裝動身，他們有六百人之多。當騾子和駱駝都裝載好了，就帶了女奴，格里西亞人、波斯人、格魯吉亞人和法蘭克人，騎上它們。……安泰送給艾布拉三件鑲滿珠寶的長袍，他爲她穿戴，還把波斯王贈送的王冠，加在她的頭上。

「他又吩咐爲她搬來華麗的銀舁床，支架是純金煉製的，艾布拉在這些眩目的財寶面前，感到驚詫和迷惑。她的父親馬力克，正如他自己講的，吃驚得口瞪目呆，至於她的母親，連舌頭都拴在嘴巴裏了。安泰理也不理他們，只是一件接一件把寶貝獻給艾布拉，使艾布拉感到迷惘，然後把她抱上舁床，還讓她母親一塊坐上，命令奴隸槓走。」

安泰的詩具有高尚的質素，將尚武精神和對信仰的虔誠與狂熱結合在一起，其中有一首被視爲穆斯林作家至高的榮譽，懸掛在麥加的廟堂的進口。在穆斯林世界只有另外六首詩歌是這樣被尊崇的，這七首詩被合稱爲「穆阿爾拉卡特」（Moallakat）。

歐洲的詩人也對安泰的作品極爲推崇，拉馬丁（Lamartine）在談到他那首詩被目爲「穆阿爾拉卡特」之一的名詩時，曾說過：「這是一首以任何語言誦唱都是最好的抒情讚歌，很多地方就跟荷馬、維吉爾、塔索的詩同樣的好。」

下面試譯這首詩的一個片斷：

「……當我一看到敵軍兵團步步進迫，
兩軍戰士心情激振，互相攻擊；
我二話沒說就拍馬向前，
跟大伙一塊同時衝入敵陣。
隊伍全綫出擊啦，安泰！
矛槍長得像一條井繩，
它猛插進我黑色戰馬的胸脯。
我並沒有停止進攻敵人，

就由得我那馬兒倒下喘息，
它脖子噴湧的鮮血浴滿全身。
我的戰馬啊，額頭又中了幾槍，
倒在一邊在向我抱怨，
它流出熱淚，微微抽泣。
在那黑沉沉的煙塵飛揚之中
萬馬奔騰向前衝鋒，
再也看不清哪是健壯有力的種馬，
也分不出哪是四肢强勁的母駒。
這時，我整個心靈恢復過來，
只聽得戰士們在向我呼喚：
『幹得好，安泰！再次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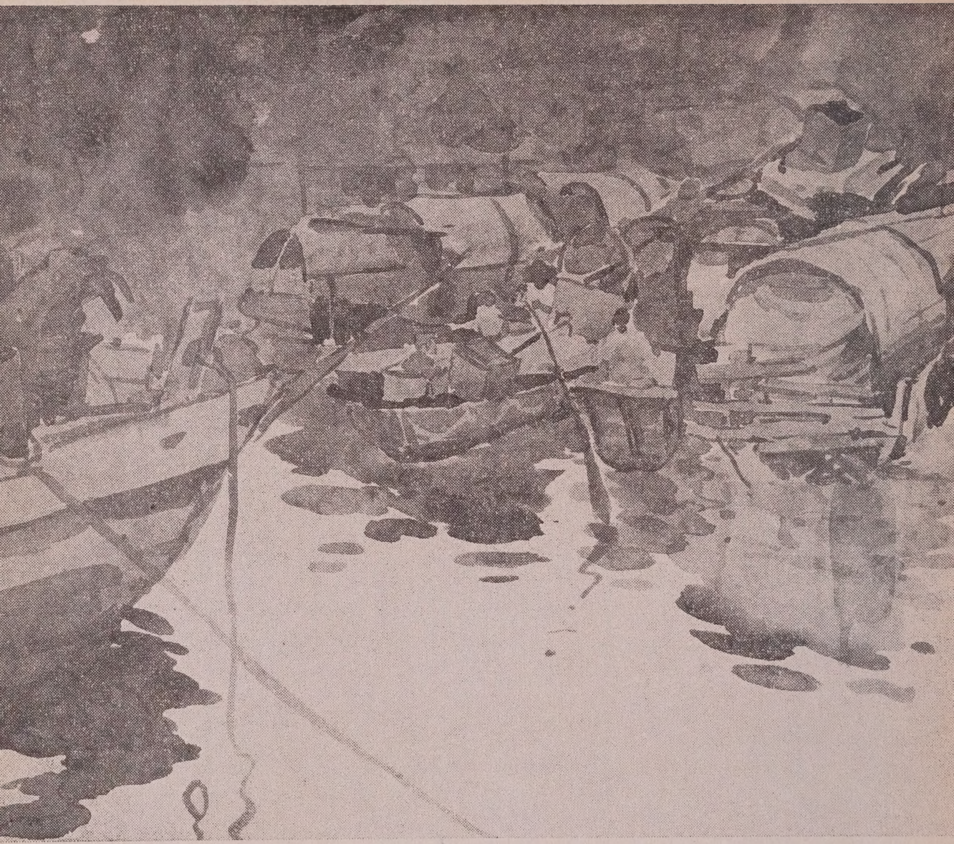
下邊再試譯一段他的情詩，從這些抒情的部分可以看出它和描繪戰事有着不同的風格。安泰的詩很多，大多都穿插進民間長詩「安泰傳奇」之中，只有一部分最爲人民熟悉，被獨立整理出來，加以傳頌。

「燃起沉香木迸出了火花，
火焰漸漸升高直上雲霄，
迷濛香烟令我心神清爽，
北風將它慢慢飄送遠方。
燃起的烈焰幽幽的芳香，
跟艾布拉又怎能比得上？
沉香啊你不要再燒燃啦！
因爲在我心中有團烈火，
正燃燒得比你更爲猛烈。」

安泰在他的詩中，曾不止一次讚美黑色皮膚的美，他指出：「要是你能從黑色看得出它的美，你會發現在黑色之中有着巨大的能力……黑色的龍涎香含有最純粹的香氣。」

安泰後來幫助阿拉伯統治者穆恩迪希爾擊退波斯王楚斯羅斯，在最後一役中中了敵人的毒箭，由同伴護送回國，途中遇見敵軍，當時他已快要死了，還披甲上馬，昂然馳向敵人，敵人見他依然一樣威武，都不敢上前迎戰。他整夜騎在馬上，睥睨着敵人，掩護同伴撤退。到第二天，敵人才發現他早已死掉，還依然持槍怒目挺然騎在馬上，武風不減生時，就盛殮安葬了他。

穆罕默德也是生活在安泰那個時代的，他是回教的創始人，輕易不讚揚文人，但對於安泰，却十分推崇，曾宣稱安泰是他所讚美的唯一的詩人，把他列爲阿拉伯七大詩人之首。



船家（水彩）　　李祥作

漁區的木刻雕像

·陳　迹圖文·

儘管多年來對漁區的生活和一些人物有着較深的印象和感情，但對有關港九漁區民間木雕蒐集的興趣，還是近年才開始的。

引起這種興趣是十分偶然的事：早幾年一個夏天，有機會隨漁民出海，到港島東南角蒲苔離島漁區去訪問，午後在大灣廟角一所破舊的漁棚上休息的時候，從飄浮在棚柱下海面上的什物中，發現了一塊魚形的厚木雕刻，那是單面的浮雕，龍頭、龍尾、鯉魚的身形和明顯的鱗甲，混身的色調以鵝黃、翠綠、石青、朱丹爲主，還有小部份黑白色

的勾染，刻工精緻，造型優美，昂首飛躍，形態十分生動。

我隨手檢拾起來，請教老一輩的漁民，據說：這該是從一艘破舊的大型漁船上掉下來的，那是鯊魚，也叫「龍魚」，過去漁民把牠作爲「鎭海之寶」，這一類的雕刻，近年已經甚少發見了。

這件偶然得來、保留着濃厚民間藝術手法的鯊魚木雕，從此就「定居」在我書房的牆壁上，牠和大澳漁民送給我那用繩網牢結着的玻璃浮子掛在一起，使家裏多少保留着一些魚鹽的氣息，也引起了我蒐集漁區民間木雕的興趣。

另有一組藏品是曾流傳在廣東沿海漁區的木刻雕像，那是我近年來陸續在各個漁區裏蒐集到的，這一類型的形態樸拙、色彩紛陳的漁區木雕，全是屬於過去華南漁區流傳過的「神像」和漁區人物的雕像。

我曾經多次在比較大型的漁船「神樓」上，接觸過這一類木雕羣像，它密麻麻地在神樓裏「坐」在一起，（漁民們稱供奉神像做「坐」），有些早已給香火燻得渾身漆黑，看來已經「坐」上不少的日子了。

對於這些木刻雕像，當然我們可以單純地看作是漁民們迷信的產物——供奉的偶像。初時我也抱有同樣的看法，

青年漁民

「魚神」

直到我認識了曾經收藏過各式各樣木刻雕像，而又對漁區生活十分熟悉的老人家炳叔，才改變過來。他建議我不妨暫時排除去其中迷信的成份，從實際的生活角度，通過了某些有代表性的木刻雕像，是可以較深刻地理解到舊社會中漁民們一些痛苦生活面貌的。

在炳叔細緻具體的分析中，他指出這些曾經長久地爲漁民供奉的木刻雕像形式雖然多樣，但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屬於「神像」：如「天后」、「觀音」、「魚神」、「雷神」、「齊天大聖」……等等。

另一類是各式漁區人物的雕像，那是代表着漁民們的祖先或逝去了的親人。從雕像各式不同的造型很容易看出某些是老的、少的、男性的和女性的雕像，由於他們身份的不同，造型也各不相若，正是各具特點。同時也有着一定的誇張和程度上的趣味性。

以「鰲魚」、「雷神」、「齊天大聖」（定風猴）、和「魚神」爲例，那正是漁民們祈求平安和豐收的一種標志。通過這些標志，多少可以反映出舊社會中漁民們悲慘生活的一面。下面的事實，就是最好的明證。

過去在舊社會那苦難的年代裏，曾經艱苦地生活在沿海漁區的漁民，一直都是靠捕魚爲生，長年累月地跟變幻

「雷神」

齊天大聖（定風猴）

無常風雲險惡的大自然搏鬥。

尤其是過去科學還不很發達的年代，漁民們駕駛着設備簡陋的帆船（那時間根本沒有機動漁船，更談不上雷達探測，也沒有原子粒收音機和可靠的氣象預告……）每趟揚帆出海，只能依靠着老一輩有航海經驗漁民的帶領。他們門天門海，危險性大，有時十多條船出海，不幸碰上了不測的風雲，船翻人亡，往往只剩下三兩艘漁船狼狽回程。

在香港好些離島漁區，目前還留存着「望人坳」、「望夫石」、「望船崖」……等地名，它正說明過去的年代，多少漁民的親人；每逢在風雲突變的日子裏，冒着狂風暴雨，緊緊守在坳頂，高崖，懷着焦灼的心情，盼望着遠海歸帆那凄愴的情景！

因此，漁民們在靠天靠海，碰上了厄難時所產生的絕望心情下，有時只能無知地按照傳統的風俗，供奉着傳說中可以「保佑」他們大小平安的木雕偶像。

我手頭上蒐集到的所謂「雷神」、「鰲魚」、「定風猴」（齊天大聖）、和「魚神」等等，根據炳叔的解說，那正是過去華南沿海漁民們祈求「平安」所依據的偶像。

這些木刻雕像的造型，有些儘管藝術性並不很高，但

阿姑

漁區之霸

大多保留着濃厚的稚拙味，而且幾乎有着共通的特點：是和漁區有着直接的關連。

比方以「雷神」爲例：他黑臉咀尖、高耳大眼、頭角崢嶸，手持「雷公鑿」，脚踏「風雷鼓」，但身上的披甲却看得出是巨型魚尾的造型。

至於「定風猴」和「魚神」，那就更有特色：「定風猴」反常地打扮得一派正經的，正襟危坐，左手拿着「仙桃」、右手袖裏突出的却是一個大魚頭。而「魚神」不單兩手各持一條鯧魚，脚前的「魚門」，三條海鯉上下翻騰，牠象徵着漁民們最希望的「海不揚波」，「魚汎豐收」的景象。

另一類屬於人物的木刻雕像，造型也能各具特色，它分別代表着漁民們逝世了的親人。如結了婚的婦女，照例是頭結髮髻。身騎「仙鶴」，穿的是長長的袍褂。

又如代表男童的雕像，揚眉大眼，一面稚氣，短袍紅褲，身跨白色的小馬。

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三件頗有代表性的人物木刻雕像。一件是手拿魚刀、脚跨大魚，下邊是海浪翻騰的男性雕像，據說這是代表出海捕魚，不幸失事溺斃的青年漁民。（有些雕像，除了跨着大魚之外，手裏還緊抱着兩條大魚）連死了也不忘漁民的本色。

另一件據說是只能代表漁區的「阿姑」（根據炳叔的解釋，那是指漁區給賣身爲妓的女性），長髮垂背，完全是華南漁女的形貌，一身金線紅袍，脚跨兩條彩魚，左手是一條金鯉，右手是一隻金鷄。

綫條簡練，造型雖沒有突出之處，但她却是代表着漁區裏悲劇中的角色之一。熟悉香港漁區生活的朋友都會知道，漁區的女性一向是最值得同情的，窮人孩子早當家，在童年時，她們早就負担了繁重的家務：看家、帶弟妹、還要划艇送客……等到長大了，有些不不到十五六歲，爲了家庭貧苦，就被迫賣了身給城市的老鴇，迫入私寨爲妓，最少三年爲期，目前港九市區，經常可見到她們可憐的形象。早幾年她們的身價是兩千多元，最近據說是一萬幾千，幸運的期滿有機會贖身上街，更多的是染上了一身病毒，沉倫苦海。

誰想到這個形貌平凡的木刻雕像，正代表着漁區裏多災多難的可憐女性！

至於另一個「漁區惡霸」，那就並不值得人們掛齒了，這個代表着漁區惡人的木刻雕像，造型相當的誇張，連雕像的本身，也要比其他的雕像高大三分一以上。你看：他頭戴紅纓官帽，身穿錦繡長袍，右手拿着大漁刀，

跨下是壓縮了的六眼二虎。（這一點民間藝人的想像力是很高的）。瞪眉突眼（眼珠突出了半分）滿臉兇相。

據說這一類的雕像一般漁民是較少「坐」位的，它是代表一些有財有勢的人。

我不知道民間的木雕藝人是否對這類惡人存有鄙視的心理，故意誇張和醜化了他的造型。但在我們看來，這雕像的格調，是和一般流傳於漁區雕像的作風，頗爲格格不入的。

廿多年來，華南沿海漁區起着翻天覆地根本大變化，廣大漁民們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變與提高，過往舊社會遺留下這些迷信落後的生活習尚，正在逐漸消除，「神樓」上的木刻雕像的位置，也已被換作了新的用途了。

只有，在香港海面小部份的漁船，還殘存着這舊有的風俗習慣。

看來，這些曾經一度擠滿了「神樓」上的木刻雕像，將來一定會成爲歷史文物，和反映舊社會漁區生活的一些實物資料。

外國文訊

「一九七五年蘇格蘭短篇小說集」出版

禾子

科林斯出版社（Collins）最近出版了「一九七五年蘇格蘭短篇小說集」（Scottish Short Stories 1975）。

這本短篇小說集除收集老一輩蘇格蘭小說作家如羅賓・金京斯（Robin Jenkins）、惱米・麥齊遜（Naomi Mitchison）和羅伯・特奈艾（Robert Nye）的創作外，還編入了一些新作家的作品。好些作品被認爲具有較高的質量，而且題材是多方面的。

讀者可從集子裏欣賞到好些有趣的故事。例如：洛恩・麥辛泰爾（Lorn Macintyre）在「最短的一季」（The Shortest Season）中描寫了如何捕捉一條大鮭魚的冒險故事。道克拉斯・德恩（Douglas Dunn）在作品中刻劃了引人入勝的童年生活的片斷等等。

·海外隨談·

安徒生逝世百年

錢歌川

世界著名的童話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是一八七五年八月四日在哥本哈根逝世的，今年是他逝世的百年紀念。在他本國丹麥，從四月開始，一直繼續到八月爲止，舉行各種節目，如音樂會、演劇、講故事、展覽會及漫畫等，以資紀念。不消說，這些節目都是有關他本人或是他寫的童話的。在他的出生地奧登色，八

月四日那天晚上，奧登色交響樂隊在市政府大禮堂演奏了爲他的童話而作的樂章。

在倫敦，英國歌手演員史狄爾（Tommy Steele）正主演一齣名叫「漢斯·安徒生」的音樂劇。那是根據一九五二年由凱伊（Danny Kaye）主演的一部影片改編出來的，在那影片中凱伊用嘹亮的歌喉，對新一代的兒童，介紹了安徒生的「醜小鴨」，「皇帝的新衣」等世界著名的作品。這個新的音樂劇，使得一般人以爲安徒生是寫嚴肅的作品失敗後才去寫童話的那種誤解更爲固定了，其實，他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小說家，只有劇本和詩略遜一籌而已。他以統一前的意大利爲題材，撰寫了「即興詩人」（Improvisatoren）的一個長篇小說，在一八三五年問世，一舉成名，使他確立了浪漫派作家的地位，不過後來他的童話名氣太大，竟把他小說家的聲譽淹沒了。

在紐約市公共圖書館中，展出許多有插圖的他的著作，從八月四日星期一展到九月十三日星期六爲止。八月六日下午二時半，還在圖書館中放映他作的童話「醜小鴨」，「牧童」，「堅定的錫兵」的電影，和一部新製作的傳記影片：「照相師前的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t the Photographers）。

還有在紐約市中央公園，多年來渥克斯坦女士就一直在安徒生的雕像前，講安徒生的童話給大衆聽，現在她又在市立圖書館，安排了一個在星期六下午三時，講述安徒生故事的節目。

在那部「照相師前的安徒生」的影片中，略爲改變了一下「醜小鴨」的故事，顯示出那個大有內在美的人安徒生，不斷地努力想要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變成一個天鵝。

安徒生以一八零五年四月二日生於丹麥的奧登色。父親是一個貧苦的皮鞋匠，在安徒生十一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失怙之餘，他只好去上爲窮人辦的市立小學。直到他十五歲時，他便飄然遠引，到首都哥本哈根去打天下。他原想學做演員、歌手、或舞師來謀生的，但一無所成，幾至餓死，幸而不久他遇到了柯林（Jonas Collin）救了一駕。那人成爲他一生的好友，幫他弄到了一個獎學金，使他得以從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二八年進入大學，完成他的學業。

大學畢業後第二年，安徒生就在哥本哈根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這是他在大學裏已立下了的志願。就在一八二九年，他發表了一部旅遊雜記，名叫「從荷爾曼運河到亞馬格東端的徒步旅行」（A Walking Tour from Holman's

Canal to the Eastern Point of Amager)，第一次引起讀者的注意。同年他又發表了一個劇本，名叫「聖尼可拉教堂塔中之戀」(Love in St. Nicolai Church Tower)。

初期他的聲名全在劇作和小說上，至今仍被認爲他是丹麥最偉大的作家。他寫過很多舞台劇和長篇小說，不過在斯堪的納維亞以外的國家少有人讀罷了。

他在刊行「即興詩人」的同一年，也發表了他第一部童話集，其中包含一百六十八篇童話，但當時並未怎樣引人注意，他並不介懷，還是繼續不斷的寫，一直寫到他去世爲止。起初他用小冊子的方式發表，到了相當篇數時才集印成書。

他的童話到一八四零年代的初期，才開始受到讀者的歡迎，想不到這些遊戲之作，竟使他成名，而且名氣愈來愈大，百年來竟使得「天下兒童識姓名」了。

他原本只希望做一個有名的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環球遊客，或甚至一個出入社交場中的都市閒人(a man about town)。他並不指望以童話作家的身分傳名後世。寫童話對他只是娛樂性質的筆墨，他可以在晚會中拿來讀給娘兒們聽。他在首都哥本哈根，一時成爲一個服裝都麗，漂亮整潔的，對婦女獻慇懃的男子(ladies' man)了。寫童話去講，也無非是要博取她們的歡心而已。

他對於自己的容貌是很注意的，當時照相術雖還沒有十分發達，但他却拍了好幾百張照片，十九世紀的文人或名人沒有一個人留下的照片有他那樣多的了。他對於自己的照片，細心研究，興趣極濃。他有一次寫信給一個銀板照相(daguerreotype)的朋友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我的一張肖像，而且又非常像我本人。我的虛榮心使我樂意把它傳諸後代。那些年輕的娘兒們一定會說，『他竟然一直沒有結婚呀！』」

安徒生的虛榮心使他並不能永遠滿足於這樣一張照片，他還是要繼續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來拍照的，從正面、側面、左側及右側，各種角度去照，照好了然後加以選擇。最後他認定他的右側面像是最美的，而正面的像就最醜了。

上述那部影片藉攝影的動作，描寫安徒生的性格，頗爲細膩而又生動，使我們看了覺得安徒生眞是一個自負而又多趣的人。

許多批評家和傳記家發覺在安徒生每個童話中，都隱藏着一點兒他的面影，或是他的一種夢想。他就是那「小美人魚」，想突破那令人窒息的環境，去到一個新的世界

中。他就是那富於幻想的「桑白麗娜」，要去作種種令人興奮的冒險。他就是那衣裳邋遢的公主，而內心深處却有一種靈感，不允許她睡在豌豆上。還有他就是那貧賤出身的牧童，打敗每一個敵手，終於贏得了那公主的芳心。

但在實際生活中，安徒生從來沒有贏得任何女子的芳心，連那個和他韻事最多的茜妮·林德(Jenny Lind)，也老是堅持要和他保持兄妹關係。他因爲一生做孤家寡人，所以在他的童話中許多孤獨的人物，也都是夫子自況。在「頑皮的孩子」中被愛神一箭射穿了心的老詩人；在「老屋」中的那個孤獨的老人；在「瓶頸」中的那憂傷的老處女；那個爲着愛那火爐而在它上面溶化了的「雪人」；以及輕快地從這花飛到那花的「蝴蝶」，可以說全是作者本人的寫照。

還有一個他在童話中反複提到的主題就是死亡。許多批評家相信，這是安徒生引起小孩興趣的一部分。他對死亡有一種特別的見解。他對死亡的看法和小孩相似——就像走向另一個童話世界的旅程一樣。

當時的文人及藝術家和他有友誼的不少，如作曲家李斯特(Franz von Liszt)，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小說家狄肯斯(Charles Dickens)和雨果(Victor Hugo)都是。

安徒生是一個好遊歷的人，歐洲各國差不多都有他的足跡。他也寫過許多紀遊的書，如一八五一年出版的「在瑞典」(In Sweden)，也許是他最有代表性的遊記了。他也寫過一部自傳，名叫「我的生涯的童話」(The Fairy Tales of My Life)，是一八五五年問世的。

安徒生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急於獲得成功，博取世間的名譽。生平沒有結過婚，雖則他曾經愛過三個女人，如上述的瑞典名歌手茜妮·林德，和柯林的女兒，便是其中兩個，可惜那些女人都沒有回報他的愛，使他只好做一世的光桿兒，幸虧人們賞識他的作品，得以聊慰孤寂。

安徒生的童話之所以風靡各國，就因爲那些並不完全是兒童的讀物，老大的人讀了同樣感到興趣，而覺得其中故事比類寓意，寄託深遠，反映出多數人的心情和弱點，自有其永久的價值。

海灣的救生員

范劍

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穿泳衣的男男女女，還有孩子們，還有水泡、浮床，一個個浮漾在海水裏，一個個拍打出白色的小花泡沫，一個個在競逐追奔……

到處都是聲音，到處都是「嘰哩呱啦」、「嘻嘻哈哈」的男聲女聲，和孩子們的喧吵、划水聲、打水聲、跳水聲不絕於耳……

海水，本來是碧澄透明的海水。但是湧來那麼大羣的、數以千計的都市鴨子，大家都往水裏鑽。海水，被攪擾得髒濁不堪，接近沙灘邊的水面，飄浮着汽水吸管、包食物的塑膠袋，還有橙皮之類東西。敏感的人們，還可以隱隱地呼吸到那麼一股阿蒙尼亞氣味。不說謊，大話怕計數，那麼多人，每人平均在海水裏撒那麼一次尿，唔，合起

來……你在海面深呼吸一下看看？

在這夏日假期，從大清早開始，便有七八艘取了牌照的木船，從西貢碼頭，搭載大羣穿紅着綠的男女來這白鶴島，然後又趕緊掉頭去繼續載來另外一批……

石磬碼頭川流不息，船隻與泳客交織。那些出租帳幕、供水洗澡的人大做生意；那些售賣汽水、啤酒、鷄脚、鹵味、齋紮蹄、齋鮑魚的人大做生意……

太陽以它盛夏的熾熱，在頭頂上燃燒着。陣陣海風，在化解着它的熱氣。他，光赤着壯碩、寬厚的上身，穿脫盡色素的布質泳褲，坐在那艘雙船兩槳的救生艇上，眼睛溜溜轉，時而盯望淺灘，時而盯望浮台，時而盯望船東，時而盯望船西……兩隻耳朵，也豎起來傾聽着，倒像個在戰場上站崗的哨兵。

遠處沙灘，聳立一座瞭望台。上邊坐着一個拿望遠鏡的青年。——他在救生艇上，不時抬頭看那當值的拍檔伙伴，只要聽見他打響警鐘，看他指點方向：哪裏有遇溺者，他便迅即划艇跳海搶救……

這種只在戲樂邊沿，看人們戲樂的生涯，他覺得寂寞嗎？

不，一點也不覺得。觀望着那麼多游水戲樂的男男女女，他掌握那麼多人的安全，一點也不寂寞。他只要坐在救生艇上，或坐在瞭望台上，就覺得在肩膀上挑起那麼重重的一個担子。他覺得在自己身邊流過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沉甸甸的，有如大塊黃金落在手上。

這種隨時跳下水去，拯救遇溺者的生涯，他覺得危險嗎？

不，並不覺得，刺激容或有之。——遇溺者在水裏遇見來拯救的人，會發狂地把你緊摟死抱。這最危險，弄不好，救生員被拖累，跟他或她同歸於盡。但他受過訓練，經過實際拯溺考試，才拿到證書。他拯救遇溺者，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太近身，設法把那雙亂揮亂拍的手收束，不讓它們活動：遇上發狂的情形，最好暫時把他弄昏，然後施救……有時，他在艇上拋給遇溺者救生圈……

入夏以來，在這白鶴島工作，他親手救過六個人——兩個男的，兩個女的，還有兩個男孩子。他們都不小心，太信任自己，游得太遠，才發生事故。他和同伴們把遇險的生命從海浪裏救回來，雖然已筋疲力盡，但有種說不出的喜悅和欣慰。他覺得自己從小苦學苦練游泳沒有白費。他也實現了當年向爸爸墳墓所許下的諾言！

爸爸阿杉就是溺死在海裏！……在一次大霧迷茫中，

爸爸隨貨船出海，從一艘拋錨在海面的遠洋貨輪搬運貨物，他失足跌到海中……當時，同伴們沒有拯溺經驗，他們在海面打撈好半天，還是讓他給海水吞噬……從此以後，他發誓做個救生員，在海灣拯救更多遇溺的人！他的願望不算很巨大，不算過份吧？

浮台，那圓形的浮台，像一塊大蓮葉似的浮漾在海面。蓮葉上，或站或坐着許多穿泳衣的青年男女。有人縱身跳到水裏去，有人游一段不短的海程，抵達這蓮葉浮台，攀攔拾級上水，打算在上邊休憩。

下午兩點多鐘的陽光，比任何時期都精力旺盛照晒海灣，照晒海浪，照晒浮台。

三個滿身水珠，黑髮濕漉漉的青春姑娘，坐在浮台邊緣，兩腿伸到海水裏去。她們面向着那個——坐在救生艇上的青年救生員。

「一塊石頭似的坐在救生艇上，悶死人！」那皮膚白晰的穿黃色泳衣，長髮濕透的姑娘說。

「坐在船上，倒像老僧入定，他究竟看不看人游水的！」穿紅色泳衣、電髮，臉黑皮膚也黑的姑娘說，她不斷地側臉注望。

陽光炫目，她以左手遮蓋在雙眼上，好讓自己看得更清楚。

「別以爲他坐在船上打瞌睡，其實，他一眼關十。」另一個穿淺綠色泳衣，個子較高的姑娘說。

「怡蓮又推出新名詞，始終不忘文學家本色！」皮膚白晰的姑娘打趣。

「其實應該說他——一眼關百才對，你瞧，他此刻在指點船邊兩個男孩子游自由式！」怡蓮說，她是三個姑娘中最高大、最黝黑的一個。也是比較成長、幹練的一個。

「以他的身材，游自由式一定很好。」紅泳衣姑娘的視綫，始終不離那古銅色的青年。

「游泳不能過關，怎能當救生員？」怡蓮說。

「我們的楊小姐，說句句話都幫着那救生員！」白皮膚的姑娘笑嘻嘻，她用手肘碰了碰身邊的紅泳衣友伴：「林嘉紅，你聽出來沒有？」

「我一直佩服救生員！」怡蓮自然坦率地坐直身子：「每天坐在救生艇上生晒，看人游水嬉樂，爲的是拯救遇溺的人，不簡單！」

「你不是眞的着迷吧？」林嘉紅舉手按在怡蓮的胳膊上。

「那救生員好面熟！」怡蓮側頭細想。

「熟能生巧，巧能生情，哈哈，怡蓮……」白皮膚的天眞姑娘，以清脆調侃的聲音說。

「艾雲，別亂講，瞧，全浮台的人都在笑我們！」怡蓮壓低聲調，帶點難爲情。

她猛然投身到海水裏去。然後艾雲和林嘉紅也相將跳水……三個姑娘向浮標界綫以外的海面翔泳，把一浮台的笑聲拋在後邊。

「說眞的，那救生員很面善。」林嘉紅一壁翔泳一壁說話：「就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

「記起來啦！南明書院的校工。」怡蓮的話語說得比兩個同學清脆，她的游泳比她們快速。

「南明書院的校工？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林嘉紅說着，不禁轉臉看——那個仍坐在救生艇上的青年。

「你小姐眼高於頂，怎會理會到學校的校工？」怡蓮嘲諷地說。

「我記起來啦！」艾雲嚷叫着：「那天中午，我們學校有個男生，在橫街被三個黑底飛仔拳打脚踢，他看不過眼，跑去跟他們理論，結果，讓他們打傷了！」

「就是他，我在浮台一直動腦筋——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呢？」怡蓮說。

她率先掉轉方向，再照浮台和救生艇那邊浮泳。艾雲和林嘉紅跟隨掉頭。

林嘉紅說：「他好像認得我們，老在打量……」

「神經過敏，人家只不過照例看看罷了！」怡蓮說。

「那麼漂亮、壯健的青年，躲在老姑婆學校做校工，不太可惜嗎？」艾雲說着，把白晰娟秀的臉埋在水裏，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他好像來學校幹很短的時間便走啦！」怡蓮說。

游近浮台，她們並不打算攀登。三個人直朝那艘停在海面的救生艇游去……

「他叫什麼名字？」林嘉紅在水裏抬頭問怡蓮。

「不曉得。」

「年老的叫阿保叔，還有個阿彩姐、阿松哥，他……我倒不曉得！」

「他大概不滿意老處女校長的尖酸刻薄，才走掉的吧？」林嘉紅又在問話。

「誰知道，反正幹他們救生員這行的，每年只來海灣幹半年，到天氣轉涼，初冬時份，又得執包袱跑回市區尋找工作啦！」怡蓮說，她好像對此道甚爲熟悉似的。

「有女救生員的嗎？」林嘉紅忽然提高聲調問。

怡蓮想了想，說：「好像沒有吧？去過好幾個海灣游水，都沒見過女救生員。」

「穿上護士服裝，躲在沙灘救護屋裏，替這個擦擦紅汞，替那個擦擦藥油，倒是有的。」艾雲說。

「比幹救生員更沒意思！」林嘉紅扁着嘴搖頭。

「我們的林小姐，你想幹什麼？」怡蓮雙手仍有節奏地撥划海水：「別忘吧，畢業即失業。拿着那麼一張成績表，讀預科出國無門；找尋工作？到處又有人龍在爭飯碗！我們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妹丁！」怡蓮說。

長髮的艾雲驀然尖聲嚎叫，神色驚慌，她嚷：

「有人拖——」

話尚未喊完，人已「咕嚕、咕嚕」地往水裏沉。就是她的尖叫，把所有在海面游水的人吸引，所有的視綫投向她們。

「救命！」怡蓮和林嘉紅驚急高喊：「有人在水底把艾雲拖去……」

那個坐在救生艇上的救生員，比誰都敏感，比誰都快速，他站起來，拋出救生圈，再往水底探視，片刻便像飛魚似地插向水裏。

「救命！有人在水裏做壞事！」怡蓮仍以她的女高音喊叫。

沙灘上的瞭望台，那在脖上掛繫望遠鏡的救生員，把警鐘敲打得「噹噹」作響……

三個青年救生員，從淺灘上，划艇飛也似地衝向海面的救生艇邊。然後有兩個人潛水，一個人留在艇上，找到個喇叭擴音筒，把那些圍攏過來看熱鬧的男男女女勸開。

喇叭擴音筒在嚷：「各位請離開些！各位請離開些！請不要擾亂視綫，阻礙救人！」

五分鐘過去，海面寂靜。陽光照在頭頂上，終於，三個青年救生員把艾雲救出水面，然後把她弄上救生艇，由剛才掌管的壯硬青年划槳，飛速馳向沙灘。海面上的人們又嘈吵起來。

「臭飛越來越猖狂！他們竟潛水拖人！」

「還有什麼可惡的玩意沒想出來哪！」

「喂，別游得太遠，小心那些色情水鬼！」

一海的喧吵，一海的不安，一海的動蕩。許多人的眼睛，還在追隨那艘划向沙灘的救生艇，看那幾個救生員把被拖下水底、臉色蒼白、昏昏迷迷的姑娘抬上沙灘，然後做人工呼吸……接着把她搬進救護室。

怡蓮和林嘉紅當然寸步不離，跟隨他們走進救護室

去。當女護士用氈子蓋着艾雲，怡蓮和林嘉紅喊叫：

「艾雲！」

「艾雲，你醒醒。」

艾雲甦醒過來的時候，圍擁在石屋的男男女女透一口氣，散開了。幾個救生員已跑到沙灘邊去視察……

睡在灰色氈子裏的白皮膚艾雲，現刻的臉色可更加蒼白啦！睜開雙眼，有氣無力地溜視一下救護小屋，溜視一下身邊的兩個友伴，再溜視一下那護士和救生員。

「多謝……你們救我！」艾雲聲音柔弱。

「你覺得怎樣？」女護士問。

艾雲和兩個同學互視一眼，笑笑，搖搖頭：「沒什麼了！」

救生員斟來一杯開水，站在艾雲面前：「喝杯水吧！」

護士要伸手攙扶，她搖搖手，自己抽身在木床坐起來，以激動的神態接過他遞來的玻璃杯開水。

「那些壞蛋最近常在白鶴島活動，專門向女孩子動手，已發生過兩樁事故啦！」青年救生員說。

「好像有三個人，都是戴上潛望鏡的……」艾雲臉泛驚駭：「兩個人在水裏拖我的脚，一個人箍我的頭……」

「阿飛們在水底幹這種事情，爲的什麼？」林嘉紅不解地問。

「把你們女孩子弄到無人的沙灘，幹壞事！」青年救生員說，他的話語帶點本地水上人家的口音。

怡蓮抬頭注望他黝黑的國字臉膛，做了個畏懼夾雜憤慨的神情，說：

「連海底也不得清靜了！」

「這些日子，我們好些幹救生員的同事，就是聯合起來專門對付那些——海怪！」青年救生員說，他也替怡蓮、林嘉紅斟來兩杯開水。

怡蓮接過遞來的玻璃杯，目不轉睛地打量：「你是——」

「南明書院的校工陳偉。」他爽然說。

「我們是那書院的學生，今年剛好滾蛋！」林嘉紅搶着說。

「我認得你們，我知道你們剛才在浮台談的就是我。」陳偉以他鏗鏘動聽的男聲說。

怡蓮和林嘉紅交換個眼色，羞笑。坐在木床邊的艾雲也臉泛羞笑，三雙少女的眼睛親切地投向那壯碩青年身上，很感激他——把艾雲從那些水怪手中搶救回來！

「你在南明做校工的時間很短？」怡蓮說。

「五個月，」陳偉說：「只不過是替工，阿保叔跌斷腿，我去代替，他有兒有女，負担重，我這個世姪剛好從海灣執包袱回家，便去代替他幾個月。」

「怪不得，我們三個包打探，都不知道你的高姓大名！」林嘉紅說。

「他的腿傷養好，正好是我回海灣報到做救生員。」陳偉說。

「冬天和春天，你幹些什麼？」已經恢復正常狀態的艾雲問。她的聲音比平時低沉。

「隨遇而安，回家後才找尋工作。」陳偉說。

「你身體沒事吧？」那坐在床邊聽她們說話的女護士關心地問艾雲。

艾雲笑笑，搖搖頭：「沒事啦！」

當三個女孩子在出租浴室洗過澡，穿上衣服，從林蔭下走到沙灘來。光赤上身的陳偉，在一棵長青樹下等候。他把她們送到石礫碼頭，說：

「海灣、沙灘、海面，到處都有壞人佈下的陷阱，小心！」

「多謝提醒！」怡蓮說。

街渡開來，她們和一些泳客登上了船，向他揮揮手。

就在「噗咯，噗咯」的馬達聲中，她們和石礫碼頭的陳偉距離越來越遠了。

傍晚。盛夏的六點多鐘，該是傍晚時分吧？

那火烘烘的陽光是減少了熱力，但它仍然斜掛西邊，捨不得向海平沉落。一羣穿紅着綠，帶原子粒收音機、結它、燒烤叉、水泡的青年男女，集結在這郊區海邊碼頭。有人屈腿坐在鐵欄杆上，哼唱流行的電影插曲；有人擠集一個小食檔口，在喝汽水、吃咖喱魷魚；有人嘻嘻哈哈地追逐嬉樂……

怡蓮、艾雲、林嘉紅，和好幾個書院的男女同學，也站在鐵欄杆邊，等候着。

夕陽下，海是那麼溫婉柔媚，它反射着醉人的金光。它的每一片閃金波浪，都揭開溫馨的笑紋，在輕盈地向那羣青年人招手。

夕陽下，那些浮在海面的綠島，顯得那麼安詳，那麼寧靜，而又富於誘惑。它們以奇峭、險峻的坐姿，在向那羣青年人展露笑容，頻頻招手。

一輪十四座車子，在遠處的車站停歇，走下三個青年男女，他們迅步向小碼頭走來……

一輛私家車在榕樹下停歇，走下四個青年男女，他們亦迅步朝着小碼頭跑……

白鶴島在遠處。一艘機動快艇衝着浪濤，直向碼頭馳騁，發出「普普」的鳴叫聲。

艾雲和怡蓮很敏感，她們盯瞄着快艇，不約而同說：「快艇上好像有陳偉！」

林嘉紅迅即轉身盯望，她也認爲——快艇上有陳偉。好幾個書院女同學忍不住問：

「誰是陳偉？」

「他是誰的男朋友？」

「唔，一定很漂亮吧？」

怡蓮、艾雲、林嘉紅同聲嚷：「他是個救生員！」

快艇終於靠岸。三個海灣的救生員跳到岸上，不錯，果然有陳偉，他穿的是棗色T恤，藍短褲。看見站在欄杆邊的怡蓮她們，黑臉膛泛漾罕異之情。跟同來的兩個同伴咬了幾句耳根，他獨自移近她們。

「嗨！」三個女孩子跟他打招呼。

「嗨！」他回應着，然後審視她們，又問：「遊船河嗎？」

艾雲欣然往遠處海面一個綠島指了指：「去情人島開派對。」

陳偉環視碼頭上的紅男綠女，說：「那麼多人都去？」

「都去，還有好幾個人沒來。」林嘉紅說。

「都是你們熟悉的同學和朋友？」陳偉問。

「有些認識有些不認識。」怡蓮抬頭凝望陳偉，好像從他神色看出故事來。

「你們現在等遊艇來接載去那邊？」陳偉又問，他望了望鐵欄杆邊的許多青年男女，又望了望那浮在遠海的情人島。

和他一起登岸的兩個救生員，已在汽水檔喝汽水，他們不歇注望陳偉跟她們談話。

林嘉紅點點頭，欣然說：「想參加我們嗎？」

陳偉搖搖頭，笑笑，又問：「誰是這情人島派對的搞手？」

怡蓮說：「羅保其是我們班同學，他說是一個圖書館的主管搞的晚會，他有遊艇，在情人島有間石屋，他經常在那邊搞派對，每人只數十塊錢！」

「羅保其呢？」陳偉問。

「他去替我們辦燒烤食物，將隨遊艇一起來。」艾雲說：「我們開畢業生派對，參加的都是今年畢業的同學。」

發覺許多雙訝異眼睛盯望——自己跟三個女孩子說話，他向怡蓮招招手，說：「你來，在那棵木棉樹下，我跟你

說幾句話。」

艾雲携拿一捲報紙，和林嘉紅神色倥傯按怡蓮家的門鈴。

開門的是怡蓮。她拉開木門，尚未開口說話，兩個女孩子便隔着鐵閘高聲嚷：

「怡蓮，大件事啦！」

「眞想不到，那些壞蛋，竟幹出這樣下流的事……」

怡蓮讓她們走進客廳。她說：「我已在報上讀到消息。」

兩個來採訪的客人，跟那個在廳子裏裁剪衣服的伯母打過招呼後，怡蓮把她們領進自己跟兩個妹妹同住的睡房。兩個妹妹都跟同學去了旅行。關上門，艾雲攤開一張報紙，指着刊在上面的頭條新聞：

「好險呀！我們差點做了新聞的主角！」

林嘉紅往那張蚌形籐椅跌坐，慶幸地以右手拍打胸膛。

怡蓮睨視報上的新聞，說：「早上我讀過，那個圖書館主管背後一定有同黨。他們果眞在那情人島佈下陷阱，引誘我們頭腦簡單、貪玩樂、愛開派對的青年中計！」

「他們也太陰險，在食物裏攙放什麼迷幻、催情藥，讓大家吃亂了性，在海島胡帝胡天之際，他們躲在暗角樹林裏，以紅外光長鏡攝影機把情形拍下來。」艾雲說，她在碌架床邊坐一下，以報紙替自己搧風。

「羅保其也糟糕，自己是個高材生，却讓那些壞蛋利用。在他們的恐嚇下，替他們以那些影片向學生家長勒索！」坐在籐椅上的林嘉紅說：「現在事情拆穿，他什麼前途也沒有啦！」

「當時你們還不信陳偉的話哩！還以爲三個救生員來搗蛋，故意破壞情人島的月夜派對！」怡蓮語調嘹亮，雙眼溜視艾雲和林嘉紅，覺得很欣慰。她記得那天傍晚，陳偉他們開快艇來，告訴她情況——他們救生員住在白鶴島，晚上用望遠鏡，發現情人島那邊火光烘烘，有壞人佈下陷阱坑害青年。他們看不過眼，特別趕來碼頭，向男女學生們提出警告，最好及時跑回家，不要上當……

她一開始便相信陳偉的話。她迅即把情形轉告艾雲、林嘉紅。然後再轉告許多在碼頭等候遊艇的，相識和不相識的男女同學，叫他們千萬別上壞人的當，趕快搭車回家。

「大家都抱着玩個痛快的心情來到海邊，誰肯信三個海灣救生員呢？」林嘉紅說。

「人家晚上住在白鶴島，心水清，看穿壞蛋幹的醜行！」怡蓮說。陳偉的濃眉，黑臉膛模樣，又在眼前幌蕩。

「幸而那天傍晚我們及時放棄！」艾雲聳眉伸舌。

「我們當晚還拉走八九個同學哩！」怡蓮愉悅地說。

「其餘那些人怎麼拉也不肯走，還嘲笑我們胆小如鼠，放棄大好行樂機會。他們只好自投羅網啦！」林嘉紅說。想起自己也差點自投羅網，便不期然對三位救生員，特別是陳偉泛漾起一縷敬意。

「事情終於由那些上當的同學和家長揭發出來啦！」怡蓮說：「想起那黑臉膛陳偉，我很感激！」

「他是第二次向我拋來救生圈啦！」艾雲感激而欽敬。

「明天我們去白鶴島向他們致謝！」林嘉紅說。

「喂，你們兩人在暑假後究竟打算怎樣？」艾雲站起來轉換話題。

「爸爸做工的船公司嫌他年老，要他退休，大哥、二姐在發牢騷，說文員待遇可恥，我看我還是找工作做吧！」怡蓮說。

「到處鬧不景，找什麼工作？」艾雲睜瞪眼睛望怡蓮。

「沒有選擇，只要是正當的就幹。」怡蓮說。

「媽咪的那碗洋行女秘書飯，不會吃得很久了！最近她在唉聲嘆氣，說經理嫌她年老手慢，我想我該找份工作幹幹了。怡蓮，我們共進退，最好能和你一起做事！」林嘉紅說。

「三女俠終於分道揚鑣！我繼續在南明讀預科，希望兩年後升大。」艾雲帶點依依望兩個將要衝向社會戰場的女同學。

十一月初，天氣開始寒冷。

怡蓮和林嘉紅終於考進一家鐘錶加工廠，做裝配技術女工。這種工作細微、勞神，她們必須接受訓練一個時期，才能坐到工作枱邊裝配零件。

進入工廠第一天，她們見到一個個子高大、臉膛黝黑的青年。彼此在工廠通道相遇，那張黑臉膛友善地泛笑。他說：

「世界眞正小！」

「世界眞正大才眞！」怡蓮高興地說，親熱地跟他握手。

「你在這工廠幹什麼？」林嘉紅立刻展開調查。

「打雜，什麼都幹。」陳偉笑眯眯。

「半年後，你又回到海灣？」怡蓮問，她覺得上了岸的陳偉又是另一番姿態。他不再是那麼粗綫條，乃至說起話來腔調也文縐縐地。

陳偉點點頭：「是的。」

「陳偉，不曉得你什麼時候又趕來救我們？」林嘉紅打着哈哈：「或者拋給我們又一個救生圈！」

陳偉笑着說：「不，你們跨進社會的海洋，做女工，見世面，你們有大羣工友，會漸漸精明能幹起來。拋救生圈救人的，是你們！」

怡蓮開心地笑。

林嘉紅開心地笑。

陳偉開心地笑。

怡蓮嫣然，充滿愛悅地瞥視他一眼，說：「很高興和你同在一家工廠做工！」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翻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中外文壇動態等作品，都是我們需要的。翻譯作品請註明稿源及附簡短的介紹。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請註明眞實姓名、筆名、地址（外埠請附英文地址）。

三、如需退稿者，請附回郵郵費；如不願刪改者，亦請註明。

四、稿件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五、來稿請寄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海洋文藝」社收。

「獨創」與「羣創」

白繁茹

書架又容納不下已有的書了，只好又來把其中一批清理出去。

檢出一本畫冊，是中國畫，却像新潮西洋畫。畫冊的序言說到：中國畫一向最重視獨創性。就上下文看，這裏說的「獨創性」，指的是藝術技巧方面的「獨創」。

重視獨創性，這句話，在一般的意義上，對什麼藝術形式幾乎都是適用的。問題是把獨創性放到什麼樣的地位上。如果放到第一位，那就頗有問題了。它將不可避免地包涵着三項內容：

其一，把藝術技巧放到第一位。

其二，把藝術形式上的獨創性放到第一位。

其三，把個人的愛憎放到第一位。

時下好些有新派傾向的畫家，他們的作品往往也正具有這樣的特點。他們對藝術的追求可能有着眞誠的態度，但是這眞誠是以個人的愛憎爲中心，爲出發點。他們下許多功夫，以求在藝術技巧上闢出一條新路來。不幸得很，這樣的做法，似乎沒有見到哪一個是成功了的。往往只給人一個「古怪」的感覺。

癥結在於：藝術的道路本來不是這麼走的。

藝術的道路，永遠是從生活中來。生活中有許多素材，藝術家去加以集中。如果他眞正集中了生活中的新動向，那一定會碰到問題：舊的技巧不夠用了，要發展新的技巧才能表現得酣暢淋漓。這種新技巧的探索，可能也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往往也是在積累許多實踐之後，經過了淘汰，由比較傑出的畫家加以集中，使之成爲成熟的技巧。這時就出現了眞正爲人們承認、接受、歡迎的獨創性。

只有這樣的獨創性，才能夠在長期間中站得住脚。

在實質上，這樣的獨創性，應該

說是「羣創性」。因爲生活是羣衆創造的，新的藝術技巧也是由羣衆的啓發與許多藝術家的實踐來凝聚成功的。

明清的文人喜歡畫孤獨的幽蘭，蕭疎的山水。而且藝術上畫得很出色。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獨創性吧。那也是一個階層、一羣畫家的「羣創性」，不過是小羣，不是大羣吧了。

現在，在內地，如果畫一兩棵孤獨的樹木，老百姓看了會納罕，覺得不對頭。因爲人們看慣了的是生活中那種大植樹木的場面——或是把荒山植滿了果樹，或是植起了綿亙着數以里計的防風林之類，人們自然會要求藝術上把這種生活景色反映進去，我們也見過不少這一類的國畫、油畫、版畫等美術作品了，在藝術上，不一定馬上達到很高度。這不要緊，一定有一天會達到的，而且到那時候，會在藝壇上站得穩穩的，不像那些淺薄的技巧追逐者那樣，只是一陣風，很快就被人遺忘。

總是表達了什麼

林泥

寫小說，總是爲了表達什麼。這是古今一例的。

能夠找到一篇、一本小說，只是敘述了一故事，什麼都不表達嗎？不會有的。那怕有的小說，作者可能的確只是覺得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因而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但那也已寓有了意思。作者覺得這個故事有意思，一定就在他的作品中着意表達了這個意思，把這個意思去感染讀者。

有的小說，如歷史小說，或以歷史人物、事件爲中心的小說，看來該有比較多的客觀性，事實上也未必。相反，一個小說作者挑選了一個他所喜歡的歷史題材來寫，往往正是覺得那個題材，對他很合適，可以用來代他把心中的話說出來。

唐代興傳奇小說，「虯髯客傳」是其中出名的一篇。這篇小說，早就有人指出，是作者的遊戲文章。虯髯客想爭雄中原，但是見到了李世民，就看出他是個眞命天子，沒法子與他爭天下的，便把家財贈給李世民，自己飄然遠去，到南方小國做國王去了。但人們指出，雖然小說中的李世

民，李靖，劉文靜，都實有其人，但是虯髯客這個人物却是沒有的。甚至有人說，李世民的樣子倒像這個角色，他就是虯（卷曲）起鬍子的。小說家奇想突出，把他分爲兩個人物來寫罷了。

這些說法，聽起來，似乎也是在說明，作者只是一時技癢，把他的幻想力表達出來，就發之爲這麼一篇遊戲文章，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的。

其實呢，小說的主題却很明顯，就是說皇帝只能由上蒼指定的「眞命天子」來做。李世民是眞命天子。所以，小說的結束索性道了出來：「乃知其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這小說不是有所爲而寫麼？

說來說去，對一篇小說，看它的主題思想、社會意義，還是第一要着。其他的研究，只能起輔助的作用。

提到了「虯髯客傳」，不由得想起了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來。「故事新編」從歷史上去選主角、事件，但是不受原來素材的拘束，魯迅先生用以表達他自己要說的話，他就是有意識這樣做的。

唐代的小說家已經用自由的筆墨（所謂遊戲之筆），拿歷史題材來表達自己的見解，我們爲什麼不能也有這樣的自由呢？區別應只在於古人站在他的立場說話，我們應當站在今天大多數人的立場說話。

分析古典小說也好，現代小說也好，我想基本觀點還是那樣的吧。就是說：第一還是要看到作品的社會意義。

在簡單和平淡中

李幸

女兒學畫，去了幾天，就帶着驚異的心情回來，說：「原來，簡簡單單，一幅素描，可以畫呀、畫呀，畫個沒完。那些高班的同學，眞有耐性。我老以爲他們該畫完的啦！誰知，還沒完，還沒完。這裏幾筆，那裏幾筆。不錯，是畫得越來越好看啦！可是，還可以更漂亮，還可以再畫。這裏幾筆，那裏幾筆。……」

一位老畫家說，初學的人往往很

快就把一張素描畫完。他們老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可畫的了。因爲，他們沒有細緻去觀察那個被描寫的對象。他們視而不見，遺漏了很多。所以，他們才老是以爲畫完了，表現完了。

有時，也許他們是觀察到了，可又力不從心，表現不出來。於是，就只好放下筆交卷。

交出的儘是沒畫完的習作。

我沒學過畫，對寫畫的技法，一竅不通。不過，聽了上面那段話，却有點啓發。覺得寫作與繪畫，有其共通之處。

不知道拿起畫筆去觀察生活難呢，還是拿起寫字的筆去觀察生活難呢？也許兩者不能放在一起來比。

總之，我覺得，生活是錯綜複雜，千絲萬縷。從點到面、從面到點，從面到整體、從整體到面；牽牽扯扯，不易辨認，不易分析，更不易熟稔。

但是，往往，我們沒有觀察清楚，沒有抓好事物的本質就動筆了。於是，我們寫了一篇又一篇。表面看起來，似模似樣。但是，其實，那些只不過像是交給美術老師的未完成的習作。

我們寫上不少浮誇的描劃，作了許多不適當的感慨。

我們避重就輕地、刻意經營地細描細畫；在最關緊要的地方，却粗枝大葉，浮光掠影地一帶而過。

主要的毛病，不是出在寫的時候，而是出在觀察那個階段。

女兒說：「原來看東西都需要訓練。爲什麼人家可以看見光影重重，我却看得那麼簡單呢？」

是呀，觀察生活還不是需要累積經驗？

契訶夫在札記裏寫：「由於我們的輕浮，由於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能而且不習慣思索或者深入的觀察生活的現象，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有人像我們這樣的常常說：『多麼平淡啊！』」

是的，往往，在我們目爲平淡的生活中，成熟的、有經驗的眼睛，却會搜尋出豐富的、不曾被發現過的人生。甚至，會牽引出一幕驚濤駭浪般的、叫人深思，叫人警惕的活劇。

十月的陽光

浩泉

十月的陽光
如一片橙黃的軟緞
覆蓋在大地上
　溫暖　幸福
山川河泊都承受着
陽光的關懷、愛撫

　十月——
金黃的十月
秋不蕭殺
她是收成的季節
　一望無際的禾田
稻谷浪濤起伏
是大地的胸脯健康地呼吸

　十月——
是臉色紅潤的孕婦
她驕傲地顯露着收穫
　瓜熟蒂落　稻谷飄香
一切是珍貴的勞動成果

　十月——
是第二個春天翩然蒞臨
金風玉露依然
生命的綠仍在繁衍

　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十月
西伯利亞就吹來時代的薰風
　二十六年前
十月的陽光更在大地上
煥發出前所未有的輝煌

　十月的陽光火紅
在我們血管中注進無限的能量
在我們皮膚上塗抹健康的古銅

　十月的陽光
在你懷中我們感到幸福滿足
　讓我們緊緊擁抱吧
十月的陽光

詩的回答

韓牧

答一位詩作者

——在那個詩朗誦晚會中，你提出「反對投入羣衆」的論調。

一

你說的「內省」
是不是說
閉上眼睛可以看到自己的心靈
像一尊高僧　面壁入定

二

你看路用不用眼睛
你看自己的眼睛用不用鏡子
你憑什麼知道你臉上有污點
請你環視
有一個明亮的鏡子環繞着你

三

你說李白「並沒有投入羣衆」
請先回答我

二十世紀的李白
就應該等於八世紀的李白麼

三

羣衆是一棵茂盛的大樹
個人
是樹上的一片葉
葉離開了樹將會怎麼樣
說到底
葉只有現在　樹才有將來

四

如果那些愛憎只屬於羣衆的
你不會去寫它
如果那些愛憎只屬於你自己的
羣衆不會去讀它——
你想一想
就可以決定你感情的方向

五

水滴千方百計奔向海洋
淚　却在冒認是海洋一份子
海洋會稀罕一滴淚麼
做一滴水　不要做一滴淚

答一位詩讀者

——你說：詩是什麼？

是畫　寫給眼睛
又是歌　寫給耳朵
是詩人的日記
又是社會的歷史
是寫給咱們的
又是寫給他們的
是舊時代的墓誌
又是新時代的旗幟

給初生的女兒（外一首）

凌亦清

不要你知道
曾給我帶來
多少痛楚多少勞累
祇要你記住
你出生在
冷酷的醫院
罪惡的社會

即使還有人
被逼賣兒女
或許是對自己的孩子
作別有用心的投資
但我誓言
你我將與貧窮共存

而明天
你也絕不是
一棵搖錢樹

像你父親那樣
我也從不夢想

下一代報予
生活的虛榮
你的一分光和熱
倘能閃耀於
人類歷史中
便是我們的幸福

給一個是親非親人

雖不能選擇
與自己近血緣的人
但我能識別
眞正的
誰親誰不親

縱使你有過樸實的青春
在我童年的回憶中
如今簇擁着你的名和利
已把我們遠隔

連那輕紗似的親情
也撕碎得毫無餘剩
或許更由於
我沒有跟你走

踏上青雲的路
而你却沉迷
在淘金之夢裏
不管你怎麼想

我仍盼望
有一天你終會夢醒
回復昔日的眞純
一如你在螢光幕前
愛扮演的善良角色

文藝書訊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古典小說，平裝三冊，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定價港幣十八元。

徐霞客遊記　徐宏祖著。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定價港幣十五元。

中國近世戲曲史　(日本)青木正兒著，王古魯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全二冊，定價港幣二十二元。

愛名譽的人　李林風著。短篇小說集，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沉船　(泰國)高桐著。短篇小說集，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九角。

春花集　張茅著。小品隨筆集，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

海華集　過千帆著。散文隨筆集，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少女魯濱遜　(美國)史葛・奧刁著，高梁兒譯。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叢書之一。定價港幣三元。

我愛秋風勁　石中英著。散文集，"新綠叢書"之一。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

走在風砂的路上　曹毅著。收有小品隨感十四篇。

新加坡而今出版公司出版，定價叻幣八角。

我們回頭向時間揮手（外一章）

黃花

我們回頭向時間揮手
時間啊！
你應該很諒解我們爲什麼不把你等候
但縱使我們已經不僅是疾如駿馬
也請時間你不要思量如何向我們祝賀
遍佈我們身上的鞭痕只接受策勵
跑！跑！跑！
讓我們這些幸福地馳騁在自己土地上
　的人們
用幾十年時間趕過人家的幾百年
遠遠把「英雄們」的嘲笑、凌辱拋在
　後頭

大城小調

一

經濟危機
繳收了危樓的死亡證
奪走了地盤的出生紙

二

不夠年齡
就是捱餓也不准進工廠
你想當小販謀生
便要設法擠進小販也難以轉身的「認
　可區」……
應該牢記這是個「法治之區」
你可以因守「法」而名正言順地餓死
就是決不能違「法」而叛逆地勞動

三

小兒子在被窩中窒息
被積習的疲勞俘虜而昏睡的父母
共同（摟抱着小兒子的死神）發出安
　慰的微笑
可能還在一起織着美夢
睡得更香了

四

大魚
不僅在吞噬着中、小魚
還同時消化着你和我

五

的士
在碼頭排長龍
苦候
或許司機肩挑的生活重擔着實太重了
恐怕的士也負載不起
故此它更加寸步難移吧
遊客們
你們明白不明白
這城市對你們的優良服務
是怎樣來的

顯靈記

（埃及）鐵夫非克・阿爾哈金 著
穆 川 譯

鐵夫非克・阿爾哈金（Tewfik Al-Hakim）是當代阿聯（埃及）著名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在戲劇界特別享有盛譽。阿爾哈金一九〇二年出生於亞力山大港，早年是在農村中度過的，後來在開羅的大學學法律，畢業之後又到法國巴黎留學，學習文學。在讀大學期間，一度因積極參加反英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被捕。後來他從法國回到埃及，在政府和省政府的法律部門工作了四年，以後就專業從事文藝創作活動。

早在法國留學時期，他已經開始寫作第一個劇本。一九二七年開始寫作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發表了小說「精靈的歸來」（The Return of The Spirit）。這是一部描寫中產階級和農民問題的作品，重點在表現一九一九年民族主義愛國鬥爭的歷史。以後陸續寫作了近五十本書，其中最著名的小說是「正義的迷亂」（The Maze of Justice）和「東方之

鳥」(Bird of The East)，都是以埃及農村爲題材的，廣泛地反映了埃及社會生活的眞情實況，在埃及現實主義文學中佔有一定地位。

阿爾哈金的戲劇創作比較受到重視，大部份都是社會性的內容，能抓住社會上的重大問題和所構成的尖銳矛盾。另外有一部份則是用歷史題材寫成的，包括一部很長的巨作，描寫了宗教哲學家穆罕默德的生平。這些作品都貫串着作者的哲學思想，對當前社會的言行不一提出辛辣的諷刺。

阿爾哈金不論是寫劇本或小說，都非常著重形象的塑造，技巧也相當高妙。他的作品已被譯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希伯來文，近作有長篇小說「爬樹人」(The Tree Climber)。這兒介紹的一篇短篇小說「顯靈記」，選譯自「阿拉伯現代短篇小說集」，這是一篇諷刺性的作品，寫來生動幽默。——譯 者

主教一大清早就醒來，開始禱告了，這是他的習慣，只有巢中的鳥兒比他起得更早些。他的虔誠以及他爲這東方地區的教區所做的工作，使得他在宗教界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崇敬。

在他的門前，長着一棵由他親手種植的小橄欖樹，他每天總是在日出之前，就親自去給它澆水，迎接那紅得像熟透的棗子一樣的朝陽，從東方地平綫噴薄而出，光芒四射，把金色的光束投在曉露瑩凝的葉子上，照亮了它們紛紛滑落的銀子般的珠滴。

那天早上，正當主教給橄欖樹澆完了水，準備返回屋裏去的時刻，他發現自己面對着一羣悲傷和憂愁滿臉的老百姓，其中一個鼓起勇氣用懇求的聲調對他說：

「神父啊！救救我們吧！除了你沒有人能救我們啦！我老婆病得快要死了，她請求你在她死前給她祝福一下。」

「她在哪兒呢？」

「就在附近的一條村子裏，坐騎都給你準備好了，」那漢子答道，指點着那兩隻備好了鞍韉的驢子，正站在那兒等候着他們去騎。

「我的孩子們，我樂於一行，」主教說，「請稍爲等我一等，讓我去安排一下我的事務，告訴我的同事，然後回來跟你們一道去。」

「沒有時間啦！」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那女人快死了，就是現在趕到也恐怕太遲了呢，請跟我們立即動身吧，要是你眞想施恩給我們，給那垂死的女人作個大發慈悲的救星，就請馬上動身吧。那地方並不遠，太陽還沒昇到中天，我們就可以去了又回來了。」

「好吧，那麼，我們立即動身！」主教帶着虔誠的狂熱同意了。他向那兩頭驢子走去，後面跟着那一大羣人。

他騎上了一頭驢子，而那個垂死的女人的丈夫騎上了另一頭，就動身前去了。

他們一連趕了好幾個鐘頭的路，主教不斷地問到了沒有，可那些鞭策着驢子的人總是說，「快到了，我們就快到啦！」可一直到日已中天，他們才看到那村子。

他們走進村子，只聽得一片狗吠聲，還有那些村民歡迎他們的呼聲，他們大伙走進一家院子裏去。人們將主教引進一間大房間，他見到有一個婦人躺在床上，兩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他走上前去向她打了個招呼，但她沒有回答，因爲她已經在死亡的門口了。於是他就開始爲她作死前恕罪的祝福，但他才剛禱告完畢，那婦人大力地嘆息了一聲，隨即抽噎起來。主教心想，她是要斷氣了。

可她非但沒有斷氣，竟眨巴着眼睛，目光也清晰起來，接着她翻過身來，喃喃地問道：

「我在什麼地方呀？」

「你是在你自己家裏嘛，」吃驚的主教應道。

「給我點兒水喝吧。」

「把水壺拿來！」圍在她周圍的親戚都喊叫起來，「快，把水瓶遞過來！」

他們爭先恐後地跑出去，拿來了一個濶口的大水壺，那女人喝了一大口，然後心滿意足地打了個噎，說道：

「有什麼東西吃的嗎？我好餓啊！」

房子裏每個人都到處張羅，拿食物來給她吃，那女人就在周圍的人驚詫的目光之下，開始狼吞虎嚥地吃喝起來；吃完後她從床上下來，在屋裏到處走動，完全好起來了。

人們目覩這情景，都跪倒在主教跟前，在他的手上和脚上印上了無數的吻，大聲喊道，「上帝的聖人啊！你的祝福已降福給這屋子，使那死了的女人起死回生啦！我們欠你的恩情，眞不知用什麼作禮物，才能表達出我們對你的感激之心呢？」

「我根本沒有做過什麼值得你們報答或感激的事啊，」主教仍舊被這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迷惘困惑，他回答道，「那是上帝的力量幹出來的。」

「你要怎麼說都行，」那家的主人說，「那全是上帝的旨意，通過你的手顯靈行使神迹，上帝的聖人啊！你已降臨到我們微陋的家宅，既給我們帶來了無上的榮耀和最好的運氣，你一定得讓我們按我們的環境許可盡盡義務來感恩啊。」

他吩咐給客人準備好一間安靜的房間，將主教安頓進去。不論什麼時候主教一提出要走，這家主人就以一切最

神聖的東西起誓，他怎麼也不能讓他這吉祥的客人不住上三天就走掉的，這是對救活他妻子的恩人最起碼的報答。在這段報恩的日子裏，大家對主教無限尊敬，簡直當他是活神仙一樣。

最後報恩算是報完了，主人給一匹坐騎披好鞍子，還載滿了禮物，有家製的麵包、扁豆和鷄；另外還在主教手中硬塞上五塊錢，作爲對教堂的捐獻。

他陪主教走出大門，剛把他扶上了驢子，就有一個漢子喘息得快透不過氣來，一跑近來就側身跪倒在主教的身旁。

「神父啊，」他懇求道，「你行神迹的事已傳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莊，我有一個伯父，他對我來說就等於自己父親一樣，現在他正在死神的門口，他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因此求你在他的靈魂離開他之前，能實現他這個希望吧！」

「可是，我的兒子，我早已準備好要回家去了啊。」主教很含糊地答了一句。

「這樣一件事花不了你多少時間的，你不去見過我的伯父，我就不能讓你走了！」那漢子一把拉住驢子的韁繩，强領着他前行。

「那你這位伯父又在什麼地方呢？」主教問道。

「很近這兒，只要走幾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主教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他們足足走了一個鐘頭，才到達另一條村子。在那村裏，他見到一間跟上次那間一樣的房子，裏邊有一個男人躺在床上，他的家人圍着他正在哭生哭死。主教上前去爲那病人禱告一番，他才祝福完畢，奇迹又出現了：那垂死的人站了起來，喊着要吃的喝的。人們看到這樣的奇迹迭次出現，都驚駭得不得了，他們以一切他們最親的東西起誓，一定要這位聖人留住三天，以盡報恩之意。

主教在這三天中，又享受到人們無盡的感激尊敬。等到他們將他一直送到村口，給他載滿了各種禮物，第三個村子的人又來了，這漢子要求主教去訪問一下他那村子，即使只停留片刻也好，給某一個骨架子散開來的人祝福一下。

那主教沒辦法避開這人，那漢子一把拉住驢子的轡頭，硬把主教拖進他村子的一間屋子去。在那兒他們見到了一個殘廢的瘸腿青年，主教才一碰到他，他就一躍而起，用兩條腿走路了，於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歡呼慶祝起來。

全村的人都異口同聲要對這行神迹的聖人表達感激之情，當然又是留住三夜，就像前兩個村子一模一樣。等到三天過後，他們到來向主教告別，又再送了很多禮物給他，

加上他原先所得的，多得那騾子快要被它們壓垮了。他們比前兩村的人捐獻得更慷慨，主教這時已爲教堂收到將近二十塊錢的款項了。他將這些錢放進荷包裏，藏在他的長袍裏面。接着，他蹬上騾子，要求他的主人護送他到他那村去，於是大家就跟他一起動身，跟在他那騾子背後步行。

他們說：「我們會一心一意地護送你，我們不會半路離開你而走掉的，一直到把你交回給你的人，你對我們來說比金子還要寶貴呢！」

「我給你們增添了不少麻煩，」主教說，「不管怎麼說，你們都知道，這路上不安全，這省份盜賊橫行，治安不好啊。」

「這可是眞的，」他們答道，「這附近他們光天化日也擄人綁架呢。」

「甚至政府也沒有能力將這些四處擴散的邪惡消滅掉！」主教說，「我聽人告訴過我，說土匪在公路上攔劫公共汽車，他們逐個審視乘客，好發現他們認爲有錢人家的，就將他們擄走，過後要他們的親屬付一大筆贖金才放人。有時車上還有保安人員，我聽說有一次，有兩個警察混在乘客當中，車被攔停後，當那被土匪挑出來的乘客向警察呼救，這兩個警察是多麼懼怕那些强盜，他們對那被綁架的人只說：『你走吧，別礙了我們趕路！』」

村民聽了哈哈大笑，對主教說，「不要害怕！只要你跟我們在一塊的話，不到你安全返回本村，是不會叫你下來的。」

「我知道你們是非常豪爽的！你們已經以榮耀與慷慨使我心服了！」

「可別那麼說，你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呢！」他們一路走在主教背後，贊揚他的德行，詳細地講述他顯靈的神迹。他傾聽着他們交談的話，心中想了又想所經歷的一切奇妙的事。最後，他大聲宣稱：「眞的，過去幾天我所碰見的事，眞是無法使人忘懷的！這些神迹眞的可能會是由於我的禱告才出現的嗎？」

「難道你還懷疑它嗎？」

「我不是先知，我想上帝不會通過我來顯靈，更可能是你們使我能做出這些神迹來的呢！」

「我們？」他們全都同聲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對，你們才是眞正的原因。」

「誰告訴你的？」他們喃喃地說，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

「那是由於你們的虔誠，」主教帶着堅信地繼續說下

去，「虔誠使你們做出這一切。你們不知道在信仰者靈魂深處的力量，虔誠是一種力量，我的孩子們！虔誠是一種力量！奇迹都是深深埋在你們的心中，就像那岩石中的水一樣，只有虔誠，能夠使它們迸發出來！」他就沿着這話題盡講下去，而那些跟在他後邊的人盡在搖頭。

他講得越來越激動，熱情洋溢，根本沒有注意到後邊的人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溜走掉。直到他回到本村教堂時，他才從天上回到人間，轉過身來感謝他們護送他回家，當他發現只剩下他一個人時，驚詫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他的驚詫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爲他立即就走到了他的家了，他的同事祭司和神父向他衝過來，抱住他，吻他的手，激動得眼淚直往下淌。其中一個緊緊抱住他說：「你終於平安無事回來啦！他們遵守了他們的諾言，他們肯放你回來，就由得他們把錢拿去好了，主教啊，對於我們來說，主教是比金錢還要珍貴的！」

主教聽見「金錢」這個詞，就大聲地問：「什麼金錢？」

「我們付給土匪的贖金嘛。」

「什麼土匪呢？」

「就是綁架你的那幫土匪呀，最初他們少過一千塊錢也不滿足，都說你的身價是以你的體重折成金子才行。我們懇求他們減一半，不知怎的，後來他們肯了，所以我們從教堂基金中取出五百塊作贖金把你贖回來。」

「五百塊錢！」主教大叫起來，「你爲我付這麼一大筆錢！他們告訴你們我是被綁了架嗎？」

「對啊！你失踪三日後，有些人來找我們，說有一幫土匪在你早上給門前的橄欖樹澆水時，將你綁架走的。他們發誓說，要是不付贖金的話，就撕掉你這票，如果付的話，就把你平安無事地送回來。」

主教聽了這番話，仔細思考，再回想在他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就恍然大悟了。

「這就對了，那一切就能解釋明白啦，」他像對自己講話般自言自語道，「那些個死人，病人和瘸腿的，一經我祝福，就能躍然而癒！眞是多麼一流的杰作啊！」

他的家人親朋再次走近來，檢查過他的身體和衣服，一邊快樂地說：「主教啊，只要你平安無事，那就萬事大吉了。我們希望他們在擄去你時，沒有虐待你，他們是怎樣對待你的？」

他在迷惘中答道：「他們使我幹了幾件上帝顯靈的奇迹——這些奇迹花去了教堂五百塊的基金！」

卡儂鵠婆婆

（泰國）素越·哇拉里洛著
沈逸文譯

賣「卡儂鵠」（註一）的婆婆，在這個趨向於現代化的泰國社會裏，是一個有點兒落伍的女販；她不懂得向顧客討好，缺乏生意人所必備的眉開眼笑與及噓寒問暖的性格。她的臉龐，總是扳得緊緊的，不苟言笑；就是有人發問，也只是問一句答一句，絕沒有第二句話。可是，爲什麼她的卡儂鵠，却如此旺市呢？每天清早未到八時，她便挑起

空着的盛米漿陶缽，和卡儂鵠盤回家。她把陶爐的火滅熄，藏於固定擺賣的攤子下面，她從不花費時間把它挑回家，縱使被偷去，也不痛惜。

她擺賣卡儂鵠的攤子，位於一處遭受火劫後，尚未重建的地界內，這片地的主人以一些破舊的白鐵片，把四週加以圍住。不知她憑了什麼法力，竟能在靠近大路墘這一面，拆下兩片白鐵片，使之成爲可供開關的門兒，而自己則坐在一隻長闊度均約莫一公尺的矮木桌旁邊販賣卡儂鵠。她每天販賣的時間，不會超過早上八時，碰上下雨的早晨，她便不賣。攤子前面，是一條約莫四公尺闊的人行道，熙來攘往的男女老少，打自天還未亮，便絡繹不絕。也許正因此她的卡儂鵠才能夠一早便賣完。

有關卡儂鵠婆婆終日扳緊着臉，不苟言笑的這一件事，已經成爲人們茶餘酒後的談資。

我購買東西時，視賣者的態度，比東西的質地更重要。第一天瞧見卡儂鵠婆婆的臉，我便感到，這位老婦，一定不會有機會可得到我的光顧了，

可是我的捷兒，却使我做出違反心意的事。當清早時分，牽着捷兒散步時，他一眼瞥見卡儂鵠，便立刻嚷着要吃，爲了不使兒子失望，我只得上前步向賣卡儂鵠的婆婆。

「怎樣賣呢，耶（註二）？」我按照自己平日待人的性情，温和地問。卡儂鵠婆婆仰起臉來，朝我瞥了一眼，便把眼光投在面前的卡儂鵠盤上，語氣短促地答：

「每臼五，一對十……」

「那麼，就買一銖吧，耶；可不可多給一些？」

「不行！」語氣依然是那麼短促，然後管自俯起陶缽裏已調拌好的米漿，熟練地倒進那小小的臼盤裏，再轉身俯起甜椰漿添下去；空着的另一邊手，則取起由碎布束成一小團的布團，蘸了蓮油，在空着的臼盤裏塗抹，使倒下的米漿，不致沾緊盤壁。捷兒關心而孩子氣地問道：

「耶呀，這些卡儂鵠，是用什麼東西做成的呢？」

「耶自己磨的米漿，……」她沒好氣地邊答邊朝捷兒睨視了一眼。她這種不近人情的舉止，却能每天都絕早地便把卡儂鵠賣光，顧客們對她這副近乎憤世嫉俗的臉色，非但忍受得了，甚至好像一旦沒有吃到這老婦的卡儂鵠，便會感到渾身不舒適似的，實在不可思議！

當站在攤前等待着她利用斷柄的白鐵湯匙，把臼盤裏的卡儂鵠俯起來，成對成對地放到舖上舊報紙的白鐵盤上時，我瞧見許多男女孩子湧上前來，手裏各自握緊價值不

等的輔幣，排成行列地站着；從他們那黑溜溜，全神貫注着的眸子裏，可看出每個孩子，都十分迷戀着她的卡儂鵠！

有的孩子等得不耐煩，禁不住喃喃地抱怨，這位老婦人立刻轉過臉來怒眼瞪視，好像那個孩子是自己的兒孫似的說：

「必須依照次序呀！……你是學生，應該注意禮貌一點。」

她的語氣斬釘截鐵，而且眸子裏露出嚴厲的光芒，使那孩子懊尷已極。我自己儘管多麼不喜歡她這種態度，但心中却不禁對她這種指導孩子的精神感到敬佩。

結果，我們終於買到一銖錢的盛於芭蕉葉甲通(註三)裏的卡儂鵠回家。

回抵家裏，捷兒不顧一切，埋頭大吃一頓，我禁不住，也取起一臼來嘗試，果然十分可口，便一連吃了三臼。起初，我還藐視地認爲，凡熱的東西，都是可口的。可是，一旦認眞的吃時，才深深領略到，那位面無笑容的老婦，配製卡儂鵠的手藝，實在不凡呀。

至於捷兒，居然一口氣吃下了八臼卡儂鵠，再加上一杯鮮乳，已足夠作他的早餐了。但爲了不喜歡去看那老婦人難看的臉色，打自那天，我的心裏却巴望捷兒能夠把卡儂鵠這東西忘記。

隔天清早，捷兒居然也一言不提卡儂鵠了。也許因爲我帶他走另一條不必打從那位面無笑容的老婦攤前經過的道路之故吧。

然而多隔一天，捷兒醒轉起來，見我正坐在桌上書寫時，便客氣地上前來巴結奉承道：

「媽有工作，不必帶我出去散步啦；——給我一銖錢吧。」

「七早八早，要錢去買什麼呢？」我誠恐兒子買些沒有益處的東西吃，故細心盤問。捷兒露出一個羞怯怯的微笑，把臉伸到我的耳邊，輕聲說道：

「買卡儂鵠呀！」

結果，我不得不又付出一銖錢，讓他再向那面無笑容，神態傲慢的老婦去買卡儂鵠去。

此後，捷兒常常大清早便離家，回來時，手裏總是捧着一個盛着卡儂鵠的芭蕉葉甲通；但也不是天天如此，他也有吃厭的時候，只是隔不了多久，便依舊把卡儂鵠買回來充當早餐。

一天，我坐瞧捷兒津津有味地在吃着卡儂鵠，禁不住問他道：

「捷兒，卡儂鵠眞的很可口嗎，令你時常都買來吃？」

「不大可口的，但很憐憫她老人家！」

「憐憫她幹什麼？——終日扳緊着臉，不輕言笑，這種人不該來做生意的。」我直截了當地對兒子說：「你不覺得嗎？她一開口便沒好氣地說着硬扳扳的話，像無汁的檸檬般，幾曾見她對你歡笑過？」

捷兒搖着頭：

「不，……不曾。她多麼冷酷；但我對她十分憐憫呀！」

「憐憫冷酷不近人情的人，有什麼意思？……」

捷兒不語。我再補充一句：

「值得我們憐憫的，應該是遭逢不幸的謙恭有禮的人。」

「我是憐憫她的貧窮呀！——媽不見嗎，她只有一件衣衫，一條圍幔，而且還補滿釘子！」

「她沒有兄弟姐妹，兒孫親友嗎？」

捷兒眼眶紅紅地搖着頭。在我的兒子身上，有一點令人快慰的地方是，他具有同情窮苦人家，同情每一種小動物的好心腸，這是有異於其他孩子的。現在他所說的話，使我腦海裏顯現出卡儂鵠婆婆的鮮明形象——一張扳得緊緊，憤世嫉俗的臉龐，嵌着一對睨視人的眸子；一具年逾花甲、枯瘦乾癟的身軀；兩手青筋畢現；那一件深藍色對襟短袖衫，跟黑色圍幔一樣的陳舊；足上所穿的，是一雙又寬又大的汽車輪胎拖鞋……。

「她喜歡我多於任何孩子呀！」

「像卡儂鵠婆婆那種人，也會懂得喜歡任何人嗎！孩子，媽見她總是滿臉冷冰冰陰森森的神色！」

「就是嘛，她竟然喜歡我！」

「你怎麼知道她喜歡你呢？——不是說她從不曾跟你歡笑過嗎？」

「她對我談的話，比其他的孩子多。」

「談的什麼事呢？」

「她問我已讀幾年級了……我說小學三年；她便問已讀到泰國的歷史了沒有？我說已讀到了；她點頭說道，改天要考問一些歷史的事。」

「那麼，今天她考問過沒有？」

捷兒把食指豎起來：

「只考問一題道，第二次城池失陷，是在何時？」

「那麼，你可答得來？」

「多容易，——是在佛曆二三一〇（一七六七）年呀！」

我爲捷兒的聰穎伶俐而禁不住發出得意的微笑，接着再問道：

「耶說你答得對不對？」

「對呀！」

「她可有稱讚你？」

捷兒搖着頭說：

「耶從不稱讚任何人的。她只是點着頭，把卡儂鴿遞給我，說改日將再考問，我說明天早晨也可以，她搖着頭說道，別天天來買，免至日後吃厭了，使她賣不出，她說久久吃一次更好。」

「嗯，……這位婆婆，實在也太怪異……」

隔天一早，捷兒又買來一甲通卡儂鴿。可是這次，他只吃了兩口，便說厭了，結果還是由爸媽幫着吃。

「耶卡儂鴿，可有再考歷史嗎？」

「有的，但答不來，她遂講給我聽。」

我詫異地瞧着捷兒的爸的臉，這位賣卡儂鴿的老婦，居然能夠講述歷史給孩子們聽？

「她講的技巧眞了不得，簡短淺顯，很易明白呀！」

「她講哪一段歷史？」

「就是城池失陷的那一段呀！——她十分崇敬鄭皇，她說鄭皇眞十分英勇能幹，只帶來五百人馬，便能保衛國土。她說鄭皇聰明機警，當時是甘烹碧城的總督，爵銜是拍耶哇棲臘巴干侯爵；當城池失陷，便帶領人馬，渡海進巴眞城，到羅勇及尖竹汶各地去作戰。她講道，當進攻尖竹汶城時，鄭皇命衆兵士把陶製的鍋缽完全打碎，然後到城裏去吃早餐；鄭皇自己却坐在象頸上，把城門摧毀，順利地進城去。當時，鄭皇所乘坐的象，名叫攀欺里挽冲。——耶的記性眞强，連象的名字還記得呀！」

「此外，她還有講些什麼嗎？」捷兒的爸越聽越關心地問，捷兒滿心歡愉地繼續敘述：

「耶講道，尖竹汶城失陷僅兩個月，便被鄭皇奪回。可是當凱旋回歸噠城時，却發現一排外國大帆船，正集中火力準備射擊；鄭皇遂下令迎戰，結果佔領了帆船。這次，獲得了甚多外國商品呀！……」

「果然講得頭頭是道！」我對孩子的爸說，他頻頻地點着頭：

「我懷疑她可能曾當過教師的。」

我轉過臉去問捷兒道：

「你可曾詢問過她，是不是曾當過教師？」

捷兒搖着頭說：

「不敢問的，怕她責罵。……我曾跟朋友們猜測她的年齡，被她聽見，還遭責罵道：沒有禮貌。良好的學生，是不可探問大人的年齡的！以後就不敢再問她什麼……」

我們已好多天沒有記起卡儂鵠婆婆了，因爲學校開學，捷兒沒有時間到屋外去散步，或跟朋友們嬉戲。他一早起身，我已給他準備好了早餐，因此，他把卡儂鵠婆婆忘記了一個時期。

直到星期六，捷兒不必上學，他一早便溜出家門，我暗自猜測，等刻他一定捧着卡儂鵠回來的。但結果却出乎意外，捷兒抱進家裏來的，却是一隻白毛的小狗兒。

「媽，這隻小狗兒名叫沙努，是碩訕養的。」他報告着。

這隻「沙畢種」的小沙努，約莫六個月大，生得十分可愛，我情不自禁地接過手來抱，一面問捷兒道：

「孩子，碩訕是誰呢？」

「是耶卡儂鵠攤子附近，新搬來的人家，他的爸爸搬遷到這裏來，是因爲接近碩訕唸書的孟乍母匹學校，上學下學很方便呀！」

我稱讚「沙努」一陣後，又問捷兒道：

「今天不吃卡儂鵠嗎，孩子？」

「不吃！」捷兒哭喪着臉說：「耶卡儂鵠憎惡沙努。清早，碩訕帶沙努到屋外大小便，經過耶卡儂鵠攤前時，她便厲聲驅逐沙努，她怕沙努會跑近攤前亂撒屎尿。每次經過都被驅逐，她也許對狗兒是很憎惡吧！」

「她也許不是憎惡，只是怕牠會把攤前弄髒，妨礙她做生意吧，孩子。」

「我不喜歡憎惡狗兒的人，我從此不再買她的卡儂鵠了！……」

「這沒有足夠的理由呀，孩子！一個人喜歡什麼，愛好什麼，不能强求他人像自己一樣的喜愛，人心是不同的。因此，對誰愛憎，都應該有適當的理由。」

捷兒沒有聲辯，他抱起沙努再走出家門，告訴我要把沙努送還碩訕，他只是向他借來向媽媽炫耀的。

在逝去的一週間，捷兒不肯再向那老婆婆買卡儂鵠吃，我自己也沒有時間理會。何況這當兒，沙努正成爲他心愛的寵物。他緊纏爸媽給他買一隻像沙努那樣的狗兒，使爸不得不給他許下諾言，在他那即將來臨的誕辰，送一隻給他，作爲他生日的禮物。捷兒歡喜得不得了。

星期日，捷兒一早起身，洗好臉後便離開家門，他也許上那位年齡比他大的朋友碩訕的家裏去逗沙努玩吧。可是，今天的情形有點奇怪，已超過八時，我們進早餐時間快半句鐘，仍不見捷兒回來。我正想要求他爸出去尋找，剛好捷兒臉色蒼白，滿臉淚珠，匆匆地跑進家裏，直奔上前找我。我大吃一驚，慌忙張開兩臂把他摟抱，無限惶惑地詰問。捷兒只顧埋首在我胸前啜泣，良久良久，才嗚嗚咽咽，斷斷續續地說道：

「耶……耶卡儂鵠；……耶卡儂鵠，……唉唷！我可憐的耶卡儂鵠呀！……」

「究竟怎麼一回事呢，孩子？——有什麼不測，發生在耶卡儂鵠身上是嗎？……」打自捷兒步上八歲至今，我從不曾見他如此悲慟地哭泣過，因此，我心中大大不安起來。

「耶卡儂鵠被車撞中，……鮮血濺滿一地呀，媽！……」

捷兒只說得這幾句話，便泣不成聲，我自己也魂飛魄散。安慰了良久，捷兒才說卡儂鵠婆婆，是當他面前被車撞中的。——

「我完全誤解了她呀，媽！……她……她其實並不憎惡沙努；……她……她是爲了搶救沙努才被車撞中了。……唉唷，……耶卡儂鵠是憐愛沙努的，如果她果眞如此死去，她一定就是爲沙努而死了！……」

當捷兒的啜泣聲漸漸地停住之後，他便一五一十地講述——

當碩訕和捷兒帶沙努在那面臨大馬路的屋前人行道上玩耍時，沙努朝卡儂鵠婆婆的攤前跑去，捷兒忙搖手逐開沙努，不許牠跑到婆婆的攤前一帶去打擾。捷兒每一次驅逐，沙努總是跑回來找主人。可是，今天牠却改變主意，反而朝大馬路跑過去，昂然站立於馬路中央。碩訕見狀，很不放心，慌忙跟着跳到馬路中央，準備把牠趕回。可是頑皮的沙努，以爲主人跑出來跟牠玩耍，便朝卡儂鵠婆婆這邊的人行道衝過來。

「沙努的脚十分矮短，故跑得很緩……」捷兒以帶哽咽的聲調講述道：「一輛公共汽車疾馳而來，公共汽車駛得很快呀！……碩訕站在馬路中央給嚇呆了，捷自己也給嚇呆。……可是，耶卡儂鵠却沒有嚇呆，她站起身，跳過卡儂鵠爐，直跑上前去找沙努。呀，媽。小沙努也許怕她，尾巴捲入屁股下，愕然站在當地不走；耶卡儂鵠彎下腰把牠抱了起來，然後轉身跑近人行道。可是，……媽

呀！……」

我的心劇烈跳動，怔怔地瞧着捷兒的臉。這當兒，捷兒又開始邊嗚咽，邊輕聲講道：

「如果耶卡儂鵠不絆及自己的足跌倒，她是趕得及跨上人行道的。可是，……她跌倒，……跌倒下去呀！沙努一脫手，便迅速地跑來就我，可是耶卡儂鵠，……公共汽車制輪的聲音，震天價響呀，媽！……但已來不及了……」

事實正如捷兒所講一般，卡儂鵠婆婆竭力要站起身來，但她所能爲力的，僅是躬起上身，公共汽車的車頭和那巨大的輪胎，已無情地朝她的身上輾過去！……

當然，……車輪剛好朝她的胸前輾過，她的鮮血，怎能不濺滿一地！……

我一時咽喉哽塞，望着兒子的臉，然後把他拉上前來緊緊摟住。我深深懂得，兒子之如此悲傷痛哭，是因爲傷心自己對卡儂鵠婆婆的誤解——婆婆不許沙努到攤前來打擾，對沙努加以驅逐，自己竟糊里糊塗地憎惡她；但實際上，她的心却充滿着慈愛與憐憫，雖則只是一隻孩子們心愛的小動物！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她下決心冒着性命的危險，跑出去搶救那隻小狗兒呢？我想，捷兒一定會比任何人回答得更詳盡。

我自己之感內疚和悲傷，並不在兒子之下，因爲我也曾一度對她那張扳得緊緊的臉龐，和那像無汁的檸檬般短促的語氣感到不滿。現在我已領悟了，我們若從臉龐和語氣上去衡量一個人的心地，是會錯誤的。不少滿臉笑容，甜言蜜語的人，其心地比起卡儂鵠婆婆來，不知要兇惡、卑劣幾多倍呀！

卡儂鵠婆婆，不管她是何方人氏，她的遺體，却受到我家——我、捷兒、和他爸的關心，我們提出願負起料理她的喪事的要求，但却不能如願，因爲有好多位鄰居，已先提出這種意願了。特別是那位給婆婆拆開白鐵片圍籬，讓她到外面來擺賣卡儂鵠的災區地的主人，比任何人表現得格外熱切地要負起治喪事宜。

喪事進行的第一晚，我們到佛寺裏去參加瞻經時，才有機會知道卡儂鵠婆婆，還是一位不曾結婚的老處女，她的眞實姓名是「柿・巫帕察」。

當她的眞姓名顯現在大家眼前，捷兒的爸透過凄惶的臉色，驀地顯得十分受震動。我詫異地瞧着他，他便斜過頭來，唉聲嘆氣地耳語道：「唉，柿老師，……打自幼稚園，便曾當過我的老師，……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每一

個學生，也會緊緊記住的；柿・巫帕察老師是多麼的嚴峻，全校的學生，包括我都懼怕她！……唉，如果早一點知道老師晚景如此凄凉，要以賣卡儂鵠渡生的話，……我將……」

他說不出將怎麼辦，……他的眸子已溢滿淚珠，而且臉龐已變得十分蒼白了。

我隨之感到喉頭哽塞，很想大哭一場，但哭不出，因心中對丈夫有點氣恨，氣恨他不曾踏出門外，一下班回家，便沉迷在家裏看書啦，種植風蘭啦！如果他清晨隨兒子或我到外面散步，他一定會碰見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師——卡儂鵠婆婆；而且說不定，她不必爲了跑出去搶救那隻小狗兒，而這麼可憐地喪生！

一直到今天，不曾再見捷兒提起想吃卡儂鵠了！

註一：卡儂鵠，泰語音譯。泰國民間的一種著名甜食，形狀如小小的臼子，故又稱「臼糕」、「臼粿」；每盤盛量約十多二十臼，大約五分鐘便可製成一盤。物美價廉，最受中下層羣衆喜愛，特別是孩子們，更視之爲恩物。

註二：耶，泰語音譯。本義是外祖母，在這裏却是對老婦的一般稱呼。

註三：甲通，泰語音譯。一種用芭蕉葉製成碗狀以盛食品用的器具。

杭州蜜梨的故事

古杏

現在是杭州蜜梨成熟的時候了，它使我想起了一些有關的故事，不妨拿它講講。

就先從杭州說起吧。杭州太著名了，以致外國的賓客到中國來，都想一遊杭州。長久以來，我也多麼希望能到杭州一遊。

當我還沒有來到杭州之前，我已熟習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麼的一個意念。但即使僅僅是那麼樣的一個抽象的意念，我也認爲值得珍貴，一直把它藏在心裏。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一遊杭州。慚愧啦，瞻仰這個名城的豐采，似乎太遲了。但是，其實也不算遲；因爲自己應該見却還未見過的東西，多極了，數也數不清，如果說這也遲，那也遲，就簡直要感到此生的遺憾太多，永遠補償不了的了。

當我遊過杭州以及江南一帶的時候，我覺得西湖岸邊的垂楊固然多姿，却並不比南京的林蔭道更勝；而且，若將西湖比太湖，則太湖的浩渺似乎更能開展人的眼界。我以前藏在心中的意念，忽然動搖了嗎？不，不是動搖，而是充實了、擴大了；並且，它應該不斷的充實，不斷的擴大。

那年到杭州，已是秋深時節，來不及吃蜜梨。老實說，當時我並沒有想起這種杭州特產，因爲在這個風景如畫的環境裏，遊目騁懷，要看的東西很多，要想的事情也

很多，也就忘記了不在時令上的小小的梨子了。

杭州之有蜜梨，我不知始於何時。可能是一百幾十年前吧？可能是幾百年前吧？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吧？但是，這種果品的豐產，以至於惠及四方，却可以斷言，不過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因爲我在十多年前才吃到這種梨子，才知道有這種梨子。別說我孤陋寡聞，相信朋友們跟我有同感的還將不少。

這裏就有一個吃蜜梨的故事。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中學教書。校長、主任都是女的，教員也是女的多，男的自然也有，其中有個別待久了的竟然有點女性化。教員休息室裏，通常一片清靜。各人都在備課、改作業，偶有交談也是輕聲細語，似乎生怕震盪了冷凝着的空氣。

一個柔和得像低音琴弦般的聲音響了：「各位早晨。」誰都知道這就是校長巡視來了，就都恭謹地回應一句：「校長早晨。」如果是比較急迫的脚步聲，高齡的教員就都預感到，這位女主任走進來可能有什麼事；却也知道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通常不過是發現學生的作文把「草菅人命」寫作「草管人命」，或者把「莫名其妙」寫作「莫明其妙」，甚或只是寫了一兩個此地不大通行的簡體字之類，當老師沒有加以糾正，於是女主任認爲責無旁貸地要來指點指點。

這家學校有一種古怪的風氣，似乎沒有什麼比讀錯字音、寫了別字更加嚴重的事體了，所以不僅語文教員是字典、辭典手不釋卷，甚至數理化教員也非懂點四聲、平仄之類不可。有人說，校長就是靠這一手起家的，所以做成這麼樣的一種傳統，並且以爲可以不變應萬變。

不料，有一天，這個寧謐的、只知講究文字音義之別不理世間事的教員休息室，到下午快要放學的時候，突然一個晴天霹靂，起了少有的騷動。當然，這裏所說的「晴天霹靂」和「騷動」，是假設校長、主任目擊其事，就她們的感覺而言。事實上是說得有點誇張，不過事情的發生的確有點突然，誰也不會預感到。

說起來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位女教員帶來了十多個杭州蜜梨，放在手提籃裏，用一張花紋紙蓋得嚴嚴實實的，事前一點也不露風聲，等到快要放學、大家都有點倦態、却未便離校回家的時候，才把梨子拿出來分贈大家嚐一嚐。她善於捕捉時機，這一炮打得很響，一下子引起處處歡聲，紛紛去找小刀來削梨子。

奇怪的是大家都沒有見過這種果品，當然就沒有吃

過。當她們知道這叫做杭州蜜梨時，可能是杭州這個名堂來頭大，大家都感到這種梨子特別珍貴，拿在手裏摩挲一番。不知是誰先把梨子削好了，放進嘴裏咬一口，竟然驚叫起來：「好啊！」一時大家趕緊削梨子，也有人急不及待削了半隻就送進嘴巴去，不到一霎眼的功夫，整個房子便瀰漫着嚼梨子引起的讚歎的聲音。都說梨子味道非凡，都說從沒有吃過這樣的梨子，都說要到杭州去吃個飽，都說有機會一面遊西湖、一面吃梨子該多麼寫意……

大家就這樣吃着、嚷着，屋子裏洋溢着熱烈、親切的氣氛，人們都彷彿打開了彼此隔閡的心扉，可以無拘無束地談些什麼了。這時，大家忘記了「莫名其妙」，忘記了「張冠李戴」，忘記了一切煩瑣的字詞遣用之學；大家也不管校長先生會不會走進來說聲「明天見」，一個平時慣從校長家進出的說：「送一個給校長嚐嚐也好。」但一個聲音隨着響起來：「校長喜歡吃金山橙。」登時引起哄堂大笑。像這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嬉鬧，恐怕是這長久沉寂的高高門牆之下少有的景象。

那天回到家裏，玩味剛才發生的事情，那種生動的情景再現眼前，還添上了一個一個的問號：古井怎麼會揚波？慣於搞些雕蟲小技的人怎麼會對杭州蜜梨產生那樣大的興趣？這是偶然產生的，還是必然存在的因素？這種事情僅是曇花一現，還將有它的發展？……

要說到的是，這一羣教書匠，不外是三個類型：

一類是採取所謂與世無爭的態度，覺得自己生活還過得去，清茶淡飯未必輸給百味珍饈，準備在教育崗位上幹一輩子，且不說一定能夠「作育英才」，這就是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一類是家庭比較富裕的，他們做專職主婦也可以過日子，可是她們覺得自己知書識字，應該在社會做點事，何況拿到薪水，手頭更寬裕些，要怎樣花就怎樣花，誰也管不着。其中還有些是上了年紀的，兒女長大了，早在外洋學成之後建家立業。她們教教書打發日子，待到退休的時候，便到兒女那邊去享晚年。

還有一類該只算是「雜牌軍」，「品流」比較複雜，沒有什麼鮮明的特點，大抵是帶着較多市儈氣的人，包括正當盛年的男女。他們對粉筆生涯沒有多大的興趣，可也不至於流露厭惡的情緒，對改善一身一家的生活却非常着緊，時常顯得有縫便鑽、分毫必爭，慣常進出校長室的那一個，該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而像此人那樣喜歡討好上層，以及愛在別人面前露一手，炫耀一下自己消息靈通，

或者表示自己抱着某種與衆不同的「才幹」，正是這一類人的共性。

在那一段歲月裏，我同這幾類人朝夕相處，雖然都是泛泛之交，可是從片言隻語、生活上的細節末節，有時也可以聽到這個那個人的心聲。

有一次，和一位經年屢月、小心翼翼地替學生改數學作業的同事閒談，不經意地問及她住在香港有多久。她說她是在香港出世的，如果香港算是外國地方，她就是個土生了。她聲音剛落，突然改口說：「不，香港怎算是外國地方呢？……」她沒有再說下去，有點欲說還休的苦衷。我又問她到過什麼別的地方。她說她四十多年來就住在這裏，除了年青時曾陪父親到澳門看大賽車之外，就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她歎息了，然後解嘲似的說：「幸虧我教的是數學，XY代入什麼都可以，如果教的是中國地理，自己連廣州大城是什麼樣貌也不知道，這怎麼行！」

又有一次，一位慣常邀人坐她的小汽車回家的鬢髮斑白的同事，竟然也邀我坐她的車子。我原住得不遠，只以盛情難却，也就趁上她的順風車。我知道她並不是炫耀自己的富有，至少在表面上顯得完全是予人方便。這次她還特地多繞一些路子，笑着說送佛要送到西天，西天決沒有那麼近，不如遊一遊車河。那時臨近春節，路經一個園圃，擺着幾盆含苞待放的牡丹。她看見了，不經意地說：「北京花園裏的牡丹才美哩。凡是中國人都要去一趟，就我來說，如果不去，日後到了加拿大，就償不了平生之願了。」

那天吃過杭州蜜梨之後，反覆沉思，回憶起這一事情，覺得人們心中的某種意念，結合着國家民族感情的，總要通過某種方式表現出來，有時是分散的私語式，有時是集中的爆發式。蜜梨之會該是屬於後者吧，而它却又是從前者發展而來的。教員休息室沉寂得太久了，一些文字考究上的玩意畢竟支撐不住人們的精神生活，所以藉了一個機會，來一個那麼樣的晴天霹靂。這個霹靂震撼了幾乎所有的人，就連我所說的第三類，儘管帶着幾分市儈氣，當時還不是同大家一起吃梨子，而且由衷地發出歡笑嗎？

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是處在風雷激盪的時代。十多年來的情勢起了多大的變化！十多年來人們的思想又有多少不同於往昔！

那位自愧沒有到過外邊去的朋友，聞說已經退休。退休以後，一無顧慮，曾經到內地作過短暫的旅行。相信她看到壯麗的江山，看到欣欣向榮的景象，會想到要在廣濶的天地裏進行耕耘，而且要把力量用到當前需要的地方。她

編輯人語

本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的三十九週年。爲了紀念我們這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紀念這一文化新軍的偉大旗手，我們特組了一個小小的專輯，內容包括有姚芳的“魯迅評水滸”，丁可的“魯迅小說的藝術”，黃蒙田的“魯迅怎樣教導美術青年”，和于思的“魯迅與增田涉”等共四篇。我們的所有談論，很可能不夠深度，或者不夠扼要、全面；我們只是想通過各個不同的側面來試窺魯迅，借此推動讀者們更多的研讀魯迅的著作，吸收它的養分，分從更多的方面和角度去了解他、認識他而已。

本期中載有話劇“賣街邊的奇遇”。一幕三場，是一個可演的小戲。小戲有人稱之爲文藝輕騎兵，它透過生活中的一些片斷或側面，往往可以迅速及時地反映當前社會現實。我們的讀者已不止一次提過要求，希望我們組織這一類的作品。現在這一篇是特邀劇作家何愈執筆的。何愈從事影劇編導工作逾三十年，出品甚多，有其一定內容。我們盼待他和別的搞戲劇創作朋友們不斷爲我們提供新作、佳作。

較新的欄目有“童話”，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也許謝君誼寫“這不過是死神”此篇時，本意並不準備寫童話，而是：實質上仍是小說，不過採取另一形式的表現方法而已。現在把它定爲童話，恐怕也大抵可通，或許還更恰切一點。希望作者能夠同意。說到童話，本期湊巧又有一篇“安徒生逝世百年”，是錢歌川先生從美國遠道寄來的，可惜收到較遲，如果能趕在這位丹麥著名童話家八月四日逝百年紀念前後刊出，那就更有意思了。

本期評論兩篇，分別評介中國現代舊詩家柳亞子和古代阿拉伯的詩人安泰，各有可讀之處。金依的“我們無罪”，范劍的“海灣救生員”，和李林芩的“三部曲”，寫的都是當前社會生活的斷片，保持我們小說一貫面向現實的基本風格。特別是前者，描繪了修整水喉的那中年漢子的不幸遭遇，對與他同運命的人來說，是一種共通的憤懣控訴。讀來益用感人。

如果在內地吃到杭州蜜梨，一定會感到它更有蜜味了。

那位邀我乘坐她的小汽車的朋友，未知已經到了加拿大沒有。如果已經去了，當她踏上彼邦土地時，一定會感到與自己同血統的人們的親情，並且會驚異於他們對中國的事物抱着那麼濃厚的興趣。她如果在那邊竟然也吃到杭州蜜梨，將會感到別有一番滋味吧。

這幾年來，自己每逢吃到蜜梨，眼前就要出現西湖的景色，同時想望着吃到更多地方的佳果。

回家

梅之俊（印度尼西亞）

我背起行囊，拖着瘸腿，開始踏上歸途。好容易從人潮洶湧的碼頭擠上了船，安置好行李後，已是夕陽西下了，晚霞把海水映得紅灩灩，這景色徒增我的傷感，心兒隨着夕陽沉下去，沉下去……

入夜，船啓航了，我站在甲板上的船舷旁，望着月色下銀鱗片片的海浪，想起那過去的事：十年前，自己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毛孩子，家裏窮得過不下去，爸只得讓我跟陳師傅學幹泥水活。於是，我便隨着陳師傅來到謀生的異地。三年的苦學，師傅的循循教導，我終於出師了。此後，跟着師傅及一羣工友們一道，築高樓，起大厦，用心血和汗水換取微薄的薪酬，每月還得省吃儉用，積些錢寄回家，幫補家用，不幸的一天，我在高空作業時摔了一跤，幸而只摔壞了一條腿，却從此斷了我謀生的路。

腿傷了幾個月，至今還未痊癒。這期間，靠了師傅和工友的熱心幫助，才渡過難關。可是大家都是窮苦人，我不能老給人家增負担，只好暫時回到爸媽身旁，況且爸媽知道消息後，也催我回歸幾次。說眞的，離家這麼多年，心兒已像離弦的箭，早飛回去了。……

一陣海風吹來，略有些寒意，我披上一件厚衣，這衣是臨別前，媽在如豆的燈光下，一針一線給我縫製的。如今人長大了，衣却如故，只能披在肩背上。「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我感到全身熱呼呼的，腦海閃出媽和藹可親而又飽經風霜的臉龐，耳裏響起媽親切的話語：「阿仔，媽掛着你，此去啊，要聽話，耐得苦，把手藝學到家，希望你能替爸媽分憂愁……」想到這，腿傷又隱隱作痛，意識到辜負了親人的指望，使

我更增加無限痛苦……

經過三天兩夜的艱苦行程，我終於踏上故鄉的土地，回到我闊別多年的家——它仍在陋巷，而又顯得更加破舊了。一進家門，媽瞅着我，眼裏閃出了淚花。她瘦如乾柴的手，輕輕地撫摸我的病腿，關切地問：

「疼嗎？」

「不，請媽放心。」我忍着痛說。

「哎，你這腿傷，媽日夜都在牽腸掛肚的，早該回來給媽看看。」媽心疼地怪怨着我。

爸扳着我的肩膀，從頭到脚仔細端詳，他佈滿花白鬍子的嘴抖動着，但說不出話來；弟妹們都高興的嚷開了，聲音驚動了左鄰右舍，許多人都圍來看看我這個歸家的遠客。

「哇！長得這般牛高馬大啦……」突然響起一陣破銅鑼似的聲音，定神一看，眼前站着一個「冬菜甕」式的女人：三角眼，鼻子幾乎和臉頰成個水平面，只露出兩個似天窗的小孔；闊嘴巴裏一排大黃牙有點傾出地橫立着。可惡的是，她瞧了瞧我簡單的行李，似乎看破我的窮底子，於是尖酸刻薄地嚷道：

「阿仔，你出去了大半世，撈到世界啦，看你大包小包的，像是搬家財回來，有你這個寶貝仔，你爹媽可享福了，如果，……」沒等她說完，我連忙搖頭擺手說：

「阿嫂，我並沒有像你想的那麼發達，這次是回來養傷的……」

「哼」，天窗似的小孔透出氣，三角眼翻白了幾下，挪着身子出去了。沒走幾步，幾個閒人圍着她，也許要打聽消息，只見她一隻手撐腰，一隻手在高高比劃着。這時，我家對面的板牆上清楚地映着一隻矮茶壺，茶壺嘴在動，破銅鑼聲在響：

「人家說養兒要成龍，那才有福享，如果養得是一條蟲，老骨頭就得給蛀死……」

我聽不下去了，腦子嗡嗡作響，忽見閃了幾道電光，又是幾聲雷響，接着飄下雨點，於是，板牆上的矮茶壺搖幌着，移動着，慢慢消失了，但我還是對着牆發愣。

「阿仔！」是媽親切的聲音：「你還認得那女人麼？」

我搖搖頭。

「她不就是那個財迷心竅，又好管閒事的蛋嫂嗎！爲了錢成天與丈夫吵吵鬧鬧，弄得鷄犬不寧。」

「哦，想起來了，她就是曾經拿刀子砍傷丈夫的惡婆子。」

「哎，她就是這樣的人，滿身銅臭氣。身在窮人堆，心總想往富貴處攀。她剛才的那番話，你別介意，媽

見你平安歸來，就放心了，仔，天無絕人之路，安心養傷吧。」

聽了媽的話，望着媽蒼白而又瘦癟的臉，心裏不禁一陣酸楚……

雨越下越大，我家百孔千瘡的屋頂，水流如注，屋裏沒一處是乾的。晚飯時分，弟妹們各拿着一碟飯，找個雨漏少處，東一個，西一個的蹲着吃，我不想吃，直愣愣地望着如麻的雨脚，想起「……安得廣廈千萬間，……風雨不動安如山，……」哎，何時復何時呵，我們這一家才不受凄風苦雨的煎熬。

雨停了，弟妹們忙着用破麻袋抹乾地板上的水，攤開草蓆，幾個妹妹分頭坐在蓆上縫扭扣。這是算件的活計，工資很低微。看她們個個手兒那麼巧，針兒穿梭快如飛。分秒必爭啊，每天的溫飽，就是靠這樣縫出來的。

最小的安弟幫着媽做陰司紙，看他一手拿着一塊開好格子的鋅片，安放在紙上，另一手拿着小塊海綿，醮了醮銀漆，便往鋅片上用力一掃，就印好一張「鈔票」了。他一股勁兒地幹，漸漸地小額角冒汗了，接着鼻涕也溜了出來，他一面掃，一面抹鼻涕，銀漆糊了滿臉，活像戲班裏的小花臉。他僅僅六歲，已投入生活的漩渦了。

「阿仔，你看，全家大小日夜都在忙，但生活還是那樣苦，」媽嘆道。她正在把一張張錫箔輕輕地用漿水黏在紙上，這是較貴的陰司紙，做起來挺費神。

「自你斷奶後，媽便幹這一行，整整二十三年了，媽熬過了多少個漫漫長夜，眼睛也熬壞了，如今左眼長了一層膜，眼裏老是糊着眼屎……」說着，媽用衣角擦擦眼睛。

我望着一疊疊做好的陰司紙，想起媽媽爲它消耗了自己的春青，也許還要爲它失去寶貴的心靈之窗，不禁又悲憤交集。

「阿仔，明天爸帶你去給跌打醫生看腿傷。」爸打斷我的思路。

「不，爸，我們那來的錢看醫生，只要休息一些時候，就會好的。」

「孩子，腿傷不是玩兒的，誤醫就要變成殘廢，你還年輕，往後還有許多日子，即使磨死爸的老骨頭，也要給你治傷。」爸堅決地說。

我無言了，默默地望着爸。他正坐在地上糊紙袋，打從我有記憶開始，爸便是這樣地坐在一個固定的角落，半靠着板壁，日日夜夜地糊。如今板壁上已積了一層垢，那是爸半輩子的汗水凝成的。爸的背駝了，手顫了，仍在那兒坐，在那兒幹，什麼時候啊，爸才能把這活地獄坐穿？

夜深了，我沒法入睡，心坎裏像壓着一塊很重的石頭。「……撈到世界啦……養子成龍，如果養得是一條蟲……」耳裏一直響着這話語。我不懂得撈世界，便是「一條蟲」了麼？但我是用自己的雙手，老老實實地幹活的。世界上的的確確有許多眞正的小蟲，而他們却是享福的。一忽兒，腦際映出自己窮困的家，爸與媽已像快要燃盡了的蠟燭，弟妹們像幼苗，在經受着風吹雨打……，我這個堂堂七尺之軀，怎可無所作爲？「天無絕人之路」，媽說得對，而「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只壞了一條腿，還剩有一條呀，應該支撐着，去闖出一條活路來，況且，還有陳師傅及一羣工友，像父兄般的照顧着我。

不久之後，我婉拒爸媽的苦苦挽留，又背起行囊，重新踏上生活的征途。即使要到天的盡頭，我也要一步一步地堅持走下去……。

磨刀師傅

冷雨

你剷淨了
刀上的銹汙，
歲月的銹汙
在你的皮膚上
却愈積愈厚；

你磨出了
鋒利的刀口，
像塊磨刀石
你自己的青春
却愈磨愈薄了 。

街頭上人來人去匆匆，
木架上刀剪回還往復——

祇有鼻梁上的老花眼鏡
見證着你忠實操作的雙手。

“磨剪刀剷刀！”——你的吶喊
在鬧市的聲浪之中，
難道不是生的要求，而是
曲高和寡的歌調？
你的知音，也眞的太少了！

三部曲

李林芩

一

朋友的表妹——張小姐，我也跟着朋友這樣稱呼她，初次和她交往，既未獲得個大概的輪廓，也未留出清晰的印象。俗語說，一表三千里啊。慢慢的來麼，時間會給我們一個正確的判斷的。有意思麼？又沒有什麼意思；說沒有意思麼，眞的又有點兒意思。都不是。却又在內心之中，念念有詞，交談之間，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向這位老張小姐稱呼一聲「師奶」，那麼好，我的錯，朋友這時替我說了千聲萬聲，都不足以消除張小姐對我的憤怒。

這位被朋友稱爲張表妹的人現任一間×校的教師，兼任教務主任和課外活動主任，似乎身兼數要職，天天都是在忙中討生活的，不過她的精神充沛，三十年來，一直爲教育而獻身，忙得連結婚大事都耽誤了。慘！如果這時有個三五七九位，他們的竊竊私語，百試不爽，一定都是對她的誤解！別人常常說她吃的皇家飯，出的皇家糧，多威風！多安定！

朋友，少安勿噪，近日以來居然出現了一個小市民們的階層，或者說像一些家長那樣，居然用具體的行動，把它們一一搞成了七七八八，兩兩三三。陣容有點不整了。十

年十五年的×校，那期間家家家長，都使出渾身的解數，希望把子女送進×校唸書。張表妹了解了這樣的情況；進×校難於上青天，難就難在沒有學位。

這情形，張表妹可從未放在心上，奇了！好模好樣的×校，竟減少了五分之一的學童，幾乎是任何一間招收的新生都極爲艱難。這是怎麼搞的了。

張表妹——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張主任，很健談，口若懸河，招呼這個，招呼那個，一面又叫小强填一張表，填好就交上來。小强這孩子，一看他那茁壯樣兒，就猜得到是位時常運動的球星，前程遠大。又說她代表校長向小强小朋友表示歡迎。並希望小强在今後時時莫忘拉進幾個同學來才好，小强一定辦得到，你說，能不能，能的……

小强點了點頭，算做回答了張表妹。我生怕這孩子三說兩說說錯了話，反而不美了。我的朋友這時也像我似的，急於告辭，但他那位表妹却未到收場的時候。表妹也好，表兄也好，只有多候一會兒，才是有禮貌的做法。只見張表妹手袋裏拿出一個小圓鏡，東照西照，跟着撲撲香粉。女性們是喜歡修飾的。枱上的電話機響了，鈴聲一連串的響：張表妹既未向我們下逐客令，我們的耳福却不淺，可以聽她說些什麼古今大勢。

張表妹聽到對方的口齒相當清楚。好像這樣一來，就鼓勵了她的興緻似的，馬上做答，很有意思。一個超過五張的婦女，或者說是五張以上的人，聲綫的變動不多，這便是張表妹，也特別因爲對方的感到了鼓勵，自自然然的接上了茬口。張表妹馬上報了名，自承是×校的主任。對方稍稍的頓了一下，彷彿在思想什麼，搜求什麼。這年頭與人通話，都會出毛病的。也惟其如此，見見面總是好的，但她猶猶豫豫的樣子反而說出來她是如何的謙虛了。

「請原諒我，」我東想西想也想不起來，她可能誤撥了電話，也是有的，因而忙忙說道，「搭錯綫了，或者……」

「不，不，請放心，我們全在同一地區裏，不找個機會見見面，認識認識，那怎麼成，因此而失之交臂，又多麼可惜？」這位自報的×校主任，似乎在由她一個人分飾了兩個角色。包你看了之後，拍手叫絕的。

朋友向我使了個眼色，小强的名已經報上了，不要再打攪人家了，拉起小强的手，三次四次做出了要走的模樣。

女教務主任，似乎看見了這種情況，也準備長話短說了，她用手拉住通話器的一端，還是請我們等一等，並說，十分鐘，保準十分鐘結束。

「喂！楊校長？你等等，×校今年大大縮水，而×校學生的來源，却非幼稚園畢業的兒童不可，楊校長，請再等一等，我三五句就完了，再說，你姓楊，我姓張，兩個人是老友，希望你我之間，做出完滿的合作。眼前就有一位小朋友，來我們學校，註了冊，不少的學生還會出現的，用不到一年，×校的班次却可以翻身來，那情形的發展，眞的叫人安樂得無以復加了。……五分鐘了，對不對？啊，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只剩下兩分鐘了，無須忙，忙中有錯，幾時有空，我一定專誠拜訪的，啊！一會兒去訪貴校同學欣賞表演節目的，一會兒見。多麼有意思。再嘮叨的話，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拍拍自己的胸脯，引起來三五聲斷斷續續的氣喘……，聽我說，實實在在的三五句話，兩位男士眞不妨去打聽打聽，×校的新生越來越少，明年的招新生時，哪怕就是一小的新生班，也未必能夠看出來眞情實況。實不相瞞，目前的缺少學額，明年是收不滿的，還有勞大駕，在可能的條件之下，代爲轉達家長們多送些新生來。今年開學的時候，就已發生了入學學生的稀少，在無可忍耐的情形下，施展一些手法，或者在所難免，家家使用不正當辦法，搞下去的話，由於各有八寶的關係，必定會發現搶學生的現象，一點都不奇怪。……

張教務主任這時才把眼光移到我們的身上。

「對不起，慢待了，不是你們幾位急於回家，我眞不知伊於胡底了。」

「表妹，辛苦你了。你說的話，只差還未使用收音機，否則的話，大家聽聽收音機，你不覺得奇怪？」

「確實，確實，以後如能同時錄音，有板有眼，有緩有急，當眞是件有趣的教學工作。不過最近以來，買賣錄音帶的人數，越來越多，慢慢的下去，簡直又變成了一個行業，多好玩。我忽然想到了，做做這項未來的行業，似乎有很大的可能。再等一分鐘，等我把三位先生送出去。禮節還是需要繼續下去的，我們校內直到今天，一直是孔夫子當家的，大陸方面印出許多有關批儒揚法的專籍，以我來想，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文廟到處有，連過去統兵大元帥，都提倡儒道，什麼張作霖，什麼吳佩孚，什麼馮玉祥，什麼閻錫山一類的大軍閥們，特別喜歡祭孔，原意在於以孔子爲招牌，維護各自的統治，視爲得計。那些軍閥們一仗下來，不知殺死了多少生靈！完全爲了個人的爭權奪利！唉呀！我怎麼胡說到這個地方？天哪！這可是什麼世界？……表哥，幫幫忙，我願以百分之一百的熱誠；

請多給介紹些學生來！拜託，拜託。……」

二

「這可能是什麼世界？……什麼世界？……託人多多介紹學生入學，假如這樣下去，擋也擋不住，非縮班不可。……吃教育飯的人，豈不是斯文掃地？……」張主任的頭腦一直都在旋轉，轉來轉去，說不說得進，是一回事，只有腦筋還未替她做好答案，要——要是有了答案，這皇家飯也就到了搭鋪蓋捲的地步了，這才是社會大變了。禮下於人，必有所求，當年的家長們，說了不知多少天上地下的好話。一個是老師，一個是主任，都冒着不怕口乾舌燥的危險，必欲得之而後快。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麼，當年的家長唯恐自己的孩子報不上名，儘管還要參加入學試，能否取錄，貴客自理，你被數不清的家長，圍下左三層，又圍下了右三層，層層不透風，他們心甘情願；等！等你派下來入學申請表後，才算罷了手。那期間，一年級班只收四十人，來領取入學申請表的人，竟超越百分之幾百的數字，你說，寧有是理？現在麼，好，六個字的答案足夠了：早晚市價不同……

張主任的頭腦，轉了很多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心中這才悟出來，早晚市價不同，也可以說是今昔市價不同，以前收取的好學生，通過入學試，還得口試，筆試考識字，多識幾個字自然好，這一點，只要報名的人，多識幾個字就行。如果他的身體還是個殘廢者，豈不糟糕？所以啊，口試看儀表，筆試看識字，合情合理。那時是挑着揀着選新生的，現在呢，倒居然要向家長們伸手求情了，眞的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張教務主任雖然忙了一大陣子，可她認識到減少班次事在必行，既然事在必行，終於不能不做出暗自打算的步驟。不明白，一千一萬個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研究下去，首先就得承認：茲事體大，過一陣還得請教經濟權威，對社會發佈新見解。從一些權威到經濟專家，他們的高論，倒有可能實現，要從整體分析、綜合歸納，才可以得其神髓，講明世界經濟影響，並非影響一個地區，或者是一個國家，而是都不能置身化外的。經濟問題、能源問題、專家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倒也懂得一知半解，却又全不當用。因爲據說這是世界性的，除了中國「自立更生」，也無須另外伸手，因此影響不大之外！千不該萬不該買了股票，底下上面大爲不同；抵押借錢的戶頭，平常眼睛只向天上，更其敗得最慘。前一陣子有一位體壇老

兵，傳說由於各方逼債，使他不得不在家中仰藥。一定是有什麼隱情的。張主任其實也在股市上跌了交，數目雖然不太大，二十年中省吃儉用，剩了點錢，來個孤注一擲，竟然把自己都拋下金魚缸去，你說，慘不慘！

經過了金魚缸的階段，似乎可以肯定，人人都掉了下去了，但這是個人的私事，本不必大張旗鼓，贏了，不消說渾身上下的買家，各得其所。主人見了親友，八方風雨會香江；一旦股市轉了風向，買家因此而暗暗叫苦。張主任虧得沒有結婚，此後決定今生今世，再也不談婚事了，無牽無掛，落得個自在。過去的過去了，何須再增加深入一程的流連？目前最重要的新任務，是如何增加新、舊學生的人數。高頭的安排，是：舊生嚴禁轉校，說明白些是：轉到他校的學生，應鼓起三寸不爛之舌，把這類學生盡力拉回來，誰拉得學生多，誰就是有功之臣。對於新生，旺季的時候，下午班連開三班，都易如反掌。如今呢，一月爲期，僅只得回小貓三隻四隻，夠難了。下文如何？應不應到附近幾家幼稚園去展開宣傳？大有必要。想到這裏，張主任竟然噗嗤一聲，笑得四平八穩的，反而不再發愁了。天塌有大漢，自己何須煌煌然！

張主任的心情，因此寬鬆了不少，一想到自己變成了大閘蟹的光景，又多麼慘！急什麼，她就此整整頭髮，照照鏡子，走去一年班的教室，把那十三個小演員拉了出去，外帶化粧品在內，由另外一位同學背着化粧箱，浩浩蕩蕩，去了××幼稚園。

帶領這樣一支娛樂小兵，到××幼稚園去表演，兒童們已是第二次了，小學生們寧自願去表演處所，也不願像那些仍在課室聽課的同學們。

張教務主任統率的表演大軍，本是校長在接了報告後，認爲頗有可行之處才組成的，溝通他校，特別是幼稚園，多去跑跑，多加了解，收起新生來，也可能打開像外交關係那樣，使彼我兩方結下了親切的友誼，以後再行加大，事情方面，相信也做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不過是些細微的打哈哈湊趣的玩意兒，只看你個人肯不肯多動腦筋就是了。張教務主任辦事的快人快語，尤其遇上了巧妙的事故時，她那口若懸河的詞鋒，常常引得人家對她產生一種尊貴的感覺，假如在大庭廣衆中給她說話的機會，事先你得掏清耳膜，恭而敬之挨過這一場，爲禮貌，爲要達成某種目的，她可以退讓一下，否則她那刺刺不休的發聲帶，半天半夜都少有人爭得過她的。

××園幼稚的規模不大，設備方面倒有些兒童玩具，

擺得凌凌亂亂的。中等幼稚園罷了，那裏看得透內中的情景？張主任和學生麼，却收得大家都有興趣的實效。這是個實際的問題，不過教學好不好、設備精不精，是別家的事，她自己，却竭盡全身的力量，爲收學生而來揀蜂的，那些大班的男童和女童，約有一百上下，不講揀，只要能撥過一半的數目，幾十名學童理應沒有問題的。其實她這位主任，一見校內發生縮班的現象落地生根，怎不早些動手呢？不過現在看來，就此動手還不算晚。

對，這做法是對的，趁其他×校還未想到的時候，自己以先下手爲强的優勢火力，打得敗對方，一面託請楊校長幫忙，勝利已經過半了。這間××幼稚園眞有一套辦法。應該向別人學習學習才對。……

她向楊校長寒暄了一陣，抱怨自己慢了一些。她希望這位校長擠出少許的時間，使她帶來的幾位學生獲得了這次的表演，也就夠了。她請楊校長介紹一下，然後再行表演三兩個節目。她拉着楊校長上了禮堂。楊校長對學童說了一段短短的介紹，然後輪到了客人張主任，講了半點鐘，什麼人都表露了心理上的不安，或者說是急燥吧，最後的最後，希望、歡迎幼稚園楊校長幫幫忙，×校方面特別歡迎。她帶來一些小一入學申請表，填好之後，交由楊校長保存，喜歡入×校的同學們，申請表不夠填寫，可以打電話來，這邊再派專人送過來。光說不練——假把式；又說又練——眞把式。現在開始節目了，請大家靜一靜，一個題名「大家歡」，另一個題名「烏鴉上了狐狸當」，小朋友最喜歡出外旅行，沒有機會旅行，就去郊外逛逛也好。他們的野心大，幻想多，當他們眼看狐狸出現了，傳出來一股騷氣，就由領隊安排好箭枝，在深厚的木林邊繞着圈兒，尋求一個易於隱身的安全地方。節目開始了：一隻烏鴉從遠遠的地方飛過來，嘴裏叨着一塊死狗肉，落在一棵榆樹上。牠展望一下，覺得四野頗爲冷漠。

隱伏的小朋友，嚴密的監視烏鴉的行徑，細心的人看得更爲眞實，自然也能發了興趣。

於是，烏鴉和狐狸開始登場。樹林的外面，還有一些小朋友注視她們必有的一場戲做出來。烏鴉來來往往，從天上帶下了一個一個的黑影，烏鴉有牠一飛冲天的本領，現在，牠東看西看，看不到有什麼新情況。啊，不。地下慢條斯理的狐狸，簡直可以說類似一個看門人那樣，雙眼烱烱發光，向外搜索，以便了解全班情況。因爲防止發生臨時的事端，是責無旁貸的。烏鴉因爲嘴裏銜了一塊死狗肉，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看却看得十分的眞切。烏鴉

心裏想：世上飛禽走獸多着呢，看你還施用什麼詭計，自己的一定主意是：決不輕信對方的語言，使對方計不得逞，看你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法術？……

烏鴉的確有牠的辦法，牠希望能夠吃到那一塊肉，半天半天的頂得住。多好！狐狸高聲的叫道：「烏鴉大兄，我早就說，世上像你這樣漂亮的傢伙，太少了。可惜我攀不到你，精神差點兒，行動起來，大感不便。我麼，你是早就聞名了，還請你多小心小心爲是。你不必行動，站在樹杈上保險啊！那年你唱了一個白雪公主歌，好到家了，欣賞的人多得不得了，這回，我希望你唱個貓哭老鼠，成不成？給我個面子罷，你只要唱一遍，全個林區都會鼓掌歡謝的。

「我不你的上當……」這句話還只說了一半，烏鴉嘴裏的一塊肉，便由此跌落到地下了，狐狸說：「謝謝你，豆沙喉陰險的朋友！」

節目剛剛演完，張主任一下子跑到講枱上，向着座位上的男童和女童，問道：

「演戲的演得好不好？」不待小朋友們的回答，她發現她上台之前，忘記打個過場，顯得很突出的樣子。不過她是有所爲而來的，客氣不得。「各位小朋友，你們如果升學的話，千萬記住去『萬象』×校，我再重複一句：如欲升學，乃可萬象！」

三

離開了楊校長時，張主任和對方頻頻握手，頻頻的拜託，請多多的介紹，多多的教導。說話間還露出了依依不捨的情態。楊校長又在暗想，這些×校的教師，據傳成天到晚的空閑着，這傳說過於誇大，但市民本來對於×校，相當的尊重，等到派發成績單時，紅字一年比一年多，甚至於有人說：×校的教師大多沒有好好教，搞成現在這麼糟，行政人員和教書的先生，誰也不能辭其咎的，如今後再不緊加努力，將來未必有丟人的一天。

「客氣，客氣。」楊校長四平八穩的陪着客人。她心裏想：「講老實話，×校的服務人員，近頃以來，每爲外界關心，好多人望着×校男男女女教師的待遇，瞪着圓溜溜的眼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上得台去，爲那些學生們做出更多一些的貢獻。」

本來嘛，這時間兩方面似乎都可以說個痛快！但不行；楊校長要回去打理一些雜務，張主任呢，却要爲做過表演的小朋友而去飽吃一餐，小同學們早已表示，身上的五臟神要祭一祭了。

張主任面對着十三位小同學，明知是要大嚼一場的，那麼回去麼？還要再去一家做表演呀！成績好壞是以後的事，眼前呢，非吃一頓不可。她於是領着十三太保走進了一家茶樓。師生合圍，擠擠擦擦的。說眞的，飯後要去那間幼稚園，規模不小呢，講權勢都給洋婆卡住了。張主任先替小朋友叫了飯、麵、點心，隨時可以補充的，像乾炒牛河、楊州炒飯等……。老實說她自己都餓了，今天的蝦餃也比昨天的好味。小朋友們大嚼的聲音和開心的笑貌，使茶樓上平添不少的熱鬧。

一當小朋友們吃個八九不離十的時候，他們竟然屋裏屋外的追逐起來，張主任看得仔細，準備的表演節目，一陣要人人出台的，臨場登台，先就來個力不勝支的樣子，那可怎麼好？她把跑進跑出的學生叫進來，要他們乖乖的坐坐，休息休息，準備準備。十三位小朋友，完全不當一回事，有的還在繼續追逐，彷彿他們並未負有任何的表演和應盡的義務。

張主任把一雙大眼睛瞪得大大的，咬牙切齒的在每個小朋友的臉上，橫掃一遍。原本不老實的一個學生，生怕張主任大發雷霆，回去要受記過處分。有什麼辦法呢？以前沒有壞記錄，倒也罷了，他呢，被懲罰三次了，假如再不裝出一個聽話的樣子，今日恐怕不能蒙混過關。他當眞這樣子做了起來。別的好學生，……也在一邊照樣的做風平浪靜了。就這樣，還得來個交頭接耳，細聲道：「你知道麼，那個老姑婆是有名的軍閥的妾侍，不知怎麼又被軍閥趕了出來。……」

「好，我們準備走了。」埋單下來五十八元，眞驚人！「走，還走來時的樣子，你們老是喜歡搞風搞雨，有心人問你的學校是哪一間的？你們照實的回答，對方當場不形之於色，已經算是客氣了，不然嬲你一陣，非常可能！什麼道理？對，你說說你的學校是好是壞？」

話說過了，就把十三太保編個一字形，像大雁飛翔在天空上一般，拉大隊向下一個目的地進發。

節目又要開始了，說起來，眞有點兒叫人洩氣。只看對方的那位鬼女，眉眼上的不大高興，就可以猜到她是屬於不歡迎別人到訪或表演的一類人物的。

但，鬼女大權在手，不向她說些門面話，進得校內却出不得校外，當眞的丟人。等到鬼女把她們帶去操場，操場上還有一班小同學們臨時停下體操，而派充臨時的看客。張主任全個臉面都氣青了。鬼女睬都不睬的走開了。官津補私，這間私校竟然不買×校的賬，豈有此理！

節目在張主任的憤憤不平的情況下上演了，一個七歲上下的小朋友，講出來個短短的故事。客人接受了主人提出的疑問，由他做答。對方問他：「一面土牆的下面，有兩個圓洞，那是什麼道理？」表演的小朋友答道：「那是兩個專給貓兒出入砌造的，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旁邊的人引起一陣哄笑。「妙、妙、妙，大洞走大貓，小洞走小貓，實行起來的話，井井有條。小狗走大洞，過得去，大狗走大洞，鑽也鑽不進去，又怎麼才可取得合理的解答呢？是不是再開個大洞？」照我看，大狗走大門無須鑽洞，其餘的大貓、小貓和小狗，共有一個大洞子，難道還解決不了這麼簡單的問題？」再一次的鼓掌，再一次的哄笑。

做爲一般的聽衆，而樂於聽聽別人所講的故事，不消說這是些青少年們所歡喜的節目。原來帶領一班學生上的體育課，現在她也是聽客中的一個了。大約是聽故事聽得太生動了，也便夾雜在小同學中猛力的鼓掌。

第二個節目上場時，同學們在大操場的兩端地方，找到一枝竹竿，演出的同學在地上劃出了一個城門，上有城塔。一位演出的學生，虎虎有生氣，跑了一兩個圈子，然後停下脚步，把竹竿橫放在胸前，不行，過不了關。又跑了一兩個圈子，再停下脚步，立直竹竿，當然也無法過得城門。正在他左也試試右也試試的時候，羣衆裏邊發出不耐其煩的怨聲。有一個跑上前去，叫手持竹竿的小同學眞是笨貨，把竹竿鋸成兩段，豈不平平正正的過得城門？好多看熱鬧的人，似乎全都是聰明人，一方面指指劃劃，一方面忿忿不平，等到那位扮演的人竿子不鋸，終於通過了城門。可見自己的技能，遠不如羣衆的頭腦。當下不免又是一陣鼓掌。那個鬼女踱上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你張主任又怎樣？拉學生？我們是一階一階的往上升的，任誰想拉走，都是枉費心思。」鬼女的心裏話，當然不會說出口外的。她躲到一個角門的後面，就着門縫偷偷的望，一直等到下課鈴響，各班同學大多在大操場上玩耍競技，平槓、單槓、跳遠、推鉛球，跳高架子旁邊，先後有些學生們在活動，張主任這才帶着十三名子弟兵，昂然退出操場，連向鬼女打個招呼都免了。

回到自己的學校，張主任一直鼓着嘴，面色青一陣白一陣的。火還沒有消停，大前提的報復，必有那一天會到來的。

辦公室中，只有三五位同寅低着頭，一心一意的改本子，張主任還在生暗氣的時候，忽然之間，叫她看見了一封使用印有本校名銜的大信封，信封的外面，還特別寫上「親啓」的字樣。

花卉（國畫）

鄭家鎮作

3 1761 11926533 8

海洋文藝

第二卷第十期
一九七五年十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
定價港幣二

per
PL3119
.H6
H33
v.2:no.10
(1975:Oct.)
CANADA_HK